

溥南集（金）王若虚 撰

石莲龕汇刻九金人集（清）吴重熹 编

●目录

溥南遗老王先生文集

续编溥南王先生诗

跋

●溥南遗老王先生文集

提要

集引

金史本传（第一百二十六卷）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提要

金王若虚撰若虚字从之自号慵夫藁城人登承安二年经义进士历官左司谏转延州刺史入为翰林直学士金亡后微服归里自称溇南遗老越十年与刘祁东游卒于泰山事迹具金史文艺传史称若虚有慵夫集溇南遗老集均曰若干卷不详其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溇南遗老集四十五卷与王鹗序合慵夫集虞稷虽著录而卷数则阙考大德三年王复翁序称以中州集所载诗二十首附卷末则慵夫集元时已佚惟此集存耳此本凡五经辨惑二卷论语辨惑五卷孟子辨惑一卷史记辨惑十一卷诸史辨惑二卷新唐书辨三卷君事实辨二卷臣事实辨三卷议论辨惑一卷著述辨惑一卷杂辨一卷谬误杂辨一卷文辨四卷诗话三卷杂文及诗五卷与四十五卷之数合然第三卷惟论语辨惑序一篇总论一篇仅三页有奇与他卷多寡悬殊疑传写佚此一卷后人割第四卷首三页改其标题以足原数也苏天爵作安熙行状云国初有传朱氏四书集注至北方者溇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负为说非之今考论语孟子辨惑乃杂引先儒异同之说断以己意其闲疑朱子者有之而从朱子者亦不少实非专为辨驳朱子而作天爵所

云不知何据观其称陈天祥宗若虚之说撰四书辨疑因熙斥之遂焚其藁今天祥之书具存无焚藁事则天爵是说特欲虚张其师表章朱子之功耳均非实录也其五经辨惑颇诘难郑学于周礼礼记及春秋三传亦时有所疑然所攻者皆汉儒附会之词亦颇树伟观其自称不深于易即于易不置一词所论实止四经则亦非强所不知者矣史记辨惑诸史辨惑新唐书辨皆考证史文掎击司马迁宋祁似未免过甚或乃毛举细故亦失之烦琐然所摘迂之自相抵牾与祁之过于雕斲中其病者亦十之七八杂辨君事实辨臣事实辨皆所作史评议论辨惑著述辨惑皆品题先儒之是非其闲多持平之论颇足破宋人之拘挛杂辨二卷于训诂亦多订正文辨宗苏轼而于韩愈闲有指摘诗话尊杜甫而于黄庭坚多所訾议盖若虚诗文不尚剗削锻炼之格故其论如是也统观全集偏驳之处诚有然金元之闲学有根柢者实无人出若虚右吴澄称其博学卓识见之所到不苟同于众亦可谓不虚美矣

●集引

溥南先生文集引

李冶

王鹗

彭应龙

王复翁

○李冶

黄鸟止于丘阿流丸止于瓿甗羣言止于公是夫言生于人心心既不同言亦各异其在彼也一是非其在此也一是非左右佩剑其谁能正之必有大人者出独立当世吐辞立论埽流俗之所徇取古今天下之所共与者与诸人有以塞其口而厌其心而后呶呶之说息矣自秦火以来汉武帝表章六经不谓无功于圣人然诸儒曲学往往反为所汨陵迟至于唐宋人自为说虽其推明隐奥为多其间■〈马春〉驳淆混诒误后生盖亦不少顾六经且如是况百家乎子长实录也刘子玄点其烦孟坚巨笔也刘贡父刊其误子京俊才也刘器之病其畧顾史氏且如是况杂述乎然则有人于此品藻其是非翫缕其得失使惑者有所释郁者有所伸学者有所适从则其泽天下也不既厚矣乎今百余年鸿生硕儒前后踵相接考其撰着訇礚彪炳今文古文无或无之惟于议论之学殆为阙如岂其时物文理相与为污隆邪其磊落之才閤太之器深识英眇为世标?寸表者不常有邪抑亦有其人遭世多故不幸而无以振发之也溥南先生学博而要才大而雅识明而远所谓虽无文王犹兴者也以为传注六经之蠹也以之作六经辩论孟圣贤之志也以之作论孟辨史所以信万世文所以饰治具诗所以道情性皆不可后也各以之为辨而又辨历代君臣之事迹条分区别美恶着见如粉墨然非夫独立当世取古今天下之所共与者与诸人能然乎哉乌虜道之不明也久矣凡以羣言揜之也故卑者以陷而高者以行恠拙者以愒而巧者以徇欲传者如是受之者又如是尖纤之逞而浮诞之

夸吾将见天下之人一趣于坏而已耳如先生之学诚处之王公之贵赖以范世填俗其庶乎道复明于今日也先生今已矣后百年千年得一人焉食先生之余广先生之心能使斯文之不坠则虽百年千年吾知其为一日也栾城李治引

李治字仁卿真定栾城人金朝进士至元中以学士召就职所著有敬斋文集四十卷壁书藁削十二卷泛说四十卷古今难四十卷测圆镜海十二卷益古衍疑三十卷见元史及续文献通考

○王鹗

予以剽窃之学由白衣入翰林当代巨公如赵闲闲杨礼部溥南先生皆士林仪表人莫得见之而一旦得侍几砚浑源雷晞颜良乡王武叔河中李钦叔亦称天下之选而十年得与从游故予尝自谓叨取科第未足为幸而忝厕英游之末兹所以为幸也软玉堂东观侧耳高论日夕获益良多然爱予最深海予最切俞久俞亲者溥南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性聪敏蚤岁力学以明经中乙科自应奉文字至为直学士主文盟几三十年出入经传手未尝释卷为文不事雕篆唯求当理尤不喜四六其主名节区别是非古人不贷也壬寅之春先生归自范阳道顺天为予作数日留以手书四帙见示曰吾平生颇好议论向所杂着往往为人窃去今记忆止此子其为去取之予再拜谢不敏明年春先生亡矣越四年其子恕见予于燕京予尽以其书付之又二年稟城令董君彦明益以所藏厘为四十五卷与其丞赵君寿卿倡义募工将镂诸板以寿其传属为引予为先生之学之大本诸天理质诸人情不为孤僻崖异之论如三老三宥五诛七出之说前贤不敢议而先生断之不疑学者当于孔孟而下求之不然殆为不知先生也先生讳若虚慵夫其自号云岁屠维作噩闰月初吉日后进东明王鹗敛衽书

鹗字百一曹州东明人金正大元年登进士第一人元建元中统授翰林学士谥文康着论语集义一卷汝南遗事二卷诗文四十卷曰应物集

○彭应龙

古之君子学博矣犹以为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惟然故博而非杂乃其善学经若史羣书论议记释具存而世有博雅之士潜心焉者又详说将考核而求其是是殆前乎诸老先生所望乎来者之盛心而余于溥南遗老集读而知之者以此所尊者经而于传记百氏弗尽信见到处摆脱窠臼而不依随以为是非以是谈经与史则诗文以下可知也非其学之博而蘄乎辨之明畴克尔呜呼中原文献之邦诸老而后百余年来如隔宇宙有可慨者溥南生乎其间必其遗风余泽之沾丐者未泯故所学论说源委则然方将抄其会余意者随所读书附记同异切磋究之值风雪冻指欲坠握笔复已里兴贤书院行且镂梓喜而为之识于帙之初阙逢涪滩冬至日前荆台冷官彭应龙翼夫序

○王复翁

溥南辨惑一书初江左未之闻也至元二十年古沧王公时举来丞是邦出于行篋始得见之兴贤书院誊录刊行迨今十年其板为复翁所得以字多差舛恐误读者欲得

元本证之而王公去此升行台监察御史寻柄文广东宦辄无定虽欲求之末由也已既幸任回道过庐陵吾州士夫以棠阴之旧候迎公来就乞校正出脱漏差错字四百余公因得改的付局刊换公又以元遗山中州集所载溇南古律诗仅二十篇俾续卷末收书君子幸加详焉大德三年二月中和节双桂书院王复翁谨书

此本山阴祁氏藏书前有澹生堂印记按明诗综祁承■〈火业〉字尔光万历甲辰进士历官江西参政所著有澹生堂集诗话称参政富于藏书有手录羣书目八册今存古林曹氏此编校讎未精再为改正数百字竟成完书云

●金史本传 【第一百二十六卷】

王若虚字从之藁城人也幼颖悟若夙昔在文字闲者擢承安二年经义进士调鄜州录事历管城门山二县令皆有惠政秩满老幼攀送数日乃得行用荐入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奉使夏国还授同知泗州军州事留为著作佐郎正大初章宗宣宗实录成迁平凉府判官未几召为左司谏后转延州刺史入为直学士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羣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忤则谗构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埽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乃谓奕辈曰丞相功德碑当指何事为言奕辈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灵百万非功德乎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则朝官皆出其门自古岂有门下人为主帅诵功德而可信乎后世哉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辞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愜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金亡微服北归镇阳与浑源刘郁东游泰山至黄岷峯憩萃美亭顾谓同游曰汨没尘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诚得终老此山志愿毕矣乃令子忠先归遗子恕同行视夷险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所著文章号慵夫集凡若干卷溇南遗老若干卷传于世

●溇南遗老王先生文集卷之一

溇南王若虚 从之

五经辨惑上

○五经辨惑上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诗所以美仲山甫也疏云既能明晓善恶又能辨知是非以此明哲择安去危而保全其身无有祸败其说甚为明白盖人之所以陷于祸败以至失身者由其愚暗妄行不知义理故耳然世之学者皆认为远害自全之意凡以刚直谏争不容于时者辄持此说以律之呜呼山甫以忠臣遇明主一篇所颂无非建功立事以自效于公家者且此语之下以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继之何尝有远害自全之意哉予尝深推之盖中庸有云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而引此诗为证学者因之错会

耳殊不知中庸所以引之者总结上文而非专指一句之义也

书无逸言祖甲知小人之依享国长久孔氏以为太甲郑氏以为帝甲而疏从孔义盖以因国语说殷事云帝甲乱之七代而殒史记云帝甲淫乱殷道复衰也且曰太甲称祖者殷家亦祖其功故尔予谓此说未安也按史记祖甲武丁之子与太甲分明是两人周公所引自中宗高宗以及祖甲而继之曰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其次第不应为太甲然国语史记皆言其淫乱而致衰殒周公奚取焉是不然书圣经也史传出于杂说者也周公去殷为近知其事为详左氏司马迁为远其传闻容有妄焉与其变易姓名以迁就其事宁舍史传而从经可也

左氏立弑君之例曰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杜注曰称君者唯书君名而称国以弑言众所共绝也称臣者谓书弑者之名以示来世终为不义斯圣人之意乎曰非也以臣弑君岂复有例称臣为臣之罪则称君者非臣之罪乎称臣为不义则称君者果臣之义乎君非上圣谁无失德使此说果行皆可指为无道而弑之矣长奸雄之志生篡逆之阶禁其一而开其一圣人之立教不如是也论天下之事者亦权其轻重而已人之无道孰有大于弑君者释乎此而惩乎彼是何轻重不论所得之不偿所失也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贵乎春秋者正名分别嫌疑为乱臣贼子设耳今乃妄生义例以为之资不亦乖乎许悼公之卒也经言世子止弑之而三传皆以为进药不尝而已信斯言也其防于疑似者一何严邪至于推刃之贼例以一己之私而敢为大逆天地之所不容禽兽之所不忍者乃或得以幸免而没其名春秋人情之书也若是之类可谓近于人情乎自传考之称国者未必无道称臣者岂皆有道参差不齐自相为戾者多矣姑以一二明之晋灵之不君淫刑而厚敛愎谏而贼贤传所载也兹不为无道乎而经书赵盾之名何邪楚灵之无厌民怒而叛从乱如归兹不为众所绝乎而经书公子比之名何邪陈恒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请讨者三且曰民之不与者半陈氏务施而结民心久矣然而不与者半则齐侯之恶未为众所绝也而称国以弑又何邪经书薛侯弑其君比而左氏无传夫既称国以弑薛侯之罪安得畧而不载使其无事可载则孔子之例何为而发哉宋昭之殒传言其无道矣然荀林父伐宋而立文公则曰以失所称人晋侯平宋而不讨贼则曰以无功不叙杜注曰昭公虽以无道见弑而文公犹宜以弑君受讨君虽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督大教盖其意亦有所不安者故反复自救如此莒弑纪公左氏谓公生太子仆又生季佗爱季佗而黜仆且多行无礼于国故仆因国人以弑之公谷于此意亦同左氏之例而皆不着其事啖助曰弑君例惩暴君也施于君臣犹恐害教但虑暴君无所忌惮不得已而立此义岂有父为不道子可致逆圣人训典故当不然遂削左氏之说然终不以其例为非也夫经于被弑之君皆书其名初无不称君之辨盖称字不可也称谥不可也书其人而不以名系之则所称者为谁邪左氏徒见有时而不着臣之名遂以有名者为称臣而无者为称君亦妄意耳杜注求合其例而有不得者皆迁就而为之说至薛侯无传则亦漫曰无道而已近代胡安国既不废此例而随事揣量卒

无定论是皆不足据焉或曰如子之说则暴君无道终不当惩乎曰此圣人不得已之变而非所以为训也以汤武之德讨桀纣之罪然后可耳易所以有革命之文而孟子所以有天吏之论也春秋之君罪不至于桀纣而为逆者皆乱臣贼子也圣人顾肯于此为训哉书之称汤武盖曰放桀伐纣而孟子则以为闻诛一夫而不闻弑君使春秋果有意焉其文自当有别夫既均称为君而加之以弑岂得以一失臣名而生此义例哉然则何为有时而不称臣曰吾不敢必也意者文之脱误耳不然则实出于众意而不可以一人当之也要之既曰弑君则罪有所归矣一人弑之罪在一人众弑之则罪在众不容有轻重于其闲也王通曰三传作而春秋散欧阳子亦讥学者不从圣人而从三子君子之学亦求夫义理之安而已圣人之所必无也传为经作而经不为传作信传而诬经其陋儒已矣

左氏称颖考叔纯孝爱其母施及庄公得诗人锡类之义予谓舍肉遗母特以发庄公之问而为入言之机耳而遽谓之纯孝何也岂考叔素行别有可见者邪抑观其为人谋者如此足以知其孝于亲也邪不然举之太过矣

晋栾盈之诛羊舌虎与焉虎叔向弟也左氏曰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谏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彼美余惧其生龙蛇以祸女女敝族也国多大宠不仁人闲之不亦难乎余何爱焉使往视寝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栾怀子嬖之故羊舌之族及于难窃谓此母之言无谓也深山大泽则固生龙蛇矣而美妇必生恶子岂决定之理邪殆偶中耳使其言果当而智虑果及于此则可谓之贤而不可谓之妬实出于妬则言虽有验亦非其情而不足称矣左氏既以为妬而又若着其贤者何也

师旷对晋侯曰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陆氏释音云本或作之祀误也窃详文势恐未必误而所谓困民之主者乃复可疑盖言神之主民之望下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字皆相应不宜于此犹以主字属民且主岂可言困或者其生字也欤

汲冢书云伊尹放太甲而自立太甲潜出杀之而复立伊尹子伊陟伊奋杜元凯特附于左传之末而为之说曰左氏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然则太甲虽见放还杀伊尹而犹以其子为相也与尚书所记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谓其粗有益于左氏故录之呜呼伊尹圣人其大义贯乎天地诗书载之孔孟论之昭如日星有不可诬者世之小人往往以私意量之妄生訾毁而此说为尤甚然亦何能夺古今之正论哉元凯姑欲发明左氏因遂取之而反疑圣人之经亦已陋矣案左传之文初无太甲杀伊尹立其子之意而元凯云尔者盖传文乃祁奚救叔向之辞而叔向之囚本为叔虎所累且上文云鯀殛而禹兴下云管蔡为戮周公右王故为此附会以求合亲属不相及之义抑不思祁奚止取其不以嫌隙废公道而已詎须比类之亲然则元凯于此不独诬经而其于左氏亦所谓欲益而反弊也

左氏春秋传但云左氏而不着其名世皆以为丘明初未有疑之者刘歆谓其好恶

与圣人同而杜预亦称亲受经于仲尼独唐啖助言别有左氏其说曰左氏解义多谬其书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所引率前世人若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盖如史佚迟任者后世便谓左氏为丘明非也张横渠程伊川虽未能必左氏之为谁然亦不主丘明以为莫考也盖不以助说为过而宋子京讥其凿刘器之笑其恠然则果孰是乎曰啖子之论无害也然亦未免于畏其名论事者顾是非何如耳岂可以人而移之圣贤之言一是非也刍蕘之言一是非也盖亦独论左传之是非而已其主名不必究也自今观之乖戾甚多使其果出于丘明可遂以为是非乎刘歆之徒惑于论语之所称乃谓好恶与圣人同既以为同时而亲见之乃谓受经于仲尼是皆妄意之言也盖论语称之者特所耻两端耳安知余事之尽然而所谓亲受者又何所据也孔子之于人取其一节而称之者不知其几人而可皆以为圣人之徒邪且丘明亲见孰与其弟子门人彼弟子门人日承训诲然往往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丘明何人哉就使亲受其经岂能尽得圣人之旨哉然则刘歆之见固无异于儿童啖子辨折其失可矣而必云别左氏则其意亦以丘明之贤不应至是耳故曰未免于畏其名也

春秋桓公十四年春正月公会郑伯于曹无冰夏五郑伯使其弟语来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灾上书春正月下书秋八月而中云夏五其脱月字不论可知而公羊云夏五者何为闻焉尔呜呼高之解经类以私意穿凿诡异百端曾无忌惮顾乃于此着疑以示重慎岂不可笑哉谷梁云夏五传疑也此亦非是孔子固尝以阙文语人岂有特着一书以为大典乃猥存此等而不辨者况又非所可疑乎只是后来脱之耳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宋灾伯姬卒公羊传曰宋灾伯姬存焉有司复曰火至矣请出伯姬曰不可吾闻之也妇人夜出不见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谷梁左氏其说畧同公谷皆以为夫子贤之予谓伯姬知礼而不知礼似贤而近于愚其志可哀而其事不可法也夫授受不亲男女之正礼而嫂溺者必援之以手事有不幸而莫能两全则亦权其轻重而处之耳妇无傅母宵不下堂者所以别嫌疑防淫慝平居无事之时可也火至而避初非失节之污就使旁无一人亦所不禁况左右有司之众足以自明独不能权其轻重而必守此区区之文乎予是以哀伯姬之愚而鄙公谷之陋也左氏讥伯姬女而不妇以为女待人而妇义事予谓当此之事虽女亦得以从宜岂独妇哉呜呼夫子中庸之教朗如白日坦于夷涂而世每以矫拂难行不近人情为奇节不亦异乎

曲礼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又云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夫妻者所以对夫嫡配之总称也妇人者所以对男子女子之总称也初无贵贱尊卑之别今乃以妻列于后夫人等下而别为一号专指妇人为士之配然则天子之后公侯夫人辈不谓之妻乎非士之配者不谓之妇人乎郑注内则云妻之言齐也以礼见问得与夫敌体也孔子引之以以为彼是判合齐体者此言齐者以进御于王时暂有齐同之义穿凿可笑如此

檀弓云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

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伋则安能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孔氏之丧出母自子思始世言孔氏三世出妻此所谓先君子者只是伯鱼而疏义以为夫子其说牵合盖不足取或问子思之处此何如曰非也夫妇之义虽绝而母子之恩不废此圣人忠厚之教也意者彼于其妇怒之至深故为是忿激之辞而不顾耳不然道之失得其责在谁而自处其污以变世守之礼乎此不可以为法也

檀弓云子路有姊之丧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问之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弗忍也予常恠其文不顺家语则云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礼过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文乃顺焉檀弓又云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予常病其事不详家语则云敬叔以富得罪于定公奔卫卫侯请复之载其宝以朝夫子闻之曰若是其货也不如速贫之愈富而不好礼殃也敬叔以富丧矣而又弗改吾惧其有后患也事乃详焉经传之闲可以互相发明者多矣是故闻见贵乎博也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一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

溇南王若虚 从之

五经辨惑下

○五经辨惑下

孔子言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曾子信之有若疑之子游证之更相辨明而其理乃定有若之贤似过于曾子要皆以孔子为准而非其所自见也使孟子处之当不如此盖君子之道人情而已丧而遂欲速贫死而遂欲速朽非人情也不近人情便非君子之道

檀公云穆伯之丧敬姜昼哭文伯之丧昼夜哭孔子曰知礼矣郑氏曰丧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坊记亦有寡妇不夜哭之文注又曰嫌思人道也予谓哀戚之至无暇避嫌先王制礼亦必不委曲至此特出于汉儒之私意耳又云文伯之丧敬姜据其床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将为贤人也今及其死也朋友诸臣未有出涕者而内人皆行哭失声斯子也必多旷于礼矣夫予谓朋友诸臣未有出涕者是或文伯之无取至于妻妾行哭此则人情之常义所当然者岂所以卜其贤否哉母子天属也一有所恨而遂忘其哀亦太忍而不慈矣何足为贤而录之且前既言文伯之丧敬姜昼夜哭而又此说非自相反复邪

郑氏释三老五更之义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其说甚陋以更为更事既已不安而三五之称又不知何从而知为星辰也古人命名定不如此及注乐记则曰三老五更互言之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孔颖达见其矛盾则从而为之说曰其义相包夫以一经一事一人解之而自立二义可乎宋均注孝经援神契曰三老知天地之事者五更知五行之更代者刘原

父云天地之事当作天地人事此又以三才五行当之也臆说呶呶孰知真是蔡邕谓更当为叟盖长老之称字与更相似书者遂误为更耳嫂字女傍叟今亦为更以是知应为叟又以三为三人五为五人此最近于人情故斐松之称其有四而颖达以非郑义不取何独信郑氏之专邪汉官仪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无谓之甚尤为可笑抑此皆不足辨也盖经旨迂诞自非先王之礼耳天子之尊贤至于师之尽矣优其体貌厚其禄赐有谋则就而不敢召唐虞三代不过如是而已何至躬亲待膳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醕着冕持干而舞乎稷契皋陶伊尹傅说太公周召之徒不闻有当此礼者余复何人而可以当之哉虽委巷之谈不至是矣说者又谓以父兄养之所以示天下孝悌呜呼亲其亲长其长孝悌者旌之不然者惩之可以教天下矣耆老纵贤要亦臣子而以父兄事之不亦悖乎盖汉儒集礼杂取异说以乱圣人之经时君世主好名而轻信则或虽勉而一行之然见于史者纔三数人岂非为下者惭怍而不能安为上者矫拂而不可久邪胡致堂徒恠其行之者寡伤古道难复而不知此等实非可行之事也王樵林东独鄙其说以为汉儒撰出而不之取正与愚意暗同然千载之闲而能知其非者惟见此人则夫特达不惑之士世岂易得哉

或问礼记三宥制刑之说何如曰先王之法亦求其实而已哀矜审慎则有之至于当罪无疑而必有三宥焉以为有司当执法而人主贵收恩此后世之虚文而非先王之正道也成王命君陈曰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厥中斯则得其正道也

文王世子篇既言文王为世子朝王季之法继言武王梦帝与九龄周公挾伯禽之事而终之曰文王之为世子也既言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之法继以释奠养老之事而终之曰教世子既言三王教世子之法继以周公践阼之事而终之曰周公践阼此三语者其于文势为赘恐亦如子贡问乐之类而郑氏皆云题上事吾所不晓也

文王世子云武王梦帝与九龄文王曰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郑注谓文王以勤忧损寿武王以逸乐延年纒繆之甚固不必辨孔氏既知天定之数不可增减而云文王言与女三者示其传基业于武王欲使武王承其所传之业乃教戒之义训非自然之理审如此言则帝与之数复何以说盖不知经文诡诞自不足信也

礼器云礼之近于人情者非其至者也此最害理夫圣人制礼未尝不出于人情而曰近之者非其至是岂君子之言邪

内则云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夫次室而下皆妾也非专指奔者而言使奔而为嫡遂不谓之妻乎彼所谓天子诸侯之妾亦皆出于奔者乎郑氏曰妾之言接也闻彼有礼走而往焉以得接见于君子予谓女之奔人直淫佚耳亦钻穴踰墙之类岂因有礼而往亦岂君子之所当接者哉

乐记末章子贡与师乙问荅声歌之义而终之曰子贡问乐此必重出或有阙文而郑氏云上下同美之也大是繆说无足信焉

三代损益不同制度名物容有差殊然汉儒所记遂事事分别虽道德理义万世不

可易者亦或以为异尚而偏胜不亦过乎如忠敬质文之说前人既有辨其非者矣至表記云夏道先赏而后罚殷人先罚而后赏周之赏罚用爵列读之令人失笑夫赏罚之用视乎功罪而已先后轻重皆以类相从而谓夏必先赏而后罚殷必先罚而后赏周之赏罚惟以官爵尊卑为差虽三尺之童亦知其甚缪而学者信之以为先王之法圣人之经悲夫至于尊而不亲亲而不尊等说皆不足取也

丧服之制亲疏轻重固有等差至其哭主于哀则一而已而记礼者曰斩衰之哭往而不反齐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注云三曲者一举声而三折也偯声余从容也哭母而降父一等已为可笑至大功而下又有曲折从容之度是与教歌讴无异岂复有哀耶甚矣汉儒之恠也

礼小功不税而曾子讥之吾以为是孔氏皆丧出母而子思变之吾以为非礼者人情而已矣

东莱云周礼者古帝王之旧典礼经也始于上古而成于周故曰周礼予谓此书迂阔烦渎不可施之于世谓之周礼已自不可信又可谓古帝王之典乎

孝经称君子事君将顺其美夫人主有善因而诱引成就之所谓将顺也北齐常山王演数谏文宣王晞止之曰一旦祸出理外将柰殿下家业何乞且将顺日慎一日太宗尝责宇文士及之佞对曰南衙诸臣面折廷争陛下不得举手臣若不少有将顺虽贵为天子亦何聊此乃为阿谀而已岂孝经之义哉

孔子诛少正卯事谁所传乎其始见于荀卿之书而吕氏春秋刘向说苑家语史记皆取而载之作王制者亦依仿其意着为必杀之令后世遂信以为圣人之大节而不复疑以予观之殆妄焉耳刑者君子之所慎不得已而后用者罪不至于当死其敢以意杀之乎故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杀一不辜虽得天下而不为此圣贤相传以为忠厚之至者若乃诬其疑似发其隐伏逆诈以为明径行以为果按之无迹加之无名而曰吾以惩奸雄而防祸乱是则申商曹马阴贼残忍之术而君子不贵也昔者四凶天下之所同患而帝尧亦固知之矣然卒不诛逮舜之世而后有流窜放殛之事犹不尽置之死盖古人之重杀如此少正卯鲁之闻人自子贡不知其罪就如孔子之说亦何遽至于当死而乃一朝无故而尸诸朝天下其能无议而孔子之心亦岂得安乎夫卯兼五者之恶借或可除而曰有一于人皆所不免然则世之被戮者不胜其众矣尹谐潘正之属不见于经传姑置无论如管蔡王室之亲敢为叛逆罪孰大于是者而卯与之同罚无乃不伦乎至于华士尤非其比韩非曰华士自言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而食掘而饮无求于人而事力太公闻之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无求于人而事力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遂执而杀之信斯言也则华士特介洁之流虽非中行詎可杀之王肃惟知韩子之不足凭而不知荀卿所传亦自无稽也东坡苏氏曰此叟自知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及其未去发之苟少迟疑已为卯所图矣夫君子循理而行不可则止宁人负我无我负人使卯诚当死自有常刑岂必如仇敌相轧以先举为得

计哉苏氏尝以晋武不杀刘元海明皇不杀安禄山为盛德事其论甚高可为万世法顾复有此说何耶呜呼士生千载之后不获亲见圣人是非真伪无从而质之则亦求乎义理之安而合乎人情之常而已自三传而下托圣贤以驾己说者何可胜数盖不足尽信焉三山林少颖近代之名儒也其于孔子兵莱人堕三都等皆排之而不取且曰说者徒谓圣人尝用于鲁必当有功故欲以是加其美而不知反污辱之可谓切中陋学之病矣诛卯之事亦此类也哉荀卿又曰有父子讼者孔子同狴执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季孙不说孔子为言教化不至不当罪民之意几三百语永嘉叶氏曰少正卯之诛果于察奸非先王之正刑不治父子讼以待其心之自回所谓正刑也窃亦以为不然考诸论语孔子之告子张曰不教而杀谓之虐曾子之戒阳肤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荀卿之说推此意而为之耳方之诛卯固若近厚至其过正而非人情则一也审可罪也当即刑之审可恕也当谕而遣之并执其父三月不别至于请止而后赦吾不知彼之请止果其心之回邪抑不胜囚繫之苦而求脱也使彼心不回而终莫之请孔子将何以处之且教化不至非一日之故也上未可责其遽行下未可望其遽服而凡有罪者皆持此说以贷之则小人得以借口而益轻犯法矣病痛发于身而却药投石委之不治曰是摄养之不至也夫摄养不至则信有罪矣而已发之疾亦安得不治乎盖论语云不教而杀者谓其先务之不知而专事其末耳非以刑为可废也哀矜而勿喜者恐其以察慧为能而幸于杀人耳非谓遂不治其罪也荀卿因此设过正之事以惊动世俗以为众疑于无罪者而遽诛之疑于必杀者而卒赦之操纵无常开阖不测此孔子所以异于凡人者而不知圣人正不如是也

家语载孔子之言曰妇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谓不顺父母者无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恶疾者多口舌者窃盗者三不去谓有所取无所归也与共更三年之丧也先贫贱而后富贵也后世本之以为律令虽犯七出而有三不去之名者亦不得出斯果孔子意乎曰非也恶疾无子出于不幸而非其罪自不当出若乃失节而淫僻不孝而违父母是则罪之大者虽有不去之名亦安得存之至于嫉妬口舌之类量其轻重而处之可也又曰女有五不取谓逆家子乱家子世有刑人子有恶疾子丧父长子此亦非也君子之娶妇固有所择而此五子者固在所疑然不至皆可弃也今立言而使之勿取是绝物也圣无绝物之法

左传楚子将死属羣臣以窀穸之事窀穸二字从穴无疑其为冢圻之称也而杜氏以为长夜晏子之论陈氏曰民人疾痛而燠休之燠休云者亦温煦安息之意耳而杜氏以为痛念之声未晓其说也

卫献公复国大夫逆于门者颌之而已颌盖微点首之貌而注以为摇头误矣

左传说定公五年三月于越入吴注以于为发声窃谓经语发声之体此字不安阙疑可也

楚子围萧还无社号申叔展叔展曰有麦曲乎曰无有山鞠穷乎曰无河鱼腹疾柰

何曰目于智井而拯之若为茅经哭井则已明日萧溃申叔视其井则茅经存焉号而出之杜氏以茅经哭井为叔展教无社以文势观之殆是无社教叔展也

曲礼云若夫坐如尸立如齐若夫云者止是语辞而注云若欲为丈夫行道之人皆弗忍也行道犹言行路耳孟子所谓行道之人弗受陈轸所谓行道之人尽知之是也而注以为行仁义至于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则曰欢谓饮食忠谓衣服之物吾不知欢何以为饮食而忠何以为衣服之物也郑氏之谬妄如此

礼记有间传其义未详郑氏云记丧服之间轻重所宜此特以经文意之耳一间字如何包许意

史记吴世家云子胥将死曰抉吾眼置之吴东门以观越之灭吴此特一时忿辞而已而吕氏春秋言夫差实抉其目着之门殆未可信扬子论子胥曰谏吴不式不能去卒眼之注引史记为说子谓眼之绝不成语或者字之讹也欤若果用此事则正当引吕氏春秋耳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

溇南王若虚 从之

论语辨惑序

总论

论语辨惑一

○论语辨惑序

解论语者不知其几家义畧备矣然旧说多失之不及而新说每伤于太过夫圣人之意或不尽于言亦不外乎言也不尽于言而执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离其言以求之宜其伤于太过也盖亦揆以人情而约之中道乎尝谓宋儒之议论不为无功而亦不能无罪焉彼其推明心术之微剖析义利之辨而斟酌时中之权委曲疏通多先儒之所未到斯固有功矣至于消息过深揄扬过侈以为句句必涵气象而事事皆关造化将以尊圣人而不免反累名为排异端而实流入于其中亦岂为无罪也哉至于谢显道张子韶之徒迂诞浮夸往往令人发笑噫其甚矣永嘉叶氏曰今世学者以性为不可不言命为不可不知凡六经孔子之书无不牵合其论而上下其辞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测识而圣贤之实犹未着也昔人之浅不求之于心也今世之妙不止之于心也不求于心不止于心皆非所以至圣贤者可谓切中其病矣晦庵删取众说最号简当然尚有不安及未尽者窃不自揆尝以所见正其失而补其遗凡若干章非敢以传世也姑为吾家童蒙之训云

○总论

解论语者有三过焉过于深也过于高也过于厚也圣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学者求之太过则其论虽美而要为失其实亦何贵乎此哉夫子

之言性与天道子贡自谓其不得闻而宋儒皆以为实闻之问死问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而宋儒皆以为实告之乡党所载乃圣人言动之常无意义者多矣而或谓与春秋相表里终篇唐舜禹汤之事寂寥残缺殆有阙文不当强解而或谓圣学所传所以着明二十篇之大旨若是之类皆过于深者也圣人虽无名利之心然常就名利以诱人使之由人欲而识天理故虽中下之人皆可企而及兹其所以为教之周也如曰不患莫已知求为可知也此正就名而使之求实耳而谢显道曰是犹有求知之意非圣人之至论子张学干禄夫子为言得禄之道此正就利而使之思义耳而张九成曰圣人无为人谋求利之说禄之为义自足而已宁武子邦无道则愚夫子以为不可及杨龟山曰有知愚之名则非行其所无事言不可及则过乎中道矣蘧伯玉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夫子以为君子而张南轩曰此犹有卷怀之意未及乎潜龙之隐见果圣人之旨乎若是之类皆过于高者也凡人有好则有恶有喜则有怒有誉则有毁圣人亦何以异哉而学者一以春风和气期之凡忿疾讥斥之辞必周遮护讳而为之说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此盖笃实教人欲其知所勉耳而卫瓘以焉字属下句意谓圣人不敢以不学待天下也此正缪戾而世或喜之子曰四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人固有晚而改节者然槩观之亦可见其终身矣而苏东坡皆疑其有为而言子贡问当时从政者夫子比之斗筭而不数盖师弟之闲商评真语何害于德而张九成极论以为自称之辞至于杖叩原壤呼之为贼此其鄙弃无复可疑而范纯夫犹有因其才而教诲之若是之类皆过于厚者也知此三者而圣人之实着矣

○论语辨惑一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疏义以为三次而晦庵所谓称三事殊不同昔有人自言一日三点检程氏闻之曰可哀也哉其余时句当甚事盖效三省之说错了意谓君子之学造次不忘则不待旋加省也旧说顺于本文而新说有功于学者姑两存之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至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南轩曰非谓行此数事而后学文也以是为本而以余力学文耳说甚佳

子夏曰贤贤易色至吾必谓之学矣旧疏云此章论生知美行虽学亦不是过吴氏曰子夏之意善矣然其弊将至于废学南轩曰非谓不待夫学也欲使务其本耳不曰不学而曰未学意有涵蓄矣其说皆非盖此本言已学非未学也亦曰观其行足以卜其学而已韩退之尝云苟行事适其宜出言得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意与此同刘正叟曰其人既能此等之事而自言未学吾必谓之学盖此等非学不能也是为得之晦庵曰人之为学大要不过欲为是四者而已故如是之人虽或以为未尝学我必谓之已学意亦无异然云不过四者则失之狭盖四者行之大也举四者则余可知矣

学则不固旧说以固为蔽而新说曰固坚也不能敦重则学亦不能坚以语法律之旧说为长

毋友不如己者东坡曰世之陋者乐以不己若者为友则自足而日损故以此戒之

是谓不以辞害意如必胜己而后友则胜己者亦不与吾友矣其说甚佳林少颖乃通上句为义曰忠信不与己同者不与为友此正以辞害意而为之迁就也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夫可改者不待三年不可改者虽终身不可改学者数能辨之然其为说过正者何多也东坡曰君子之丧亲常若见之虽欲变之而其道无由是之谓无改父之道叶少蕴曰古者凡言三年之丧素冠刺不能三年是也当以三年无改为句终三年之闲而不变更其在丧之意则于事父之道可谓之孝胡寅曰于之为言依近慕思之意也执三年之丧而依近慕思不少变焉可谓孝矣非指父道而言三说之曲不辨可知郑厚则疑其有为言之而弟子不善记欧公直谓出于妄传而非夫子之云此亦过也游定夫曰三年无改者言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南轩曰此其常也若非道之甚不待三年斯尽之矣盖圣人固有决定之论亦有姑言大体而不尽其变者非止此事也学者一槩用之而不能以意逆志故常蔽而不通者昔牟融鲍昱援引此义以遂汉明之非几累孝章之初政而近代小人复有持继述之说以误天下者岂不诬经诡圣人之甚哉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东坡曰易称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凡有思者皆邪也而无思则土木也何能使有思而无邪无思而非土木乎此孔子之所尽心也作诗者未必有意于是孔子取其有会于吾心者耳孔子之于诗有断章之取也如必以是说施之于诗则彼所谓无斲无疆者当何以说之此近时学者之蔽也予谓苏子此论流于释氏恐非圣人之本旨杨龟山曰书曰思曰睿睿作圣孔子云君子有九思思可以作圣而君子于貌言视听必思焉而谓有思皆邪可乎诗三百出于国史未能不思而得然皆止乎礼义则所谓无邪也其说当矣且孔子论诗而以其本语蔽之则所取者固诗人之意也彼之意未必然而吾以为然果孔子之心乎抑苏氏之凿也已自为凿而反病时学之不通亦过矣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旧说以为疾病之外不可妄为非法贻忧于父母或曰父母爱子之心唯恐其有疾人子体此而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凡可以守其身者无不谨亦可以为孝子谓从新说则文顺从旧说则意完然皆有益于教当并存之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曰视曰观曰察文之变耳晦庵曰观详于视察又详于观此几王氏之凿矣虽若有理然圣人之意恐不在是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晦庵载周氏之说曰行之于未言之前言之于既行之后解者虽多无近于此

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疏云此是真知当矣又曰若其知之反隐曰不知及不知而言我知皆非也上句何必如此解自伊川曰以为不知而求之则当知之故云是知也推而演之亦似有理然圣人语下本不及此则未免为曲说晦庵曰虽或不能尽知而无自欺之蔽亦不害其为知意已定矣而复曰由此而问有必知之理此又流于程氏之曲而不觉也谢显道曰当知者不可不知如死生之说鬼神之情状是也不可

知者不必知如千岁之远六合之外是也倘能识别于此则可谓知所存心矣亦可谓能充是非之心矣故云是知诞妄之甚不足论也

子张学干禄孔子告之以慎言行东坡曰子张学干禄将以自售也孔子言禄在其中教之以不求而自至者也其说甚佳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旧说以为任正人废邪枉而程氏之徒多作事之枉直此亦可通然夫子荅樊迟知人之说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而子夏证之以舜汤伊皋不仁者远则旧说是矣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言三代相因损益可知者此专指礼而云尔马融以所因为三纲五常可损益为文质三统殆是妄说而朱氏取之盖未当也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晦庵曰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乐此事尚忍为之则何事不可忍为或曰忍容忍也盖深疾之之辞予谓前说为优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晦庵曰记者序于八佾雍彻之后疑其为僭礼乐者发此殊有理胜于泛论者矣

子入太庙每事问释者曰笱豆之事有司存焉时王之制或损或益圣人容有不知故不得不问虽知亦问敬慎之至也予谓此说皆通然亦止是初入一次耳若每如此则伪而不情矣

宰我对哀公问社孔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解者莫能通张九成以为微言隐语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训诂唯当时哀公宰我孔子知之此却本分

仪封人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二子可谓深知圣人者矣而记者不着其姓名殆为阙典也

子谓韶尽善而武不然古今论者皆曰尧舜揖让汤武征诛所以优劣不同世之浅丈夫遂敢以汤武为非至有诋毁而几乎骂者甚矣其无知也予尝论之尧舜汤武皆古圣人而其所行皆天理初无优劣之殊质之五经论孟亦未尝有不足于汤武之意直后人所见者小耳以常道观之以臣伐君与夫授国他人而废其子均为不顺自不得已之变而论之则尧舜之传贤汤武之除害无非公天下之大义也故夫论汤武之事者亦决其果是与非而已是则为义非则为贼岂特优劣之分哉然则汤何为而惭武何为而未尽善曰汤之惭忧后世也乱臣贼子无汤之志而袭其迹者得以为口实是则汤之所病也何尝以桀为不可伐哉武未尽善此谓传其乐者耳伊川曰说者以征诛不及揖让迹固不及然其声音节奏亦有未善者乐记曰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乃知未正之前不能无错乱者此说是矣而复以其迹为不及盖亦未脱于流俗之见邪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说者虽多皆莫能通予谓贫与贱当云以其道得之不字非衍则误也若夷齐求仁虽至饿死而不辞非以道得贫贱而不去乎夫生而富贵不必言不处生而贫

贱亦安得去此所云者盖徬来而可以避就者耳故有以道不以道之辨焉若谓圣人之经不当变易以就已意则宁阙之而勿讲要不可随文而强说也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注疏以为不闻世之有道其说甚缪程氏曰人不可以不知道夕死可者是不虚生也斯为得之东坡云未闻道者得丧之际未尝不失其本心而况死生乎子由亦云一日闻道虽死可以不乱所谓过于深者也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南轩曰不得其欲则怨谓怨出于己也伊川曰利于己必害于人所以多怨谓怨出于人也二者皆通但未知圣人之旨果安在耳至王补之乃云不独己多怨乎人人亦多怨乎己是则过矣

夫子以一贯之道语曾子曾子然之而不疑问人问焉则曰忠恕而已说者遂以忠恕为贯道之实呜呼忠恕固修身之要要之只是两端何足贯夫子之道乎东坡曰一以贯之者难言也虽孔子莫能名之故曾子唯而不问知其不容言也虽然论其近似使门人庶几知之不亦可乎曰非门人之所及也非其所及而告之则眩而失其真矣然则盖亦告之以非其可及乎曰不可门人将自鄙其所得而劳心于其所不及思而不学去道益远故告之以忠恕此曾子之妙也子由进策曰尽天下万物之理而制其所当处是之谓一然则一者所以主宰众善使之不过者耳夫子又尝语子贡矣曰予非多学一以贯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会天下殊涂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知其元则众善举可谓近之矣及至此章乃置而不论盖亦惑于忠恕之语故与或者又言彼是论学此是论道是亦不然其实一理耳近观论语集义杨龟山周氏游氏皆以忠恕为姑应门人之语则疑此者不独东坡也予故从之或谓曾子所见实在于此犹仁者谓之仁智者谓之智而已以中庸所载违道不远之言准之亦似有理然而决非夫子之意也尹彦明曰孔子于曾子不待其问而告之曾子亦深喻曰唯至于子贡不足以知之故先发多学之问果以为然又复疑其不然而请焉虽闻夫子之言犹不能如曾子之唯也子贡之学不及曾子如此范纯夫亦云先攻子贡之失而后告以至要洪迈破其说曰二子皆孔门高弟也其闻言而唯与夫闻而不复问皆以默悟于言意之表矣先儒所以卑子贡者为其先然夫子多学之旨耳是殆不然方闻圣言如是遽应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师之道故对曰然而继之以非与之请岂为不能知乎予谓洪氏之论深尽人情故表而出之程明道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体恕者用伊川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也干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谢氏曰忠譬则川流不息恕譬则万物散殊夫圣人之道诚高远而洪深至于忠恕之义人亦易辨矣而诸公张大之如是盖其意必欲极一贯之妙故耳恐未必然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又曰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果因何事而妻容邪曰凡为女择配取其相当非止一端恐未可以此等断圣人之意也弟子徒谓圣人之妻人必不苟然故于诸处记之而附会耳宋儒释三复白圭之义曰有意慎言所以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祸盖迁就其事云孔子以子妻公冶长而兄子妻南容或谓南容之贤差愈于公冶长圣人所以避嫌程氏破其说

甚当林少颖云其所以相接而成文者盖弟子见其事相类故从而录之本无异义使圣人于此而有公私之辨是则汉之第五伦矣其论尤佳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四

溇南王若虚 从之

论语辨惑二

○论语辨惑二

宰予昼寝夫子有朽木粪土之喻且曰始也听人之言则信其行今因予而改之旧说以为废墮于学呜呼一昼寝之适虽圣人不能焉且夫学之勤惰行之真伪何足以卜之而夫子怒之至是乎盖其堕也非止于一朝而夫子之怒亦有素矣特因是而发耳不然则予之耽寝日以为常记者语简而不尽其详亦不可知荆公曰宰予之大罪在于行不顾言则昼寝之过为不足责东坡曰昼居于内非有疾不可予盖好内而怀安者皆求之大过也其余说者尚多迂陋益甚无足辨焉

始吾于人此一章而再称子曰胡氏疑其衍文或非一日之言子谓以语法观之只是一章其为衍文无疑也家语载夫子之言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斯果夫子之言乎曰非也好事者因论语而附会为之耳夫子所谓始吾于人听其言而信其行今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因予改之者特一时忿怒之辞非谓平居一信人言遂信其行也天下之人行不副言者多矣使夫子随听而遽信之所失者岂特宰予邪言犹可也至于以貌取人虽愚夫知其不可而谓圣人为之乎夫子之于人好恶必察毁誉必试赐之辨师之堂堂曾不足以欺之颜子之愚犹必退省其私而后信何独于宰予子羽而鹵莽如是哉吾固疑非夫子之言也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夫子以为非尔所及范纯夫曰君子修其在己者其在人者不可必也已欲无加诸人易使人无加于己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无加于人矣而欲人无加于己虽圣人不能也颜子之行犯而不校则已矣岂能使人无犯乎其说甚好然注疏本如此程氏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仁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恕也恕或能勉之仁则非子贡所及琼森穿凿殊无谓也晦庵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者我亦不欲以此加人却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也字为者字于文为悖矣又云此仁者之事故非子贡所及予谓如彼之说亦只是恕何足为仁乎林少颖曰此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意然此以为非所及而彼则曰终身可行者盖自谓能之则不许甘于不能则告之乃圣人抑扬之意皆是曲说无足取焉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其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考诸论语六经夫子实罕言之故虽高弟有不得闻者盖自汉以来学者莫敢轻议而近代诸公皆以为闻而叹美之辞或又曰圣人之文章句句字字无非性与天道者吾不知其果何所见也欧阳子尝谓圣人不穷性为言或虽言而不究学者当力修人事之实而性命非其所急此于

名教不为无功而众共嗤黜以为不知道高论既兴疑流日甚中才庸质例以上达自期章句之未知已指六经为糟粕谈玄说妙听者茫然而律其所行颠倒错缪者十八九此亦何用于世哉愚谓欧阳子不失为通儒而是说讪讪者未必无罪于圣门也呜呼度量力切问而近思孔孟之教人必始于此后生小子盍亦少安守失之固无涉于妄宁处其卑而不至于僭焉则善矣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夫人之行事固不厌其思至于畏慎太过则亦不必也文子其太过也与故圣人以中道约之以为如是亦足而已近代李邦直独得此意郑氏曰贤而寡过不必三思苏氏曰再愈于一而况三乎程氏曰再则定三则私意起其说皆偏而程氏尤甚思至于三何遽为私意邪程子又以文子使晋求丧之礼为证按文子至晋而果遭之则正得思之力也何过之有盖事有不必要再思亦有不止于三思者初无定论也吕岱戒诸葛恪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曰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无以荅时咸谓之失言夫以元逊之流而刚狠自用卒至于杀身则吕君之戒固未为失然而无荅者岂以彼既自护其短故不复与之辨与抑亦胶于夫子之言而未能以意逆志也

夫子以微生高为不直孔氏曰用意委曲非为直人东坡曰高古之过直人也乞酖以应求非孔子之所谓不直而高平日之所谓不直也凡人情之所安者皆高之所不可至其重违人之求而乞以与之虽高不免此之谓不继孔子因其不继而讥之耳无垢曰直谓直情径行也高殷勤委曲以尽人情如此孰谓其径行而不恤乎夫子盖美之也呜呼从孔氏则几于狷介而不通苏张之论高矣而于文势训义又为不顺是三者犹未安也谢显道云周济急难何害为直然在当时其设心恐不若是夫子亲见其事故语止于此而意已达矣今未可以乞酖认为不直林少颖云是必高不谓之乞诸邻而与故也二说与鄙意暗同夫人求于我我适无而邻幸有公乞而明与之邻不为病而求者之望备焉两不相伤圣人将为之而安有不直之讥意者窃取诸邻而名为己有给其人而为惠耳伪而不真故圣人恶之晦庵讥其掠美市恩盖得之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或训焉为何而属之下句廋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或读不为否而属之上句意谓圣人至谦必不肯言人之莫己若圣人至仁必不至贱畜而无所恤也义理之是非姑置勿论且道世之为文者有如此语法乎故凡解经其论虽高而于文势语法不顺者亦未可遽从况未高乎

夫子以颜氏箪瓢陋巷不改其乐为贤周濂溪每令学者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夫乐天知命而胸中有道义之味则外物不能累矣岂必有所指哉今乃如衲子下句曰什么是受用吾门中何事此等语吕与叔诗云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反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输他颜子得心斋一时好事者争讽诵之予按论语中庸系辞所载盖夫子之于颜氏博之以文约之以礼使欲罢不能而彼其所从事者皆迁善改过服膺克己之实若乃隳支体黜聪明心斋坐忘等语此出于庄周之徒而吾党引之以为美谈诬先

贤而惑后学其风殆不可长也

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均是儒也而有君子小人之辨盖其心术不谨趋向一差则要利盗名文奸济恶皆学之力也未流或至叛圣人害天下而不顾非小人而何程氏曰君子儒为己小人儒为人王平甫张南轩亦同荆公曰君子一以贯之小人尚杂博王补之亦同沈道原曰君子者扬雄所谓大知而小人则所谓小知也范纯夫曰君子学其内小人徇其外君子所治者本小人所治者末刘原甫曰君子将行之小人将言之谢显道曰君子志于义小人志于利尹材曰君子通其理小人诵其数皆不足以尽之吕东莱曰小人者非险贱不正之谓也果险贱不正则安得谓之儒盖如言必信行必果之类子谓不然儒者所业之名耳岂以行为小人遂不谓之儒乎夫小人之称有二而指细民者不与焉其曰硠硠小人小人樊须从其小体为小人之类此谓所见浅狭对大人而言者耳自余以对君子者皆险贱不正之属也游夏之在圣门文学虽胜而行实未醇则夫子以是警之盖不为过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伊川曰三月天道小变之节言其久也过此则圣人矣子由曰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必有泥薪之未尽也火必有烟土去则水清薪尽则火明仁而不仁物有以害之也物之害既尽心一而不杂未尝不仁也若颜子者性亦治矣而土未尽去薪未尽化力有所未逮也故能三月不违而未能终身东坡云夫子默而察之阅三月之久而造次颠沛无一不出于仁是以知其终身弗畔也予以东坡为当设使颜子有时而违仁亦必因事而发如所谓日月至焉者岂有恰限三月辄一次违之之理若云三月之后不复可保则何足为颜子乎

澹台灭明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宰室程氏曰由径者谓践田畴之类也使小道便于往来由之何害予亦谓诚意苟通不必因公事而后可见灭明狷介之士不足为通方子游特取其所长而已王子微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径径者邪也所行不由正道者皆径也此论太高恐非其实史记称灭明状貌甚恶孔子以为材薄既已受业退而修行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而家语乃曰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胜其貌故孔子有是言又曰灭明有君子之姿孔子尝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何其相反邪以论语证之史记为近

宰我问井有仁焉之说旧注以为仁者必济人于患难闻有仁人随井将自投下从而出之世儒多取林少颖谓仁当作人而伊川曰仁者好仁不避患难虽告之以赴井为仁亦将从之予谓从旧注则仁字不安从伊川则逝字难说此当两存要之伊 【阙】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四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五

溥南王若虚 从之

论语辨惑三

○论语辨惑三

【阙】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记曰武王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岂以武王行事而不以文王之心为心文王素所不欲者而一旦为之且诬称文王之志哉盖孔子之所称者势可以取而不忍为也武王之卒伐者义至于尽而不容已也学者拘于世俗之见而不知圣贤公天下之大义岂足与语此哉

子罕言利一章说者虽多皆牵强不通予谓利者圣人之所不言仁者圣人之所常言所罕言者唯命耳然而云尔者予不解也姑阙之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韞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夫子荅以待贾南轩曰待贾者循乎天理求善贾则心已先动矣其说甚好此便是义利之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注疏以为叹时事之不留古今多取此意程氏曰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纯亦不已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意予谓孔子指水而云其所寓意未可晓也诸子之言亦俱说得去然安知其果然哉程氏之论虽有益学者要为出于亿度而遂谓自汉以来无识之者何其自信之笃邪盖未敢从

子畏于匡沈道原曰君子畏乎在我者不畏其在天者不能穷理尽性而取祸此则在我者君子所当畏也既以穷理尽性矣虽有一朝之患君子不患矣然则孔子何为畏匡也曰此记者之云耳犹言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以文王与纣之事也夫穷理尽性然后能作易何忧患之有故匡人之围以事观之则为可畏以理考之则非圣人之所畏也其说甚佳

未可与权与唐棣之华诗旧说以为一章谓唐棣之华偏然反而复合权道亦先反常而后至于大顺李清臣辨之曰权之为名犹物之在权能不失其轻重而已其于道之大经盖未尝戾而人伦之大经未常乱也公羊氏始有反经之说焉孔子言可与立未可与权既已句断而别举逸诗之文彼作诗者因兄弟之乖离而喻之以唐棣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盖云兄弟之不亲由已之友悌不至耳意谓诗人失辞所以删而不取而释者附之于权以符公羊之说岂不妄哉此论为胜解诗之义虽未敢必而其为两章者决无疑也晦庵不知诗之所指止当阙之而云上二句本无意义但以兴起下句则当矣程氏曰自汉以下更无人识权字此言亦太峻矣唐德宗还自兴元欲因迎扈军威使人代李楚琳陆贽谏曰若此则事同胁执议者或谓之权臣窃未谕其理权之为义取类权衡易一帅而亏万乘之义得一方而结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谓之权也不亦反乎以反道为权以任数为智君上行之必失众臣下用之必陷身历代所以多丧乱而长奸邪由此误也观宣公之论岂可谓自汉以下无识权字者邪

乡党一篇皆圣人起居饮食之常而弟子私记之虽左右周旋莫不中节然亦有本无意义者而学者求之太过如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食不语寝不言之类此止是端庄重厚耳不彻姜食不得其酱不食止是性之所嗜耳至于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饕

而謁鱼馁肉败色恶臭恶者不食凡人皆然何必孔子东坡以为杂纪曲礼非独孔子之事皆置不说此固太甚然如张九成辈妄为夸诞务以张大圣人而不知其非实至谓与春秋相表里其不近人情亦岂足尽信哉

晦庵释不得其酱不食曰恶其不备也子称君子食无求饱又以士耻恶食为不足议夫岂以一物不备而不食哉彼事事必求义理则宜其陋之至是也

晦庵解食不语寝不言云荅述曰语自言曰言此何可分而妄为注释只是变文耳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杨氏曰不敢尝慎疾也必告之直也予谓人以善意馈药而径告之以疑不敢尝凡人交际皆知其不可况孔子之于康子乎且虽馈药无迫使面尝之理何必以此语忤之当是退而谓人之辞记者简其文故一曰字而足耳

孔子廋焚而不问马盖其已见故不必问初岂有深意哉特弟子私疑而记之耳后人因其记之遂妄意而为之说本不须着此三字郑氏以为贵人贱畜而然夫君子之待畜固轻于人然不应无情如此张子韶之说美矣至举弊帷不弃等语以发明忠厚之心亦所谓矫枉过正也

不疾言不亲指孔子在车时其端重固如此而说者以为恐惑人不知此事有何惑人者若曲礼所谓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则有此理矣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五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六

溇南王若虚 从之

论语辨惑四

○论语辨惑四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孔子不许东坡曰古者行礼视其所有而已遇其有则脱骖于旧馆人及其无不舍车于颜渊胡氏曰葬可以无椁骖可以脱而复求大夫不可徒行命车不可以与人而鬻诸市且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勉强以副其意非诚心与直道也君子之用财顾义可否岂独视有无而已哉予谓胡氏之论若胜于东坡然丧具称其家费而不以死伤生古之道也虽于父母且然况卑幼者乎以子之椁而夺师之车其不量彼己不识重轻亦甚矣在礼意人情自当拒之何必如胡氏之辨析哉味夫子才不才之言吾不徒行之语其责谗于路者可见矣若夫脱骖之贖则我自周之也我自周之何所不可

子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问死则曰未知生焉知死盖以子路不能切问近思以尽人事之实而妄意幽远实拒而不告也而宋儒之说曰人鬼之情同死生之理一知事人则知事鬼知生则知死矣不告者乃所以深告之其论信美但恐圣人言下初不及此意而子路分上亦不应设此机也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说者以

为因孔子之言而不敬子路故孔子复以此解之夫子路之为人门人知之亦熟矣鼓瑟一事虽夫子所不取亦未为大过也而遽不敬焉何好恶之轻乎盖其所以不敬者不独在此也当是两章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嘒吴氏曰此章之首脱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字当移于此通为一章详其文势大似有理或并移回赐事亦可也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切横渠曰司马牛多言而躁就其人之材而言之便曰其言也切告仲弓又别告颜子又别樊迟最其下者故告之以爱人杨龟山曰司马牛问仁而告以其言也切则曰斯谓之仁已乎问君子而告之以不忧不惧则曰斯谓之君子已乎此非切问近思者其易于言可知矣夫仁不可易为之则言之固宜切也游定夫曰夫子荅樊迟曰先难而后获荅司马牛曰其言也切皆未可言仁故也三说甚得夫子本意

子夏告司马牛以四海皆兄弟姑以宽解其忧云耳非谓真如己之兄弟也故胡氏以为意圆而语滞晦庵亦云不得已之辞读者当以意逆志而杨龟山遂曰天下归仁非兄弟而何士或以无兄弟为忧者皆自私之过然则涂人无非吾亲而天属不足贵矣而可乎杨氏语录以郭子仪不问发父冢之盗为能忘物我伤义既甚而今复有此论岂非流入于异端而不觉邪林少颖曰子夏之言近于墨氏之兼爱意则广而言有病又云子夏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己丧其子而丧其明何不曰四海之内皆吾子也予谓林氏既知病其言则此言不必出但云何不以宽牛之意自宽则可矣

子贡问政夫子荅以民信之又曰民无信不立夫民信之者为民所信也民无信者不为民信也为政而至于不为民信则号令日轻纪纲曰弛赏不足劝而罚不可惩委靡颓堕每事不能立矣故宁去食而不可失信盖理所必至非徒立教之空言也注疏甚明固无以易而晦庵过为曲说夫三者初无先后而曰兵食足而后吾之信可以孚于民信于民者在我而曰以民德而言则信者民之所固有不立者国之事也而曰民有以自立其义迂回皆不足取虽然此一信字古今误认者多矣岂独朱氏而已哉

子谓片言可以折狱者由也至必使无讼此自三章不相干涉但记者以类相附耳尹氏曰子路言简而中理故片言可使罪人服子路重然诺恐不果践言故无宿诺此说为是晦庵曰子路忠信明决而人信服之故能以片言折狱而所以取信于人者自夫素无宿诺而养之过矣夫然诺之信岂所以服罪人者哉林少颖曰子路一闻夫子见与之言遂有骄恣之心方且无宿夜然诺不待明日必条而行之欲使天下之人信也孔子见其如此故复抑之盖三句只是一段与乘桴浮海衣敝缁袍章同例其说益迂不足取也所谓片言者特甚之之辞自当以意逆志而晦庵遂云不待其辞之毕过矣

樊迟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则继之以举直错枉之言子夏广之而□于舜汤举伊皋之效此一段皆论知人之智耳与问仁之意全不相关故南轩解能使枉者直则曰知人之功用如此解不仁者远则曰此可见知人之为大文理甚明而龟山晦庵无垢之

徒皆以为兼仁智而言其意含糊了不可晓岂以樊迟屡疑子夏深叹且有远不仁之说故委曲求之而至于是与窃所不取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古今解者未尝有异说而张无垢曰自者由也如自天佑之之自朋友之道所以不终者多由取辱之路以交之也设数以铃制而不忠告之取辱也危言以控阨而不以善道之取辱也制之于已然禁之于已发非所谓不可则止取辱也平居探其所志观其所趋倘有不善之萌非道之念则要之以礼正之以义所谓不可则止也其迂谬可笑甚矣而反以先儒为非此亦过于厚而不知君子之中道者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致兴丧者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几近也即下文不几乎之几耳三字自为一句一言得失何遽至于兴丧然亦有近之者此意甚明初无可疑而晦庵乃训为期曰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无谓甚矣

子贡问当时从政者子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苏氏曰此有为而言不知其为谁子贡之问必有所指不然从政之人非一而举以为斗筭可乎此论亦有理张无垢乃曰礼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子贡正犯夫子之禁故夫子自称如此予谓天子之过庶人得以议之而谓士不可非其大夫乎此说盖出于孙卿未必圣门之事就使诚然但不可昌言于众耳师弟之闲真实语话何必周谨如是哉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晦庵曰善者好之而恶者不恶必其有苟合之行恶者恶之而善者不好必其无可取之实其说是矣东坡曰此未足以为君子也为问者言也以为贤于问者而已君子之居乡也善者以劝不善者以耻夫何恶之有予谓此论虽高然善恶异类犹冰炭也妬贤丑正亦小人之天资岂能尽以媿耻望之哉使凡不善者皆知见善人而耻之则世无小人矣抑孔子之观人初不以此若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则亦亲求其实而已岂徒取决于乡人之好恶哉

胡氏曰宪问一篇疑皆原宪所记慵夫曰论语本无篇名今之篇名亦不成义理如学而述而子罕之类是何等语且章自为指不相附属岂可以两字冠之此盖后儒以简册繁多欲记习之便因其科节以为号前辈既已辨之矣胡氏徒见首章以原宪自称者遂谓一篇悉宪所记此臆度之说岂可必哉又疑里仁篇自吾道一贯至君子欲讷于言十章出曾子门人公冶长篇多出子贡之徒益无所据删之可也

夫子不答南宫适之问说者不一或谓明理而无所疑故不答或谓嫌以禹稷比己故不答或谓禹稷之有天下止于躬稼其言不尽故不答或谓为善者非以干禄而禄以天下尤非学者所宜言故不答或谓虽不形言必有目击首肯之意是皆臆度非必其真张无垢曰此章全在不答处圣人立论坐见万世之后要不使有时而穷夫力非所以取天下也然有以力而得之者德固宜其有天下也而不得者亦多矣是适言虽美有时而穷也夫子将言其非恐害名教欲言其是则其病犹适也故特付之不答而已至其既出

而谓之尚德君子者盖称其用心耳此说为善殊诸家也

或问子西于孔子子曰彼哉彼哉郑大夫公孙夏楚令尹公子申皆字子西马注两存之东坡曰或谓楚子西非也昭王之失国微子西楚不国矣颍滨曰公孙夏无足言者非所当问此盖楚子西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贤而疑其不利楚国遂沮之使圣人之功不见于世世之不知孔子者众矣皆未尝疾而独于子西者以其知我而疑我耳予谓颍滨以公孙夏不足问固似有理然其自为说亦未当也夫子之论人毁誉抑扬一以至公而无容私焉今以沮已而遂短之是其言出于私怨也圣人恐不如是晦庵曰子西能让楚国立昭王而改纪其政亦贤大夫也然昭王欲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后又召白公胜以致乱则其为人可知矣此说颇安虽然以子产管晏而夫子不过称其一节子西之事业虽有可取在圣人观之亦何足多道哉恐不必深求其故也

子路问成人章胡氏以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为子路之语此盖惑于曰字耳观其文势殆不然也

前汉邹阳为梁孝王说王长君云鲁哀姜薨于夷孔子曰法而不谄以为过也颜师古曰言齐人守法而行不能用权以免其死予按语称桓公正而不谄盖总言其行事直而不诡贤于晋文耳邹阳之说殊为乖戾然东坡反引为证而又以纳辰嬴实晋文之谄其失愈甚

管仲不死子纠之难孔子曰如其仁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纠弟也仲私于所事辅之以争国非义也桓公杀之虽过而子纠之死实当仲始与之同谋遂与之同死可也知辅之以争为不义自免以图后功亦可也故圣人不责其死而称其功而春秋书之亦曰公伐齐纳纠不书子不当立也齐小白入于齐系之齐当有齐也若使桓公弟子纠兄仲所辅者正桓夺其国而杀之则仲之与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计其后功而与其事桓圣人之言无乃害义之甚启万世反复不忠之乱乎道学诸公多主此说然司马迁杜元凯皆以子纠为长而诸子传记言桓公杀兄者多独汉薄昭称桓公杀弟以反国而韦昭注云子纠兄也言弟者讳也今宋儒遂以纠为弟岂其别有所从乎若止以薄昭为据则其说固未定也左传经盖云纳子纠而公谷之经不书子夫三家所传互有得失今徒以顺于己意遂独是公谷则其说亦未定也其言齐小白入于齐者彼自是齐人耳文势固然恐无他意则其说又未定也夫以未定之说而断然自谓得圣人之旨安能使后世必信哉然则柰何曰不必论也使子纠果为弟则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当争管召固不必死而子路之徒亦何所疑乎盖家语亦载此事矣孔子言之曰管仲不死子纠量轻重也子纠未成君管仲未成臣家语浮夸未必真出于圣人然其义有可以发明乎此者夫子纠桓公皆襄公之庶弟而非冢嫡各因畏祸而出奔当是之时立者从之亦唯国人之听而已桓公以高国之召自莒先入国人奉以为君初无异议则齐既为桓公之有子纠虽长而势不得争实未成君也管仲无必死之义而有匡天下救生民之功所嫌者小所成者大孔子权其轻重而论之故不以管仲为非仁而亦不以召忽为不当死邢氏疏义畧得之矣如

其云者几近之谓也言亦可以为仁耳注疏晦庵以为谁如其仁其于辞义俱为不顺南轩曰夫子所以称管仲者皆仁之功也问其仁而独称仁之功则其浅深可知只为子路疑其未仁子贡疑其非仁故举其功以告之若二子问管仲仁乎则所以告之者异矣盖圣人抑扬之意此说甚善东坡曰以管仲为仁则召忽为不仁乎曰量力而行之度德而处之管仲不死仁也召忽死之亦仁也伍尚归死于父孝也伍员逃之亦孝也事有大小耳此论甚佳子路子贡以召忽为仁管仲为非仁孔子独明管仲之事而不论召忽则召忽之为仁可知矣其言匹夫匹妇之谅此自别指无名而徒死者耳意不在召忽也忽岂自经沟渎之类哉程子又言王魏当死建成而不当事文皇此尤不然是时高祖固在位也建成未成君而文皇之立实高祖之命则二子困难而死固好不死而事文皇亦可也

胡氏解孔子请讨陈恒事云春秋之义弑君之贼人人得而讨之仲尼此举先发后闻可也呜呼此何等事且孔子有何权柄而得擅发之邪其纰缪可笑亦已甚矣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六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七

溥南王若虚 从之

论语辨惑五

○论语辨惑五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晦庵曰耻者不敢尽之意过者欲有余之辞盖以而字故生此论耳初若可喜而义训终不安止当从旧

作者七人虽不见主名其文势似与上文为一章子曰字疑衍

君子固穷当从注疏伊川以为固守其穷好事者或取之而实不然盖子路之意止疑君子不当穷而非论处穷也夫子言固有穷时但不若小人之滥耳伊川之义盖亦在其中而遂以固口为说则过矣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呼其名而告之以谓人之能是者少耳意在警子路亦不可知然其文势则非直指之也而说者皆云为愠见而发过矣且中间有告子贡多学一贯之章则既已间断安得通为一时之事哉盖孔子世家亦载此而一贯语上加子贡作色四字所以生学者之疑呜呼解经不守其本文而信传记不根之说亦见其好异而喜凿矣

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南轩曰春秋之时风俗虽不美然民无古今之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此民耳所说甚好然记者以此属于圣人无毁誉之下义终齟齬疑是两章而脱其子曰字

晦庵解小不忍之义曰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夫慈爱而无断妇人之仁也果敢而轻发匹夫之勇也二义不同岂有一言而兼二义者哉谓其俱通而并存之则可矣然君子未有以残忍之忍教人者唯王氏尝有此训详其文义止从旧注为长

子谓民之于仁甚于水火马融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然蹈水火或时杀人蹈仁未尝杀人所以仁为甚王弼曰民之远于仁甚于水火见有蹈水火未尝见蹈仁者

邢疏两存之而近世诸儒多从融义以文义观之弼说为是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周式杨杰以师为众张九成以让为贵刘原父吴元长则曰当仁而传道可以为人师皆不近人情不足取程氏曰为仁在己无与让若善名在外不可不让恐夫子之意亦不及此唯晦庵云言当勇往而必为虽师亦无所让斯得之矣盖此乃甚之之辞非真与师对也学者当以意逆之

天下有道庶人不议止当如旧说而张九成以为窥议王室之意至引高驩见魏政不纲退结豪杰事此过正之论也

夫子荅子张公宽信敏惠章晦庵载一李氏者之说曰此章及六言六蔽五美四恶之类皆与前后文体大不相似其言无谓不足信也晦庵择取众说颇为精简如此等者何必录哉

东坡以患得之当为患不得之盖阙文也予以为然

子以博奕贤于无所用心晦庵载李氏之说曰非教人博奕也以甚言无所用心之不可耳可谓能意逆志矣杨氏曰饱食逸居无所用心则放僻邪侈将无不为故以是而系其心岂不犹贤于己乎南轩亦云信如斯言则是圣人真欲使人为之矣苟其人不用心于他善将恃此以为足乎甚非立教之本意故不取

夫子闻子游弦歌一章本无疑义王补之曰子与其徒戏亦可乎曰戏者人情之所不免但不为虐而已而谢上蔡曰小国寡民而以治天下之道治之真若牛刀割鸡耳圣人之哂固宜然恐二三子疑之因以务大忽小故从而释之吕与叔亦云辨之则愈惑故自受以为戏窃谓不然夫使为上者知所以爱人为下者知所以敬上是道也安往而可废而谓不当施之小国之间乎彼其心止以圣人不应有戏是故妄生此论林氏曰圣人一话一言无非教者前言戏之以观子游之对耳武城之治达天下可也其说甚佳

孔子谓殷有三仁而记者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当纣之无道三人者皆尝谏争而不能救也微子知其颠隍之不免故遯于荒野而避之二子不去而一被囚一见杀皆出于不幸耳而其爱君忧世忠贞惻怛之诚则三人之所同故孔子俱称其仁初不在于去就之迹也后人泥于记者之言以为三人之为不同者各有深意而孔子之所取亦不过此遂委曲而为之说王氏曰微子不去无以存殷之祀箕子不奴无以贻天下之法比干不死无以示人臣之节杨杰亦云微子仁于其亲比干仁于其君箕子仁于万世林少颖曰去者仁之清奴者仁之和死者仁之任张无垢曰比干之节易明而箕子之仁难言微子存商祀其仁为大故居二子之先皆过论也甚者又曰纣无道而周有道故微子去纣而归周以为亲戚叛之之证若然乃名教之罪人尚足言仁乎洪范一书诚为大典然亦归周之后因武王之问而陈之耳使其平居果有意于垂世则着之简册足矣纵复不传未为大过而乃坐视国亡佯狂苟免以俟兴王而付此恐仁者亦所不忍也杨氏曰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谓之仁范氏曰三人者皆可以有天下故均之曰仁二说皆疏而范氏尤甚也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大势则两句相耦细分则四者各为用东坡曰博学而志不笃则大而无成泛问而远思则劳而无功偏枯而不类矣朱氏不必取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信而后谏尹氏云事上使下皆以信为主人之不从者皆己之信不足以取信故也晦庵亦云事上使下皆须诚意交孚而后可以有为王紫微广之曰仰以事君必先罄尽忠赤深结主知而使上见信俯以临民必先诰戒号令感化人情而使下见信下既见信则以之役使虽劳不怨上既见信则以之献替无言不从是道也出于至诚而已其说甚佳盖此信字在我者之事耳而世人多错认了人臣畏罪而不言辄以是借口曰上不吾信也或一谏不从则奉身而去自谓无媿于其心呜呼彼亦尝先尽其在我者乎

子夏曰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夫惟大德之人然后周旋中节而不踰闲德小则不能故乍出乍入而无定尹氏曰有一不善是出入也此说得之曰可云者犹言中人之性可上可下耳非可之谓也旧疏云不责其备故曰可晦庵云大德小德者大节小节也人当先立乎其大者小者虽或未尽合理亦无害此则认为许可之可矣夫细行不矜终为大德之累跬步必谨犹忧其过举也而谓小节有时而踰闲岂君子之训哉晦庵既已失之而又载吴氏之说以为此章不能无弊噫子夏本言小德之无常而学者乃以为语之病亦已诬矣吴氏者何人哉贤贤易色章既云子夏之言其弊将至于废学而于此复尔子夏之遇斯人何其不幸也

子夏曰君子之道焉可诬也颍滨古史论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于洒扫应对进退而不急于道使来者自尽于学日引月长而道自至孔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达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之力也今世之教者闻道不明而急于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于口虽礼乐刑政有所不言矣而况于洒扫应对进退也哉教人未必知而学者未必信矜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伪自是而起此子夏之所谓诬也苏氏之言深切时病子故表而出之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旧说以仕优为优闲有余力学优为德业优长岂有一字而二义不若皆训为有余力也上蔡曰学与仕一也学优则仕亦优仕优则学亦优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无垢从而广之曰仕之与学皆以优游处为极耳优游则见理明白虽万事纷纭千古治乱皆能灼知其所以然而从容以应其变故能起当今之弊坏断千古之兴亡仕而如此虽不挟策读书而天下之理已在此矣岂非学乎学而如此虽不莅官行法而天下之理已在此矣岂非仕乎此论甚新人亦多喜之者以予观之不唯于语法不顺而义亦未完也夫学之优者虽不莅官而施于德业是亦为政强名曰仕犹或可也不知仕之所以见理明白灼知千古之治乱者何从而得之故有天资通敏暗合古人者要不可恃之以为足也而曰是亦为学何必读书可乎此说果行则学有时而废矣子不得不辨

夫子言孟庄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与政为难能东坡曰闻孟献子之孝不闻庄子

也遂疑为献字之误夫圣人以为孝则固孝矣而必求他证而后信不亦过乎邓氏曰献子有贤德庄子未有闻焉而能用其臣守其政其孝所以为难此虽顺于经而未见所以难之义南轩曰父之臣与政果善固当奉而行之不幸而有悖于理害于事者则当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诚爱于亲矣庄子之不改意者其政虽未尽善而亦不至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改也盖善而不改乃其当耳不必称难能恶而不改则是成父之恶不可称难能也胡寅曰庄子之继世也必其先臣先政有不利于己者他人不能不改而庄子能之是以称其难是二说者可谓有理矣而胡氏尤亲切学者其详焉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晦庵曰卑下之处众流之所归不善之地恶名之所聚言人当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于不善之地非谓纣无罪而虚被恶名也其说甚佳东坡以为子贡言此者盖不许武王伐纣之事而张无垢亦称其有恕纣之心贤于孟子贼仁残义之说皆缪见也子贡之意在使慎所居而二子乃谓恕纣而甚武王不亦异乎子贡虽恶称人之恶者亦何至湔洗桀纣以为忠厚哉汤武大义圣人固有定论矣乃妄生訾毁而为独夫地是亦惑之甚也

尧曰咨尔舜至公则说东坡谓其杂取禹谟汤诰泰誓武成之文而颠倒失次不可复考盖孔子之遗书简编绝乱有不可知者故置之不论而道学诸公曲为义训以为圣人微言深旨予谓东坡之说为近人情故从之程氏云曰予小子履上当脱一汤字呜呼岂特此一字而已哉

孔子谓政当屏四恶而其一曰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与暴虐贼同称夫当出则出当纳则纳自有道存岂容或吝盖非惟在君为不可而有司亦不当尔物君之所命也而有司掌之出纳君之所命也而有司奉之岂有君不吝于上而有司当吝于下乎上下同心以归于至当三代之直道也自世之鄙夫惧失陷而获罪求增羨以为能是故习成此风而不能免孔子所谓有司者亦就其弊而言之耳而王安石遂以屯膏吝嗇为臣道之正其所见顾不鄙哉以此谈经安得不戾圣人以此为政安得不害天下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七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八

溇南王若虚 从之

孟子辨惑

○孟子辨惑

孟子谓说诗者不当以文害辞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赵氏曰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此最知言盖孟子之书随机立教不主故常凡引入于善地而已故虽委巷野人之所传苟可驾说以明道皆所不择其辞劲其气厉其变纵横而不测盖急于救世而然以孔子微言律之若参差而不合所以生学者之疑诚能以意逆志而求之如合符契矣赵氏虽及知此而不能善为发明是以无大功于孟子司马君实着所疑十余篇盖浅近不足道也苏氏解论语与孟子辨者八其论差胜自以去圣人

不远及细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张九成最号深知者而复不能尽如论行仁政而王王者之不作曲为护讳不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犹是郑厚辈所见至于对齐宣汤武之问辨任人食色之惑皆置而不能措口呜呼孟子之意难明如此乎

伊川解取伤廉曰如朋友之馈是可取也然己能自足则不可取取之便伤廉子以为孟子之意止谓于义何如耳岂论己之有无哉义所当取己虽有余取之何害果不当取虽其不足亦不可也其说与伤惠则曰可以无与而与之则却于合者无以与之如博施济众固圣人所欲也然五十者方衣帛而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岂不更好然力或不足则当衣帛食肉者反不足矣所以伤惠此又迂阔之甚也孟子亦曰与之不当则将以为惠而适害之耳何劳曲说呜呼明经如程氏亦可谓难得矣然时有此等故未能尽厌乎人心

仲尼不为己甚者盖每事适中皆无大过耳或者见论语疾不仁之言及孟子论泄柳段干木事亦有己甚字遂专以此意解之失之拘矣然己甚之事在他人或有之非所以论仲尼也圣人于本分之外无毫末之过岂至于己甚而后不为乎

南轩解久假而不归曰假之则非真有矣而谓恶知其非有此阐幽以示人之意盖五霸暂假而遽归者也使其假而能久久而不归则必有非苟然者孰曰非己有乎盖有之者不系于假而系于不归耳孟子斯言与人为善而开其自新之道所以待天下后世者可谓弘裕矣其说甚好晦庵曰假之终身而不知其非真有又云假之虽久终非己物陋哉斯言也天下之人不能皆上性君子多方教人要以趋于善而已故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皆在所取以为成功则一也若如朱氏之言自非尧舜举皆徒劳而无益谁复可进哉方渠未成书时尝以此义质于南轩南轩荅之如今所说而卒从己意甚矣好高而不通也东坡曰假之与性亦异矣使孔子观之不终日而决何不知之有呜呼孟子岂诚不能辨此乎苏氏几于不解事

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东坡曰嫂溺援之亦礼也与李泰伯之说同夫孟子云此固正礼然有时而从权耳岂谓权即非礼乎二子可谓以辞害志矣

子产以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夫桥梁之政野人皆知之曾谓子产而不及知乎此必有司之不职或偶圯壤而子产适见因以救一时之急岂专以此为惠而孟子亦岂诚讥子产哉盖世有不知本末如移民易粟遗衣遗食之徒故借其事以为戒耳东坡遂以孟子为失张子韶既知其出于一时而复求子产之病以实孟子之言是皆非也

东坡以孔子去食存信之义破孟子礼轻食色重之论以为使从其说则礼之亡无日矣张九成亦疑其非而置之不说子谓不然子贡以去取为决故孔子以去取决之任人以轻重相明故孟子以轻重明之其势然尔使任人之问如子贡之问则孟子之所荅亦将如孔子之所荅矣孟子之言未可瑕疵南轩颇见其旨但辞不能达耳

孟子语人每言性善此止谓人之资禀皆可使为君子盖诱翼之教耳苏氏曰孟子有见于性而离于善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谓之善则亦可以谓之恶其说近于释氏之无善恶辨则辩矣而非孟子之意也

吕东莱曰以君子之言借小人之口发之则天下见其邪而不见其正以小人之言借君子之口发之则天下见其正而不见其邪是故大诰之篇入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阳虎之语编于孟子之书则为格言非变其言也气变则言随之变也慵夫曰此论似高而实非也言之邪正顾人何如岂气所能变哉莽之文奸固不待辨而阳虎之语人皆疑焉夫阳虎志于为富而不在仁故以仁之害富者言之孟子志于为仁而不在富故以富之害仁者言之阳虎若曰为仁则不得致富故为富者不暇顾仁孟子若曰为富则必致贼仁故为仁者不当务富此其所以异耳先儒曰言有可采不以人废误矣虎之口岂有善言哉至于仁富不能两立则理势之固然者故孟子举之以为滕文厚敛之戒

自反而缩虽褐宽博吾不怵焉不字为衍不然则误耳此甚明白而释者依违不辨何也

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之说或以心字属上句或以属下句子以文势观之语皆不安中间或有脱误未可为断然之说也

章子出妻屏子终身不养此止是畜养之养若所谓女子小人为难养者而注疏晦庵皆云不使养已即是奉养之意当作去声读非也

吕东莱策问进士孟子论孔子集大成之说云譬之金玉则智始而圣终譬之巧力则圣至而智中以智为尚则害前说以圣为尚则害后说此虽一时科举之文实有可疑学者不得不辨也以子观之当云智譬则力圣譬则巧后说字误耳

孟子对齐宣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而说者疑焉予以为警时君之语耳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八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九

溇南王若虚 从之

史记辨惑一

○史记辨惑一

采摭之误辨上

诗颂言古帝命武汤又曰武王载旆谓之武者诗人之所加也殷纪乃云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圣人决无此语

燕世家云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赞又云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谓之爱棠树则可云怀与思不可也

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共工方鸠僝功帝所谓若时若予采者其义虽不甚明要之是两事而本纪于后节但云尧又曰谁可者却只是申前事也

舜典称四罪而天下咸服言刑之当而已史记帝尧本纪云舜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至舜纪则引左传所载浑沌穷奇桀杻饕餮之事云流凶族迁于四裔以御魑魅文虽差殊其为四罪一也一则曰变四夷一则曰御魑魅舜之意果安在哉盖二者皆陋说不足取焉且此事止当作舜纪而复见于尧止当从经而复取于传记之语不亦冗而杂乎

夏本纪载皋陶之言曰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肃谨母教邪淫奇谋非其人居其官是谓乱天事索隐曰此取尚书皋陶谟为文断绝殊无次第即班固所谓疏畧抵牾者也呜呼岂特此一节而已哉

殷本纪云汤还亳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以合诸侯予谓此皆不成文理今汤诰之书具在曷尝有此迂何所据而载之也

尚书汤诰篇末云咎单作明居而咸有一德乃伊摯复政将归时所陈在太甲三篇之下次第明甚不可乱也史记乃谓咸有一德作于汤时而列之汤诰之后明居之前岂非误欤

殷本纪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宫三年悔过迎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诸侯咸归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太甲夫三篇之书虽曰伊尹作然自始至终皆史氏所录岂独伊尹褒嘉而作乎

封禅书举殷太戊时伊陟赞巫咸事云巫咸之兴自此始按尚书咸乂四篇不见其文莫晓何义孔氏但以巫咸为臣姓名而迂遂以为巫覡据周公作君奭言巫咸乂王家伊尹伊陟臣扈甘盘等同列盖一代之勋贤而谓巫覡之类可乎且其闲又有曰巫贤者正使为巫覡亦是其名为咸安得谓自此而兴乎索隐引楚辞为证彼楚辞何足稽也列子言有神巫字季咸自齐来能言人死生寿夭岂因而乱乎

书序云伊陟赞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君奭云巫咸乂王家夫赞而作书者一时之事耳乂王家者总言其功业也而殷本纪云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何邪盘庚篇云民咨胥怨言咨嗟而相怨也史记乃曰咨胥皆怨何等语邪

盘庚三篇凡以告谕臣民之不欲迁者史记既畧言其大旨矣而复云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而作不已乖乎

殷本纪云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响武丁惧祖己乃训王曰云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武丁崩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训考之于书此篇即祖己训王之辞其曰高宗者史氏追称耳诸篇之体皆然而云武丁既歿祖己嘉之而作缪矣且立庙称宗自国家之事岂独出祖己之意哉

高宗之训乃书篇名自当全着而但云及训此复失之太简矣

宋世家云微子度纣终不可谏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太师少师曰云云太师若曰云云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遂亡则微子既已去矣而复记箕子之所以奴比干之所以死而终之曰微子以为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可以去矣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何邪此殆似梦中语也

殷纪云纣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强谏纣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佯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按尚书微子篇所谓太师少师即箕子比干也今乃言奔周与书所记异矣而周纪又云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则迁所谓太师少师者其乐工邪若殷纪所称亦止于乐工则微子向至与此辈谋决去就而此辈之奔亦何为并持祭器乎至宋世家则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于军门前后参差殆不可晓

齐世家云武王至盟津还师与太公此作泰誓鲁世家云武王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按尚书二篇皆王言也而一以为与太公作一以为周公佐之而作何所据邪且作泰誓何加一此字

金縢一书盖周公尝请代武王之死已乃纳册匱中而秘其事武王既丧羣叔流言毁公公东征二年罪人斯得作鸛鷖之诗以遗成王而王未敢谫及因天变以启金縢之书得公代武王之说于是悔过自新而迎公以还其文甚明史记鲁世家既载周公纳册金縢及羣叔流言周公东征之事至于封康叔营洛邑还政成王则又云初成王少时病周公自揃其爪沈之于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册于府成王病有瘳及王用事人或譖公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公祷书乃泣反公公卒之后始有因天变启金縢事如书之所记戾于经矣然蒙恬对胡亥亦引周公揃爪及奔楚之事则战国以来固已有此陋说而子长爱奇因以乱之耳抑不知所谓小子其迎者认为何义也

周本纪云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逸鲁世家云周公恐成王有所淫逸乃作多士无逸自今考之多士为殷民而作者也无逸为成王而作者也在本纪则并无逸为告殷民在世家则并多士为戒成王混淆差互以至于此盖不惟抵牾于经而自相矛盾亦甚矣至世家杂举二篇之旨支离错乱不成文理读之可以发笑

卫世家举酒诰之旨云诰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案酒诰之文曷尝有用妇人语

燕世家云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悦周公周公乃称汤时有伊摯格于皇天云云夫既云召公疑之作君奭而又云君奭不悦周公周公告之以尚书所载之语无乃重复乎且谓之君者犹尔汝也或但称君或连其名皆周公面呼之辞而遂云君奭不悦周公可乎

周纪云成王既崩召毕二公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为王业之

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今其书但载成王末命使之率循大卞燮和天下以荅扬文武之训而已曷尝有二公申告之事哉

周纪云康王即位徧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以书考之此篇乃康王之诰耳若康诰则成王所以命康叔者也其缪误如此且本纪既先序周公作康诰酒诰等篇而于此复云书岂有两康诰邪

周纪云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诫太仆国之政作冏命复宁绝不成文理淮夷徐戎反伯禽帅师伐之于肸誓曰云云作此肸誓何用四字

或谓太史公父皆不见先秦古书故其记二帝三王事多与尚书不同此爱之者曲为之说也按武帝尝诏孔安国作传史记儒林传亦具言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盖尚书滋多于是则其书时已传矣纵未列与学官子长岂得不见只是采摭不精耳彼其所取于他书者亦多抵牾而不合岂皆以不见之故邪

或问禘之说子曰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孔子自指其掌而言耳封禅书引之直云其于治天下也视其掌不已疏乎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问冉求则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论语所记云尔史记仲由传云季康子问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而冉求传则云季康子问冉求仁乎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治其赋仁则吾不知问子路孔子曰如求夫问者孟武伯而迁以为季康子孔子所荅非惟与论语不同而二传亦自相乖戾荒疏甚矣

论语载孔子在陈之言云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初不言其何为而发也孟子亦载之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此正是一事但辞少异耳史记世家乃两存之而各着其言之之由吾意其妄为迁就也

论语闵子骞辞费宰之命曰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盖一时拒使者之言也史记子骞传直云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如有复我者必在汶上矣殆不成文理

论语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司马迁意其大久也遂加学之二字夫经有疑义阙之可也以意增损可乎然史记如此者何可胜数

孔子荅陈司败问昭公知礼司败以孔子为党巫马期特传其语而已既非期之言行又非孔子之训诲而专著此以为期传甚无谓也

论语云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而迁并与言为与字岂传写之误欤

论语达巷党人称孔子博学无所成名彼但云人而史记以为童子何所据也

孔子世家云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司马氏索隐云哀公问何为则民服子曰举直错枉则民服今以为荅康子盖撮略论语而失事实按论语所谓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乃荅樊迟问知之言耳然则迁之所引既误而司马氏辨之者亦非也

南容传云容问羿奡禹稷事夫子不荅容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国有道不废国无道免于刑戮三复白圭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按论语此自三章不相附属而

迂合之为一殆不可读也

孔子尝谓子贡曰予一以贯非多学而识者盖泛以告之耳而史记以为在陈蔡时因子贡作色而云不知一贯之说何以宽子贡也子张问行孔子语之以忠信笃敬此亦平居之所讲明而史记又谓因陈蔡之困而发何所据邪

孔子世家载楚狂接舆歌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加两助字不唯非其本语抑亦乱其声韵矣

仲由传云子路喜从游遇长沮桀溺荷蓑丈人彼亦偶从夫子耳便谓其喜从游何以知也且此事亦不必录

孔子世家云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以论语考之已上三章皆泛称子曰不记其在何时因何事也而迂着于此盖亦妄意云尔其论夷惠之属者尤无谓也

孔子世家总书行事有云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是日哭则不歌见齐衰瞽者虽童子必变三人行必得我师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史氏之所记孔子之所自言岂可混而不别迂采经摭传大抵皆踏驳而二帝三王纪齐鲁燕晋宋卫孔子世家仲尼弟子传尤不足观也

孟子初见梁王王泛问利国之说孟子以仁义荅之他日又以挫衄于邻国之故求所以洒其耻者孟子复劝之施仁政分明是两节而魏世家云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虜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不远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为人君仁义而已何以利为文辞杂乱矣

或疑孟子劝齐伐燕孟子辨之甚明而燕世家乃云孟轲谓宣王曰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何从得邪此直以或疑而意之耳茆璞曰司马迁不信真孟子而信假孟子诚中其病

舜本纪云象以舜为已死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悻据孟子乃是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也

左传曰郑武公夫人武姜生庄公及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而爱段杜注云寤寐而庄公已生故惊而恶之史记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夫人弗爱后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爱之予谓如左氏之说庄公之生盖易矣夫人特以恠异而恶之耳迂反谓之难而又谓段生易何邪此虽无系于利害亦可以发一笑也

左传记石碣之言云陈桓公方有宠于王刘子玄谓陈侯尚存未当称谥当矣如鲁世家云公子挥欲为隐公杀桓公隐公不从挥反谮隐公于桓公曰隐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图之请为子杀隐公其病犹左氏也

春秋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星陨如雨夫如雨云者直言其状之多若雨故以为异而记之后世史书五行志亦时有载此者左氏乃谓与雨偕而下杜预遂以如训而盖失之矣至史记宋世家则并举之曰宋地震星如雨与雨偕下岂不愈缪哉

鲁庄公七年四月辛卯夜中星陨如雨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鹳退飞过宋都左氏云陨石于宋陨星也史记世家乃谓宋襄公七年宋地震星如雨与雨偕下六鹳退蜚按春秋星陨如雨初不指其在宋且庄公七年之四月与僖公十六年之正月相去亦远矣安得并为宋地同时之事乎盖见左氏释陨石为陨星故误志焉而陨石之事反遗而不书荒疏甚矣

据左氏传注鲁僖公为闵公庶兄故夏父弗忌曰新鬼大故鬼小而史记乃云愍公被弑季友自邾奉愍公弟申入立之是为厘公厘公亦庄公少子未知孰是

左氏云季文子卒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史记则云家无衣帛之妾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君于文为悖

卫世家云蒯聩与浑良夫盟曰免子三死无所与按左氏但云三死无与无与即免也今更加免子二字不亦赘乎

吴世家云季札自卫如晋将舍于宿闻钟声曰异哉吾闻之辨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卫世家云季子过宿孙文子为击磬曰不乐音大悲使卫乱乃此矣一以为钟一以为磬此未足深病然如前说则是文子自作乐而季子适闻之也如后说则是文子为札而作也前说则罪其不自愧惧而安于娱乐后说则以音声之悲而知其为乱之征是何乖异而不同邪按前说本于左氏当以为是后说正有他据亦相矛盾而不应取也且左氏但言又何乐而史记改之云可以畔乎其义亦乖盖获罪于君即所谓畔也而何在于击钟邪司马贞既知其非矣而曰畔字当读为乐亦强为之说也

史记称宰予与田常为乱夷其族前人辨之曰齐相闾止亦字子我故迁误以为然考之左氏先书闾止而后称子我注言子我即闾止也今齐世家亦然而田完世家乃云子我者闾止之宗人则其缪误岂独宰予之事哉

齐世家书子我为闾止而田完世家作监止楚世家称昭王名珍而伍员传作轸卫世家称庄公名蒯聩而仲由传作蕢聩卫世家云孟压敌子路而仲由传作壶廛是不当从一乎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九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

溇南王若虚 从之

史记辨惑二

○史记辨惑二

采摭之误辨下

左传昭公二十年十月齐景公疥遂痼期而不瘳梁丘据与裔欵言于公曰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是祝史之罪也盍诛祝史晏子不可曰民人苦病妇人皆诅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十二月晏子侍公于遄台梁丘据驰而造焉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古若无死则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二十六年冬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晏子曰无益也祇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子曰敢问何谓也公曰吾以为在德对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列子曰景公游于牛山临其国城而流涕曰美哉国乎郁郁芊芊若何去此国而死乎使古无死者寡人将去斯而何之史孔梁丘据从而泣晏子独笑于傍公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与据皆从而泣子之独笑何也对曰使贤者而常守之则太公桓公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则庄公灵公常守之矣数君者常守之吾君方将被莎笠而立乎畎亩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则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处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独为之流涕是不仁也见不仁之君见谄谀之臣臣所为独窃笑也史记齐世家杂取二书之说云鲁昭公三十二年慧星见景公坐柏寝叹曰堂堂谁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谀甚景公曰出东北当齐分野寡人以为忧晏子曰君高台深池赋敛如弗得刑罚恐不胜彗星将出慧星何据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呪而来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万数而令一人禳之安能胜众口乎呜呼此一事也而差互不同如是其余缪妄可胜道哉

左传介之推荅母之言曰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史记重下文之二字或言如此意乃足因疑左氏脱误予谓不然古人语简有如此者礼记云晋献公将杀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谓之曰盍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骊姬是我伤公之心也孟子辨百里奚事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缪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亦是类也且迁记汉文之语云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此复何异而独疑推之言邪虽然亦不可为法也

周纪云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践土书讳曰天王狩于河阳按左传仲尼言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狩今直云书讳谁得而知也

左传称晋灵公欲攻赵盾其右提弥明死之又谓初盾田于首山舍于医桑见灵辄饿而食之后辄为公介御公徒而免盾问其名居不告而亡夫言其职则明为右而辄为介言其所终则明死辄亡其为二人明矣而史记云桑下饿人即提弥明且又以为宰夫何邪左氏之说未必皆可信然迁之所记实以是为据焉则其舛误不得不辨也

晋世家云赵盾尝田首山食桑下饿人饿人舍其半曰官三年未知母之存否愿遗母夫存否且不知顾安所遗乎左传有今近焉三字于理乃通迁鹵莽而失之耳

晋赵盾弟穿弑君董狐书盾弑以示于朝盾不伏狐曰子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仲尼称狐为良史左氏云尔晋世家既从之矣而赵世家复云君子饥盾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故太史书之如此却是先出于士论太史因之而书也文既冗复而意又矛盾无乃不当乎

左氏记鉏麇事云盾盛服将朝坐而假寐麇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触槐而死公羊以为见盾闺门无人且食鱼餐嘉其易而俭故尔史记则云盾闺门开居处节麇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乃死吾不知闺门开居处节何以为忠也

却克耻为齐母所笑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左传云尔齐世家曰不是报不复涉河意既异矣至晋世家则又云不报齐者河伯视之记一事而差殊若是失之不精也

左氏曰却克聘于齐既登妇人笑于房却克怒故有鞶之役杜注云跛而登阶故笑之谷梁子曰季孙行父秃却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倭同时聘于齐公羊曰却克臧孙许聘于齐或眇或跛而史记复云却克倭鲁使蹇卫使眇然则果谁可信乎三传之不同各记所闻固无足怪史记因传而出者也不从此则从彼乃又乖异如此何邪

左传曰白公胜在吴子西召而用之后以救郑之故欲杀子西子西闻之曰胜如卵余翼而长之此盖恃其有恩也而史记云胜如卵耳何能为也则是忽其脆弱而已不亦异乎

左氏曰吴王阖庐将伐齐越子率其众以朝王及列士皆有馈赂吴人皆喜惟子胥惧曰是豢吴也史记改为弃吴此何意邪

左氏曰吴王赐子胥死子胥将死曰树吾墓檟檟可材也吴其亡乎此言时之不久耳史记则云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吾不知何意也

吴世家云越王击吴于檇李使死士挑战三行造吴师呼自到吴师观之越因伐吴败之越世家亦同贾逵曰死罪人也郑众曰欲以死报恩者其说皆不安按左氏云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无所逃刑敢归死遂自颈盖死士者敢死勇士也与罪人之事自是两节而迁混并之故义理不明而说者妄为云云耳

左传云勾践与吴战于檇李大败吴师阖闾还卒于陔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盖阖闾既歿夫差使人问己耳而史记曰阖闾将死立子夫差谓曰尔忘勾践杀尔父乎何其不同也

秦穆公伐郑之役考之左传其谏而止之哭而送其子者独蹇叔而已故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穆公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何尝有百里奚预其闲哉而司马迁记此以为二老同辞不知其何据也左氏云公召孟明西乞术白乙丙使出师又云蹇叔之子与师蹇叔谓孟子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哭送其子曰吾收尔骨焉盖孟明辈自为将帅而蹇叔之子则士卒之属也此亦不相干涉而迁以孟明为百里奚

子西乞白乙为蹇叔子又何邪或曰孔疏引世族谱云或谓西乞术白乙丙为蹇叔子安知子长别无所据而必以左氏为质乎曰此或有之然是役也主其谋者孟明也再败不沮卒以得逞使果为百里奚子何奚能苦谏其君而无一言以罪其子也以书观之穆公自殽败归即作秦誓以自悔而迁以为取王官封殽尸之后不亦异乎又云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嗟乎秦穆公之与人周也按左氏云君子是以知秦穆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一也至于孟明子桑皆有赞美之辞凡左氏所谓君子者盖假之以为褒贬之主而非指乎当时之士也安有所谓闻之垂涕者哉

左氏华督遇孔父妻目逆而送之其言甚文史记乃云目而观之不成语矣服虔曰目者极视睛不转也殆是妄说

公羊传宋南宫万弑闵公大夫仇牧手剑叱之万掇而杀之碎其首齿着乎门闾注谓侧手曰掇盖搥碎其首故齿进门闾耳而史记但云万转仇牧齿着门闾死恐先无意

楚庄王围宋城中无食华元夜见子反而告其情子反勉之曰我军亦有七日之粮尽此去将去而归王闻而责子反子反曰宋犹有不欺之臣可以楚而无乎庄王不得已乃引师去此公羊之说也史记乃谓庄王喜华元之诚自发此言而罢兵岂别有所据邪

谷梁曰季孙行父秃晋却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时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所以有鞌之战公羊畧同啖助以为似街谈巷议故削之刘知几论省字法云当作各以其类者逆之此亦可矣史记乃谓令人如之以导客则是伪效其状而非真疾也

吕氏春秋云管仲有疾桓公问之仲请远易牙竖刁公子启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尚可疑邪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将何有于君公曰竖刁自宫以近寡人尚可疑邪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将何有于君公又曰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其父死而不敢归哭尚可疑邪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将何有于君史记亦载之而但云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谁得而知其事邪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溇南王若虚 从之

史记辨惑三

○史记辨惑三

取舍不当辨

迁史之例惟世家最无谓颜师古曰世家者子孙为大官不绝也诸侯有国称君降天子一等耳虽不可同乎帝纪亦岂可谓之世家且既以诸侯为世家则孔子陈涉将相宗室外戚等复何预也抑又有大不安者曰纪曰传曰表书皆篇籍之目也世家特门地之称犹疆族大姓云耳乌得与纪传字为类邪然古今未有知其非者亦可恠矣然则列

国宜何称曰国志国语之类何所不可在识者定之而已

史记诸世家往往随年附见他国大事至于列传亦或有之徒乱其文无关义理夫左氏编年本纪诸国之事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互相发明故可也如迁史者各有传记足以自见何必尔邪近代苏子容尝自言其强记之法云吾每以一岁中大事为目欲记当年事则不忘矣如某年改元其年有某事其年命相其年有某事则记事之一法也太史公书恐亦此意呜呼史书法言也岂徒备强记而已哉苏氏之说不足信鲁世家有云往年冬晋杀其君厉公孔子世家云明岁子路死于卫子路传有云是时子贡为鲁使于齐魏世家有云其后十四岁而孔子相鲁夫当年事且不宜附而又及往年明岁同时十数年之后者何邪

禹之平水土箕子之作洪范史但言其事目足矣而全载二书甚无谓盖圣经自传不待表出徒增冗滞耳刘子玄唯知孟坚地理志全写禹贡之非而不讥迁史之谬何邪迁采摭异闻小说习陋传疑无所不有许由之事既知其非矣而又惑于箕山之冢殆是胷中全无一物也

史记老子传训诲孔子如门弟子而孔子叹其犹龙者盖出于庄周寓言是何足信而遂以为实录乎至于成王翦桐以封唐叔周公吐握以待士孔子不假盖于子夏曾子以藜蒸而出妻皆委巷之谈战国诸子之所记非圣贤之事而一切信之子由为古史迁之妄谬去之殆尽矣而犹有此等盖可恨云

伯夷传云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传曰云云传曰二字吾所不晓索隐云谓吕氏春秋韩诗外传也信如是说则迁所记古人事孰非摭诸前书者而此独称传乎

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为兵出无名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者此殊切于义理故孟坚全载其说而迁但云说以义帝死故太简而不备矣且止于义帝死故则谓之告可也何必云说哉

吕后之名既列于本纪而其事迹始末亦随处具见而外戚世家又云吕娥姁为高祖正后男为太子及戚姬等事恐不须也若唐武氏事迹猥多记中所不可悉故再入后妃传其例自别

吕后纪末云代王立为天子二十三年崩谥为孝文皇帝按此言代王为天子但以终诛吕之事耳其崩与谥则本纪自具何必及之邪

吕后纪先云封吕嬃为临光侯不言嬃之为谁而后乃云太后女弟吕嬃失其次矣岂前所称者别为一人邪

汉文诸诏班固皆书诏而迁称上曰按其文意当以诏字为是

窦婴传云景帝欲用婴婴固辞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以让邪王孙婴之字也班氏着之传首是矣今迁不着读者何以知之始既不着则当云字谓耳然婴贵戚大臣非他附见者亦不宜用此法也

义纵传云宁成家居上欲以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

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为关都尉岁余关东吏隶郡国号曰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此正当入本传而书于纵传何邪虽下有破碎其家事亦不须也

张汤传云赵禹为人廉倨为吏以来舍无食客公卿相造请禹禹终不报谢务在绝知交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见文法辄取亦不覆案求官属阴罪此段与汤事非必相须亦止当并于禹传至廉颇赵奢张苍周昌魏其武安等传皆是类也

律书之首以为律为万事根本而其于兵械尤重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同声相从乃物之自然此固可矣乃复备论帝王以来用兵之事而终于汉文厌兵百姓乐业几七百言何关于律意哉斯实无谓之甚而邵氏极称之以为此其高古雄深非它人拘窘所能到者呜呼文章必有规矩准绳虽六经不能废顾乃以疏阔为高深致密为拘窘何等谬论也又有谓此本兵书者若果兵书复安用许多律吕事大抵皆出于畏迂而不敢议其非故妄云云耳

史之立传自忠义孝友循吏烈女儒学文苑与夫酷吏佞幸隐逸方术之类或以善恶示劝戒或以技能备见闻皆可也至于滑稽游侠刺客之属既已几于无谓矣乃若货殖之事特市井鄙人所为是何足以污编录而迁特记之乎班固徒讥迂之称述崇势利而羞贱贫然亦不知其传之不必立也是故袭而存之范晔下皆无此目得其体矣

史记索隐谓司马相如传不宜在西南夷下大宛传不宜在酷吏游侠之闲此论固当然凡诸夷狄当以类相附则匈奴亦岂得在李广卫青之闲乎循吏儒林而下一节之人皆居列传之末盖得体矣及至刺客乃独第之李斯之上循吏则第之汲郑之上复何意哉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溇南王若虚 从之

史记辨惑四

○史记辨惑四

议论不当辨

史氏之评因人事之善恶而正其是非以示劝戒而裨教化故可贵也迂之赞田完徒谓易术幽明非通人达才莫能注意此固不必道者而又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盖若遵厌兆祥则乱臣贼子皆得以天命自解而无所惩矣岂史氏之所宜乎

孔子世家赞云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夫圣人道德光被万世虽鄙夫孺子皆知之矣而迂因读书始想见其为人之大槩非所宜言

仲尼弟子传赞云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钩之未覩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予谓论人者亦据其行事而已岂必容貌之覩以貌取人孔子或失之而迂

顾以为准乎且迁所引杂说鄙事有不足信者矣又岂皆论语之所载也

魏世家赞云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天方命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此大谬之说也魏之亡既迫于秦兴而非人谋之所能救则秦之亡也亦迫于汉兴而无可为者矣而迁于本纪乃取贾生之论以不任忠贤罪二世何哉夫无忌之徒固未足以益国然迁之失言不得为无罪也

循吏传赞云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复子产病死郑民号哭公仪子见好布而家妇逐石奢纵父而死楚昭名立李离过杀而伏剑晋文以正国法无乃少评论总结之语乎

吕不韦赞曰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按孔子所谓闻者似达而非者也虽不取于君子然不韦亦不足当之也

项羽传赞云吾闻之周生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陋哉此论人之形貌容有偶相同者羽出舜后千有余年而独以此事遂疑其为苗裔不亦迂乎商均舜之亲子遗体在焉然不闻其亦重瞳也而千余年之远裔乃必重瞳邪周生何人所据何书而上知古帝王之形貌正复有据亦非学者之所宜讲也夫舜以玄德升闻四岳荐之帝尧试之上当天心下允众望然后践天子之位其得之固有道矣岂专以异相之故而暴兴者哉使舜果由此而兴则羽之成功亦应畧等奚其不旋踵而剿灭也迁资轻信爱奇初不知道故其谬妄每如此后世状人君之相者类以舜瞳为美谈皆史迁之所启而后梁朱友敬自恃重瞳当为天子因作乱而伏诛亦此说误之也悲夫

司马迁赞萧何云与闾天散宜生争烈赞韩信则云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赞周勃则云伊尹周公何以加夫史氏儼人必于其伦不可不慎也以何信等辈而上方三代圣贤谈何容易哉至论张耳陈余则又讥其异于太公季子迁之品藻陋矣

迁论壶遂云天子方倚以为相会遂卒不然壶遂之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夫鞠躬特折身耳而以为君子之盛德何也且天子以辅相期之而充其所有纔止于是乎

李广传云其射见敌急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虎亦多为所伤此在阴里容或有之然亦失之亿料非史氏所可必者也

汲郑赞无他褒贬独叹其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至并载翟公署门事此何足道而着之史评哉

滑稽传首云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道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巧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夫天道恢恢已不见发明滑稽之意而六艺之事又何所干涉也

货殖传云无崑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贫贱而羞固已甚谬而好语仁义者又可羞乎迁之罪不容诛矣

外戚世家序云夫妇之际人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父不能得之于子况

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夫一妇人之遇否亦不足道矣且凡人事孰非命者而迁于此反复致意何其费辞也人能弘道之语其意尤疏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溥南王若虚 从之

史记辨惑五

○史记辨惑五

文势不相承接辨

吕不韦使华阳夫人姊说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以为适而子之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中闲文势蹉跌不相承接

范睢至秦秦王使舍食草具待命岁余当是时昭王已立十六年岁余下接不得当是时字乐毅使于燕昭王以为亚卿久之当是时齐愍王强陈平长可娶妻富人莫肯与贫者平亦耻之久之户牖里富人有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平欲得之李广尝有罪当斩赎为庶人顷之家居数岁皆同病也

范增劝项梁立楚后梁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闲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文不相接不若云时怀王孙心民闲为人牧羊梁求得之为顺也

留侯世家末云子房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太公书者后十三年从高祖过济北果见谷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文势不接不若云始下邳老父所言黄石后十三年从高祖过济北果见于谷城山下

萧相国世家客说相国曰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贵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不相承接

韩信传云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得而用之乎不相承甚矣

汲黯传云匈奴昆邪王来降至京师贾人与市坐当死者五百余人黯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因以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纵不能浑邪率百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剩今纵不能一句不唯语意重迭而其畛畦亦不通也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溥南王若虚 从之

史记辨惑六

○史记辨惑六

姓名冗复辨

夏本记云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刘子玄史通点烦云颛顼纪中具言黄帝是颛顼祖矣此篇云禹是颛顼孙则其上不得更言黄帝之玄孙既云昌意及鲧不得在帝位则下文不当复云为人臣也遂除五十七字诚大中其病然迁书率皆此类可胜道哉今畧举之如此纪既明叙启为禹之子矣及即位又曰帝启禹之子卫世家既明叙蒯聩为出公之父矣及蒯聩立又曰是为庄公庄公者出公之父也晋世家既明叙公子重耳为献公之子矣及重耳立又曰是为文公晋文公重耳晋献公之子也其后又曰重耳即位为晋君是为文公晋厉公八年闰十二月栾书中行偃囚厉公迎公子周而立之是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书等弑厉公知莹迎公子周来至绛刑鸡与大夫盟而立之是为悼公鲁世家云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为成公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长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载冉季载最少同母兄弟十人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是为武王夫冉季载次第在末自可知其最少何必更言前已言同母兄弟十人亦何必重举前既称武王发何必又云是为武王武王贤而得立止宜入本纪耳康叔封冉季载既见于此矣而卫世家复云康叔名封武王同母少弟其次尚有冉季载季载最少蔡平侯卒灵侯盘之孙东国攻平侯子而自立是为悼侯悼侯父曰隐太子友者灵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杀隐太子故平侯卒而隐太子之子东国攻平侯子四代立是为悼侯田完世家云田乞卒子常代立是为田成子及常卒又云常谥为成子吴王濞传既云高帝兄刘仲之子也而又云刘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气力义纵传既云纵有姊姁以医幸王太后而又云拜义姁弟纵为中郎若是之类皆当为史通之所点也

史记称人姓名冗复为甚最是不及诸史处殷纪云武丁以雉雏而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己乃训王曰此止当云乃训之越世家云句践栖会稽欲杀妻子燔宝器触战以死大夫种止句践曰止当云止之陈世家云孔宁仪行父请杀泄冶公弗禁遂杀泄冶止当云遂杀之吴世家云季札使于郑见子产如旧交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止当云谓之赵世家云自叔带以下五世而生赵夙赵夙晋献之十六年代霍魏耿而赵夙为将伐霍中闲多赵夙字又云赵盾卒子朔嗣赵朔景公之三年朔为晋将下军救郑中闲多赵朔字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于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及项羽灭丁公谒见高祖高祖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丁公也遂斩丁公曰使后世为人臣者无効丁公安用许多丁公字邪萧相国世家论云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

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钥因民之疾奉法顺流与之更始谨守管钥上多却何字周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帝逐得骑周昌项止当云骑其项高后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谒高后高后怒而骂周昌止当云既至后怒而骂郅都为中尉丞相条侯至贵倨也而都揖丞相止当云常揖之临江王征诣中尉府对簿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闲予临江王多两临江王字止当云欲得刀笔以闲予之窦太后中都汉法于是遂斩郅都止当云于是斩之主父偃传云是时徐乐严安俱上书世务各一事徐乐曰云云严安上书曰云云重却上书字天子召见三人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止当云俱拜为郎中偃以齐王自杀下吏上欲勿诛公孙弘曰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主父偃止当云不诛无以谢天下遂族之张汤传云上疑汤有奸问汤汤不谢汤又佯惊多一汤字董仲舒传云弟子以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窥于园何必更言姓名郭解得罪公孙弘议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翁伯解之字也传首既着之此尤为赘

刘子玄驳迁书曰宋世家初云襄公即位而仍谓宋襄公吴世家云阖闾越世家云句践皆于其号上加吴王越王字句践未尝舍之其论甚当然此乃迁全体之病也凡称某王类加国号凡举人名每连姓氏冗复芜秽最是不满人意处班范而下乃始净尽焉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溇南王若虚 从之

史记辨惑七

○史记辨惑七

字语冗复辨

舜本纪云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懈后又云舜父瞽叟顽母嚚弟傲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常在侧字语重复而兄弟孝慈一句亦不成义理

周本纪齐世家称武王观兵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无乃剩诸侯诸侯字乎

卫世家云宣公以子伋为太子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为太子取齐女未入室而宣公见所欲为太子妇者好悦而自取之何不但云宣公见其美而烦重如是乎又云齐女子朔谗恶太子伋宣公乃使伋于齐而令盗遮界上杀之与太子白旄而告界盗见持白旄者杀之何若但云使伋于齐与之白旄而令盗于界上视持旄者杀之乎又云朔之兄寿知朔之恶太子而君欲杀之也乃谓太子曰界盗见太子白旄即杀太子太子可毋行何若但云知之以告太子使毋行乎又云太子朔是为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谗杀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乱语意重复但存不平朔之立

一句足矣又云翟杀懿公也卫人怜之思复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后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寿又无子此但云思复立太子伋之后而伋子亦死寿又无子可也安用许字邪

赵世家云赵朔友程婴谓公孙杵臼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居无何而朔妇免身生男多朔妇免身字

子贡传云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疆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文意重复矣

赵世家云庄生谓陶朱公长男曰若自入室取金长男即自入室取金但云男取之可也

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柯之盟沫劫齐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而桓公欲倍其约管仲曰不可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侵曹沫三战所亡地尽以予鲁但云桓公乃从可矣何必重迭如此

孔子世家云其先宋人也孔防叔至叔梁纥祷于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既曰孔防叔又言孔子生何必更着姓氏乎

郑世家云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兄事子产予谓言孔子为泣则闻字亦着不得或只云及闻其死泣曰更为简省也夫既如兄弟而子产年长则何必复言兄事哉兼已死之后及此其次第亦不应尔

春申君献所幸李园女弟于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为太子以李园女弟为王后楚王贵李园园用事李园既入其女弟为王后子为太子恐春申语泄而益骄阴养死士欲杀春申君以灭口自园用事以下冗复重浊殆不可读以精当律之当云园用事益骄恐春申君语泄阴养死士欲杀之以灭口

楚考烈王卒李园尽灭春申君之家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为楚幽王予谓迁先记李园女弟事既已详悉备见则于此但云园女弟所生子立或直云太子立足矣何必费辞如是哉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既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黑来我又射之中黑黑死予谓中熊字不须要中黑事但云我又射杀之可也

赵襄子灭智伯豫让曰智伯知我我必为报讎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多以报智伯字

石奢为楚相行县道有杀人者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但云纵之可也赵奢传云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免归即失势时也何必再下此句

鲁仲连传云仲连游于赵赵成王时秦兵围邯郸魏安厘王使客将军闲入邯郸因平原君谓赵王曰赵诚发使尊秦王为帝秦必喜罢兵去平原君犹豫未有所决时鲁仲连适游赵会秦围赵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乃见平原君曰云云此文理重复但云仲

连闻之乃见平原君可也仲连谓新垣衍曰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多先生言字必欲存之当在太甚字上

聂政欲为严仲子刺韩相侠累仲子请益车骑壮士为辅翼政言不可遂谢车骑人徒聂政乃辞独行仗剑至韩多聂政乃辞四字又云刺杀侠累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何必遂字又云韩取聂政尸暴于市购问莫知谁子于是韩购县之有能言杀相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荣闻人有刺杀韩相者贼不得国不知其名姓暴尸而县之千金乃于邑曰云云但言政姊荣闻之于邑岂不简快乎又曰市行者诸众人皆曰此人暴虐吾相国多诸众人字

李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多下其中子三字

张仪传云赵襄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令可以击人与代王饮阴告厨人曰即酒酣乐进热啜反斗以击代王杀之但云厨人如其言击杀之

范睢传云须贾谓范睢曰非大车驷马吾固不出范睢曰愿为君借大车驷马于主人翁范睢归取大车驷马此当云愿为君借于主人翁即归取车马

项羽纪诸侯无不人人惴恐无不人人字意重

项羽纪云汉王与韩信彭越期会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张子房曰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相国此当云发使者告之也

留侯世家云良与客狙击秦皇帝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不须言为良意

韩信传云汉王欲拜信为大将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多各自字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此但当云至拜一军皆惊

曹参世家云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醕酒来者至者重复又云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恶之无如之何乃请参游园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相国召按之曷若但云乃请参游园中幸其闻而召按也

叔孙通以惠帝作复道劝之立原庙上乃诏有司立之则立庙之由已自见矣而复云原庙起以复道故此句安用哉前汉削之当矣

陈丞相世家云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忌吾世既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我多阴祸故也然其后曾孙陈掌以卫氏亲贵戚愿得续封陈氏然终不得多两然字我多阴祸一句亦不须也

贾生传云怀王堕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不必再言贾生之死

冯唐言李牧之事云当是之时赵几霸其后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王迁立乃用郭开逸卒诛李牧再言王迁立何也

张释之传文帝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若止云从旁代对甚悉岂不善乎

张释之传人有盗高庙坐前玉器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释之案律盗宗庙器者为奏不须廷尉治三字又曰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盗长陵一坏土但云有如或云万一或云假令足矣烦重如此殆不可读

申屠嘉传云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隆爱幸文帝常宴饮通家其宠如是是时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礼而下是时字不唯文势重迭意亦不惬也其宠如是一句亦不必道嘉困辱通上使使者召通既至为文帝泣多为文帝字

邓通传云文帝崩景立刘子玄谓不必言帝崩固当矣然迁史类此者甚多夫文景相继犹或可也至贾生传云孝文崩孝武皇帝立既隔景帝而亦书之岂不愈无谓邪

袁盎称文帝西向让天子位者再南向让天子位者三何必重言天子位

太仓公传云诏召问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主名为谁诏问故太仓长臣意方伎所长及所能治病者有其书无有皆安受学受学几何岁尝有验何县里人也何病医药已其病之状皆何如具悉以对文势重迭如此是必前者迁所叙而后乃当时诏语仓公引之耳不必并而为一云诏召问曰意对曰则简而明矣

吴王濞传云景帝与吴太子博争道引博局提杀之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称病不朝但当云知其故也

宁成迁济南都尉而鄧都为守如前数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谒守如县令其畏鄧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剩其畏鄧都如此一句

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不须再道郡中豪猾

司马相如病甚天子曰可往从悉取其书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奏其书天子异之其书曰凡用十书字何其繁也若云相如已死其妻曰长卿固未尝有书时有所著人又取去且死独遗一卷曰有使者来即奏之其书乃言封禅事也既奏天子异焉其辞云云不亦可乎

李广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终不能复入石矣几多三石字当云以为虎而射之没镞既知其石因复更射终不能入或云尝见草中有虎射之没镞视之石也亦可又云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度不中三字重迭若存此句则上句却宜去也又言广自到军士大夫一军皆哭但云一军足矣或去此二字亦可

汲黯传云东越相攻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多不至字

郑当时传云存诸故人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剩至其明旦字

申公传云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云云伏生传云年九十余老不能行老字赘矣

窦太后使轅固入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多一刺豕字

张汤传云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当作视之或云临视也又云三长史皆害汤欲陷之据下文不须用此语观者可见又云或告汤奸事下减宣宣尝与汤有隙及得此事究竟其事当云究竟之也

郭解传既称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而后又云为人短小不饮酒何邪雒阳人有相仇者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庸待我待我去令雒阳豪居其闲乃听之疑重用待我字

贷殖传云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邹鲁以其故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既言以其故则不必更云以曹邴氏也

匈奴传云单于头曼欲废太子冒顿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禽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前后凡用八鸣镝字据文势相蒙其余可尽去也

晋张辅论迁固史云迁记二千年事而十五万言固记二百年乃八十万言繁简不同优劣可知此说大谬刘子玄既辨其大节矣抑予尝考之迁记事疏畧而剩语甚多固记事详备而删削精当然则迁似简而实繁固似繁而实简也安得以是为优劣哉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溇南王若虚 从之

史记辨惑八

○史记辨惑八

重迭载事辨

楚庄王围郑郑伯迎降之辞既载于楚世家又载于郑世家庄王县陈申叔时为牵牛踰田之喻既载于楚世家又载于陈世家庄王围宋华元告以析骨食子之急既载于楚世家又载于宋世家陈恒杀闾止事既详见于齐世家而又见于田完世家陈乞立阳生事亦然子路死难事既详见于卫世家而又见于本传陈厉公齐懿仲卜田完事止宜载于完世家而又全载于陈世家专诸刺吴王僚事止宜载于本传而又载于吴世家楚平王执伍奢召二子事止宜详见于子胥传而又全见于楚世家子胥谏吴王之言吴王赐死之事子胥将死之语亦止宜见于子胥传而楚越世家又皆载之阖庐将死属太子报越事载于吴世家是矣而又见于子胥传春秋书天王狩河阳事载于孔子世家足矣而又见于晋世家又见于周本纪项羽迁义帝事既载于羽本纪而又见于高帝纪陈平闲楚君臣事既载于项羽纪而又见本传张良难酈生事既载于高帝纪而又见于本传酈生责高祖倨见事止宜载于本传而又见于帝纪缙縈上书救父事止宜载于孝文纪而又见于仓公传近代孔毅夫杂说论晋史王隐谏祖约奕碁事两传俱出谓之繁文而严有翼着艺苑雌黄亦摭新唐重复事以为病独未见迁书之失邪

吴世家云季札聘于鲁观周乐其言云云使于齐说晏子曰子速纳邑与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难未息也使于郑见子产如旧交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国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适卫说蘧瑗史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家乎将去谓叔向曰君偪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难凡此皆以见季子之明识着之可矣至鲁世家景公二十九年云吴延陵季子使鲁周乐尽知其意郑世家简公二十二年云吴使延陵季子于郑见子产如旧交谓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政必及子子为政必以礼不然郑将败卫世家献公后三事云吴延陵季子使过卫见蘧伯玉史鳅曰卫多君子其国无故晋世家平公十四年云吴延陵季子来使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语曰晋国之政卒归于韩魏赵矣是何必哉

管蔡世家既备言武王崩成王少管蔡疑周公之为不利故挟武庚作乱周公以王命诛之矣而卫世家又详出之何若但云周公既诛管蔡乎

赵世家论云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废适子嘉而立迁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用郭开岂不谬哉至冯唐传称李牧之功曰是时赵几霸后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用郭开谗而诛李牧予谓赵王迁所以夺适而立则由其母见嬖之故若乃信谗而诛李牧母倡何与焉此句为赘而班书亦存之过矣

窦婴传云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窦太后爱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饮是时上未立太子从容言曰千秋之后传梁王婴引卮进谏按帝言传位孝王事世家自具何不但轻道过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溇南王若虚 从之

史记辨惑九

○史记辨惑九

疑误辨

酈生说高祖复立六国后张良发八难古今称颂以为美谈窃尝有所疑焉彼其言曰汤伐桀而封其后于祝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武王代纣而封其后于宋者度能得纣头也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此论甚疏夫桀纣已灭然后汤武封其后而良云度能制桀死命得纣之头岂封于灭之前邪且汤武所以封之者重绝人之世耳非以计其利害也柰何其以项籍之命为此哉酈生所以说帝者特欲系众人之心庶几叛楚而附汉耳非使封诸项氏也柰何其以汤武之事势相较哉汤武虽殊时事理何异制死命与得其头亦何以分而列为两节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此本三事而良并之者以其一体也至于倒置干戈归马放牛独非一体乎而复析之为三何哉班氏颇见其非乃并汤武事为一而但云度能制其死命岂以死命字不属

桀纣而属其后欤然终与项籍事不类也既以汤武为一事故又分楚唯无强以下为第八节盖二书已自参差矣近世胡寅谓是时高祖未称尊而子房呼陛下作史者之过也然则八难之目安知其无误邪

汉书老父相吕后及二子皆贵及见高祖曰乡者夫人儿子皆以君如淳曰以或作似颜氏破其说当矣然史记正作似岂误欤

酈生既自有传而朱建传后又叙生初见沛公及下陈留事大同小异而辞颇浮夸此必褚先生辈附入之犹田仁之类也

汉文以公主嫁匈奴使宦者中行说传之说不欲行汉强之曰必我行也为汉患者汉书但云必我而无行字此恐错误若曰为汉患者必我也或云必我行为汉患矣如此乃顺

司马相如传赞云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讽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亦戏乎前汉书全引此语予尝疑之按迁传虽不着其死之岁月然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扬恠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则其死不过在昭宣之闲耳而雄以成帝元延之初始自蜀游京师年七十一卒于王莽天凤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年雄乃始生迁著书时安得雄之言乎是必孟坚所续而后人误附于史记耳

公孙弘主父偃赞云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汉兴八十余年矣上方向文学招俊义以广儒墨弘为举首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举首字下意似不足岂有阙文乎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溇南王若虚 从之

史记辨惑十

○史记辨惑十

史记用而字多不安

司马迁用于是乃遂等字冗而不当者十七八今畧举之

史记用而字多不安今畧举甚者

齐世家云却克使于齐使夫人帷中而观之晋世家云襄公之六年而赵襄卒景公时而赵盾卒平公十二年而赵武为正卿荀卿传云齐襄公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鲁仲连传云赵孝成王时而秦王使白起破长平之军武子胥传云吴国内空而公子光乃令专诸袭刺吴王僚又云吴与越平其后五年而吴王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多上一而字聂政传云严仲子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固进而聂政谢曰云云又云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安得嘿然而已乎多中闲一而字吕不韦传云不韦以五百金与子楚为进用结宾客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而西游秦多上一

而字赵尧问高帝曰陛下所为不乐非为赵王年少而戚夫人有隙邪陛下万岁之后而赵王不能自全乎多下一而字邪字亦剩韩信传云赵军战不胜欲还归壁皆汉赤帜而大惊贾生传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韩生传云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此等而字皆当去之直不疑为郎同舍有告归者误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买金偿而告归者来而亡金者大惭多两而字李广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三而字皆剩上一然字却作而字则愜当矣

司马迁用于是乃遂等字冗而不当者十七八今畧举之

如殷武丁梦傅说事云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既有乃字何须更云于是郑文公妾梦天与之兰曰以是为而子以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与之草兰为符遂生子名曰兰遂字殊不安若云既而生子遂名曰兰则可晋世家云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谓已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故遂因三字岂可连用郑世家亦举此事则云遂以命之何巧于彼而拙于此也曹沫劫齐桓公求所侵地许之既而欲倍约管仲以为不可于是乃遂割鲁侵地其病犹晋世家言叔虞事也赵世家记程婴杵臼事云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乃字却当作于是或云二人乃谋则顺矣范睢说秦王云臣闻善治国者乃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多却乃字蒙毅对胡亥云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乃字为悖语意亦乖高帝斩白蛇有老妪哭之人问何哭妪曰云云人乃以妪为不诚欲笞之乃字当去田横二客自到高帝闻之乃大惊多却乃字叔孙通传云上见留侯所招客入见云上乃遂无易太子志乃遂二字当去其一惠帝即位乃谓叔孙生曰云云惠帝出游离宫叔孙生劝上取樱桃献宗庙上乃许之二乃字皆赘曹参谓惠帝云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高帝其病如蒙毅语袁盎谓绛侯非社稷臣绛侯望盎盎遂不谢多却遂字灞陵尉呵止李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云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乃字不安伏生传孝文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之石建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亲尊礼之周仁传云武帝立以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三乃字皆不安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溥南王 若虚 从之

史记辨惑十一

杂辨

○杂辨

郑庄公称其母为姜氏陆生晁错父呼子为公皆于义不安殆丘明子长之失未必当时本语也

楚世家云庄王围郑郑伯降楚羣臣曰王勿许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绝乎遂许之乎此盖本于左氏也至郑世家则云庄王曰所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二者果孰是

楚世家云庄王围宋宋华元出告子反曰城中析骨而炊易子而食庄王曰诚哉言宋世家亦载王语云君子哉二者果孰是此类甚多不可殫纪也

史记载伍员父子语言本传与世家参差不同或云此变文也予谓不然言出于一人之口书出于一人之手而自变其文又何以取信哉

晋世家云唐叔虞叔姓姬氏武王之子按周纪自有姓氏既云武王之子何必更言姓也且鲁卫管蔡等世家类皆不着而此独着何哉

晋世家云赵盾昆弟将军赵穿灌夫传云窦甫窦太后昆弟也未晓昆弟之义

宋世家云襄公及楚人战于泓公曰君子不困人于阨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奴事字不似当时语盖迂撰出者三传初无此意也抑其句法亦自不顺凡尊奉其人则有曰师事父事兄事者鄙贱其人则有曰奴使奴亲奴畜者上一字属乎彼而已今此奴字以意则属乎我以句法则属乎彼岂非思之不审欤

孙武传云吴王阖庐问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人此王问武而非武所请也何用许之字

老父相高祖曰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此但其术可贵耳何德之有

汉封侯公为平国君匿弗肯复见曰此天下辨士所居倾国故号为平国君子谓匿弗肯复见字当在号为平国君下

高祖纪云称刘季者在当时人可也而迂亦数称之不唯于文体为非而臣子之道亦不当尔也汉书正之为是

高祖纪云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恠当贵珍字不安汉书改为奇是矣

太公家令云高祖虽子人主也是时未有高祖号刘子玄辨之诚中其病汉书改为皇帝是矣

陈平传云平从攻韩王信于代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计使单于阼氏围以得开而其计秘世莫得闻桓谭应劭意其以汉有美女动之世或喜其说然吾观韩王信传云上出白登匈奴骑围之上乃使人厚遗阼氏阼氏乃说冒顿曰今得汉地犹不能居且两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骑稍引去汉出围入平城救兵亦到胡骑遂解去匈奴传畧同而又云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阼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信如此说则汉之所以动阼氏者止于重赂而胡骑之所以解去者又不专因阼氏之力也乌有所谓不传之奇计哉其言反复殆未足信

张敖传云赵相贯高等欲杀高祖壁人柏人上过欲宿心动问县名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也宿而去予谓迫人之意本出高祖非县名本有此理又非史氏所当言

则宜加上以二字汉书又去也字犹觉不圆

荆燕世家云荆王刘贾诸刘者不知其何属诸刘字绝下不得其曰燕王刘泽诸刘远属则是矣

梁孝王世家云孝文帝有四男长子曰太子是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参次子胜夫上既言男则子字皆赘太子非名则曰字亦不安法当云其长景帝也次曰某次曰某

淮南厉王长谋反召至长安丞相臣张苍典客臣冯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贺备盗贼中尉臣福昧死言云云制曰朕不忍致法于王其与列侯二千石议臣苍臣敬臣逸臣福臣贺昧死言云云夫称臣某等昧死言者当时所奏语史家辄尔书之无乃不可乎迂固每每如是而后世亦或袭之窃所未喻

田仁传云武帝时拜为司直数岁坐太子事时左丞相自将兵令司直田仁主闭守城门坐纵太子下吏诛死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仁族死陞城始但言坐太子事而复言坐纵太子诛死又言因千秋上变族死语意重迭昏晦甚矣迂之叙事此类尤多

田敬仲世家云齐宣王好文学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之徒皆赐列第荀卿传云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自如二字连用不得十二诸侯表文用及如字尤不安也

儒林传序云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列字不安

子胥传云公子光令专诸袭刺吴王僚如何下袭字田横二客自刭高帝闻之乃大惊以田横之客皆贤吾闻其余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予谓闻之乃大惊剩乃字吾闻其余尚五百人剩吾字

吕后纪云吕后祓还过轺道见物如苍犬据高后掖吕后高后似是两人但云据其掖可矣丁公窘高祖彭城西沛公顾曰两贤岂相阨哉方言高祖遽曰沛公此亦同病也

留侯世家记圯上老父事云良因恠之诡曰诺刘贡父汉书刊误以为恠字合在因上此固是矣然汉书之文本缘史记且其下又有云良因异之者则非独孟坚之误也

张良赞曰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乃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以为字与计字相窒留侯亦云上当有余于二字

留侯世家云留侯性多病多病何关性事

韩信传赞云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假令字下不得哉字亦不便于文势

吕后纪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再言如意类我于文为复且我字不顺去之可也

萧何传云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奉钱二也我字悖

文帝闻冯唐言叹曰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将时字甚悖

伍被谏淮南王王于是气怨结而不扬涕满匡而横流其词不典殆似古赋岂史氏实录之体哉

卫绾传云建元年中以景帝疾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免之君字悖

礼书首云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羣众岂人力也哉洋洋美德孰遽知其为礼迁文无首尾每如此

律书赞太史公曰故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按故字自是因上接下之辞首句如何便用得

石奋传云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仆欣欣如也唯谨其执丧哀戚甚悼唯谨甚悼字俱不安

范睢传云魏闻秦且东伐韩魏魏使须贾于秦多一魏字又云穰侯为秦将欲越韩魏而伐齐欲以广其陶封多一欲字

蔺相如请王斋五日乃上璧秦王度之终不可强夺遂许斋五日多却之字

留侯世家云刘敬说高帝曰都关中多却曰字左右大臣多劝上都雒阳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崑却少一曰字

袁盎赞曰时以变易及吴楚一说说虽行哉然复不遂上三句语意不接亦不成语韩信传云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之字不安

赵尧荐周昌曰其人有坚忍质直何用有字

燕太子请荆轲曰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范睢传云须贾问范睢曰今吾事之去留在张君孺子岂有客习于相君者哉娄敬说高帝曰陛下都雒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哉字皆不安作乎可也

范蠡传载楚王之言曰寡人虽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耳字不安去之可也

荆轲传云轲虽游于酒人乎乎字尤乖

灌夫传云诸公莫弗称之莫弗字不成语

楚昭王病甚让其弟公子闾为王五让乃后许乃后不成语

赵世家云智伯与赵韩魏共分其范中行故地多其字

田完世家云田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多粟字

循吏传序云网漏于吞舟之鱼多却于字

范睢传云散家财物尽以报所尝困戾者所尝字不安

李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遂父子相哭此而夷三族此而不成语

李斯赞曰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讥之异之字极难下

蒙恬自责曰塹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不字当作岂

高祖令张良献白璧玉斗于项羽范增张良曰谨诺谨字道不得

高祖纪云老父相鲁元公主亦皆贵皆字不安

武涉说韩信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禽矣之所二字当去其一又云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须臾字亦道不过

孙叔敖问市令市乱事曰如此几何顷乎市令曰三月矣顷字道不得

田横曰吾亨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独不媿于心乎人字与弟字相窒当云亨人之兄而与之并肩事主或云亨人而与其弟并肩事主则可矣

燕世家云齐愍王谓燕太子平曰虽然则唯太子所以令之则字下不得

项羽对项梁云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此句不圆汉书加耳字是也

陆贾谓陈平曰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即当作而

项籍见始皇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其语不圆

赵禹传云今上时禹以刀笔吏积劳稍迁为御史时字不安

申屠嘉传云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皆多二字不可连用嘉对文帝责邓通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罢朝坐府中嘉为檄召邓通此语法不顺若言 府檄召也

聂政曰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然是字不成语

屈原传秦昭王欲与怀王会怀王稚子劝王行柰何绝秦欢少曰字

荆轲传田光谓燕太子曰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亡矣虽然臣不足以图国事所善荆卿可使也虽然字悖

王温舒传为广平都尉择郡中豪敢以为爪牙督盗贼以其故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多其字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民皆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传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传夫酷吏佞幸类皆小人史之立传大抵着其罪恶以为世戒而迁独有取于此等然则是非之谬岂特游侠货殖之论哉

自序云嘉尚父之谋作齐世家嘉旦金滕作鲁世家其序燕云嘉甘棠之诗其序卫云嘉彼康诰序宋则云嘉微子问太师序晋则云嘉文公锡圭鬯此类甚多夫史书实录也事所当记善恶必存岂因嘉一事而后作乎大抵诸序传皆不足观删之可也

吕氏大事记云太史公于夏纪则称孔子正夏时于殷纪则称孔子善殷辂圣人损益四代之大意不可谓不畧窥之矣予谓迁特因孔子之言而猥引之耳既非己见又不能别有发明而吕氏遽以为知损益之意何遽过誉之甚也

大事记史记文帝纪多载诏书至景帝纪则皆不载盖以为不足载也其旨微矣予谓史书实录也诏诰一时之大事纵使帝之所行不能副其言岂容悉没之乎此自迁之私愤而吕氏深取之遂以判班马之才识予未敢知也

班固讥迁论游侠述货殖之非世称其当而秦少游辨之以为迁被腐刑家贫不能自赎而交游莫救故发愤而云此诚得其本意然信史将为法于万世非一已之书也岂所以发其私愤者哉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溥南王若虚 从之

诸史辨惑上

○ 诸史辨惑上

五帝之名史记以黄帝为首书序以少昊为首其说不同要之少昊黄帝之子颛顼黄帝之孙帝喾黄帝之曾孙而尧帝喾之子也初皆传之子孙至于尧舜其子不肖不足以付太器乃始有禅让之事斯盖不得已之变而或者遂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何其妄也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名号之异耳尧舜揖让汤武征诛世变之殊耳若夫其道则未尝不一而商鞅说秦孝公乃谓初以帝道再以王道魏征亦云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郑厚又云王道备而帝德消皆浅陋之见也

父死子继天理人情之常也自天子至庶人自皇至霸自古至今未有能易者其或及于旁支付诸他姓则必其势所当然而出于不得已可谓之变而不可以为常也而汉人之说曰殷道亲亲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适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此何所稽也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故曰前圣后圣其揆一也典章制度时或损益不同至于名教人伦岂容殊致尊亲之道孰可偏废而云殷独亲亲周独尊尊非谬妄乎盖秦汉以来言三代者每每如此以殷纪观之诚多立弟然在当时必有其故而初非汤之定法也若其果主于亲亲则一于立弟矣何复待太子死而后及邪抑尝考之河亶甲崩子祖乙立祖乙崩子祖辛立小乙崩子武丁立武丁崩子祖庚立此皆再世立子者也庚丁崩子武乙立武乙崩子太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子辛立此则四世立子者也其闲沃甲崩则立其兄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则立其弟沃甲之子南庚此则废适而立侄者也安在其太子死而专立弟邪纪又云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诸侯莫朝盖立不以正宜其启争夺之端是何足以贻久远而谓成汤之法固如是乎呜呼世之学者自非诗书易春秋语孟之正经一切异说不近于人情者虽托以圣贤皆当慎取不可轻信也

左氏文章所谓毫发无遗恨者惟参举人名字颇为不惬如邲之战既称士会复曰随武子又曰随季又曰士季既称却克复曰驹伯又曰却献子初称荀林父而后称桓子初称先穀而后称彘子大率皆然不可殫举一段之文而错杂如是向无注释读者孰知其为一人邪虽无害其美要之不洁而近代■〈工几〉上石下〉溪黄彻极称其变态可法且以诸史列传首尾一律为不足取殆难与论真是也

刘子玄曰韩王本名信都而迁固辄去都字用使称其名姓全与淮阴不别按韩王韩国之后其姓为姬袭封于韩而非姓也又加王字有何不别然迁于绛侯传固作淮阴等赞亦称两韩信而高祖纪八年又云上击韩信余寇于东垣何邪

迁固记事互有得失如史记孝文纪云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豨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汉书云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十一年诛陈豨定代地立子恒为代王固之序薄氏文顺于迁矣而加子恒二字复为赘也

班固汉书删润迁史往往胜之然亦有反不及者如史记高祖闻田横死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非贤乎哉汉书但云嗟乎有以起布衣其语太简读之殆不可晓也

汉文帝以公主嫁匈奴使宦者中行说传之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行也为汉患者史记如此而汉书但云必我而无行字此恐错误若曰为汉患者必我也或云必我行为汉患矣如此乃顺

史记文帝纪云张武受赂金钱事觉上发御府金钱赐之以媿其心彼受金钱而复以金钱赐之可以为媿汉书但云更加赏赐则泛而不明矣

史记司马相如传云天子曰可往从悉取其书使所忠往而相如死班固加若后之矣四字此句为赘且若字意乖不若不加之愈也

高祖谓沛父兄曰其以沛为朕汤沐邑注引风俗通义曰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耳予谓不然戒辞用其字自是本法古文如是者何可胜举而云楚语独尔不亦妄乎

袁盎论社稷臣云主在与在王亡与亡言以身徇主与之同存亡耳如淳曰人主在时与共治在时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何其曲邪

史记匈奴传赞曰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时权而务调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已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注以彼已将率为句既不成文而理又不顺其释彼已引诗彼已之子殊为牵强吾友崔伯善云当以不参彼已为句而将率字属下其说良是

汉书韩彭等传赞云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以无嗣绝庆流支庶有以矣夫着于甲令而称忠也末句不相承

前汉书千秋本姓田氏以其为丞相时诏许乘车入宫因号车丞相此一时所称非久远转而为姓又非上之所赐也班固作传止当着其本姓而遂从车字何邪

黄霸虽以治郡称然既尝为相自当附之韦贤匡衡等传而班史列于循吏非也

班固论江充王莽事皆以为有天时而非人力夫人固不胜于天矣然班氏身为史官以褒贬劝惩为务则亦不当立此论也

后汉书郭太字林宗范曄作传以父讳止称林宗亦可矣而中闲复数称太左慈字符放既称其名而又两称为放不亦杂乎

老苏评范曄之失谓不当槩董宣于酷吏槩郑众吕强于宦者槩蔡琰于列女其论董宣蔡琰是矣若郑众吕强虽有可嘉岂可去宦者之目乎

汉书高祖纪云老父相高祖曰向者夫人婴儿皆以君以或作似颜氏以为非当矣

然史记正作似字岂其误邪

史记高祖纵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当如此汉书作大息此只是太字盖古人所通用而师古云言其叹息之大过矣

高祖繇咸阳纵观秦皇帝张骞传云大角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颜注皆音工唤反至相如封禅书云天下之壮观则读如字大似颠倒也

高祖纵观秦皇帝师古曰纵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观予谓此于文势为悖恐只是恣观之耳裴矩传炆帝时诸蕃胡入贡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纵字当准此例

高祖纪曰如意几代太子者数焉丙吉传曰皇孙病几不全者数焉元后赞曰吕霍上官几危国者数矣凡此等数字盖言数次耳史记称汲黯多病上常赐吉者数如淳曰数者非一也余皆准此当读如字而颜氏训频并音所角反狄山曰兵凶器未易数动宣帝曰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黄霸曰数易长吏人因缘为奸此等正当训频而反读如字恐未当也

南越尉佗谓陆贾曰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汉何遽犹言岂便也与越大夫种言何遽不为福同意而注云有何迫促而不如汉张敞诛絮舜时冬月未尽数日敞使人语之曰冬月已尽延命乎此言虽春近而不得免耳而注云汝不欲望延命乎霍光传任宣谓霍禹曰百官以下但事冯子都王子方等视丞相亡如也亡如者如无耳犹蔑如之类而注云无所象似是皆何理邪

齐王肥与诸侯书言吕后比杀三赵王文帝纪言闲者数岁比不登梁孝王传云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何武传云孝成孝哀比世嗣公孙贺传云丞相李蔡等三人比坐事死胶西王端传云端数犯法天子弗忍诛有司比再请削其国夫比者连并之义耳而颜注皆训频似是而实差殊读者试细味之

文帝问冯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师古曰言年已老何乃自为郎也崔浩以为自何为郎非也予谓汉之郎选其涂非一有以父兄任子弟为郎者如张安世袁盎是也有以富贵为郎者汉仪注谓费五百万得为常侍郎如张释之司马相如是也有以献策上书为郎者娄敬主父偃是也有以孝着为郎者唐是也而卫绾又以戏车为郎以是观之浩说为胜而颜氏遽断其非其自信亦大笃矣

申屠嘉劾奏邓通戏殿上无礼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私只是爱幸之意犹所谓弄臣者耳而师古以为欲私教戒恐非也不然一私字詎能兼教戒之义邪

贾谊言秦俗之弊云其慈子嗜利去禽兽亡几以文势观之慈子当是错误颜氏强为解释恐非也

田蚡以肺附为相师古旧说云如肝肺之相附着也一云肺斫木札喻其轻薄附着大材也余肺附字皆然其义迂曲不足信按此语皆本于史记今史记诸本并作腑字盖言其亲密如肺腑犹股肱心膂之类耳不知孟坚如何转而为附或者古字通用而史记索隐反音腑为附谬矣

汲黯拜淮阳太守谢曰臣常有狗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师古以病力为句曰力谓甚也训力为甚未知何据予初谓此字当属下句及读史记则云黯常有狗马病而通鉴但云有病乃知力字属下无疑盖孟坚误析其辞故受师古之妄而新唐乔琳传云从幸梁州辞病力萧俛授少师辞疾力不拜此又因颜注而失也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溥南王 若虚 从之

诸史辨惑下

○诸史辨惑下

赵禹传云公卿相造请禹终不行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此当以不行报谢为句而师古以报谢属下文予固疑之及读三刘汉书既已刊正矣

霍禹怨宣帝曰大将军坟墓未干尽外我家反任许史令人不省死师古以为不省有过非也正谓不晓其故犹俚语云没理会杀耳

元后传王莽使安阳侯舜求玺于太后怒骂责之舜仰谓曰臣等已无可言者师古曰言不可谏止此说非也其意盖云不足道而已

汉书载扬雄解嘲其末云司马长卿窃訾于卓氏东方朔割名于细君颜注谓割损其名而訾字不解及见华峤论所引乃作窃贖割炙当以此为正也

外戚传云景帝召程姬姬有所避不愿进而饰侍者唐儿使夜进师古以所避为月事予谓所避事不止一端安知必以此乎盖自不须注也

史记平准书云京师之钱累巨万韦昭云巨万今万万也范蠡传徐广注亦同汉书食货志言累百巨万师古注云数百万万也梁孝王金钱且百巨万师古云巨万百万也有百万者言凡百也汲黯传云中国诛匈奴费以巨万百数师古云即数百巨万也此不唯与韦徐不同而其自为说亦复参差相戾何邪

襴衡谓荀彧可借面吊丧注引典畧以为但有貌耳夫吊丧主哀安用貌为意者以其严令而多戚容故也

晋书称苻朗至晋谢安设宴请之朝士盈坐并机褥壶席朗无事欲夸之唾则令小儿跪而张口既唾而含出顷复如之坐客以为不及之远朗不道如此非人所为见者皆当切齿而谓朝士歆羨以为不及甚哉史氏之妄且陋也

晋史慕容德时妖贼王始称帝号其父为太上皇兄为征东将军弟为征西将军临刑或问其父及兄弟所在荅曰太上皇蒙尘于外征东征西乱兵所害惟朕一身独无聊赖其妻怒曰正坐此口以至于此柰何复尔始曰皇后自古岂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国邪行刑者以刀环筑之仰视曰崩即崩矣终不改帝号此事当时必有之然临刑之语不应一一如是殆滑稽诙谐者所饰耳通鉴差畧之为是

梁武诛齐之诸王鄱阳王宝寅奔魏数寇梁复讎后以谋乱见诛而萧子显齐书乃

云中兴二年以谋叛与宝攸等同死其误甚矣

北史梁鄱阳王宝寅终于魏南北史一书也既立宝寅于魏朝矣而南史中又畧书其事恐止当并于北史又南史作寅而北史作夤二字义殊亦宜从一

后汉陈容谓袁绍曰宁与臧洪同日死不与将军同日生此指当时一日耳而魏书载庄帝之语曰宁与高贵乡公同日死不与长道乡公同日生北史亦然此似不可岂秉笔者润色之过欤通鉴删之云宁为高贵乡公死不为长道乡公生是矣

彭乐高齐之名将且有大功北史通鉴皆载之而李百药正史乃不为立传何邪

北史杨愔传常山长广二王谋废济南王愔及朱可浑天和宋钦道皆被拳杖殴击头面血流各十余人持之太皇太后问杨郎何在贺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怆然曰杨郎何所能留便不好耶及愔诛太皇太后临丧以御金为之一眼亲内之曰以表我意盖补其所损目也李百药齐书但云已出而无一目字岂其脱误欤

隋史高颀平陈晋王广欲纳张丽华颀曰武王灭殷戮妲己今平陈国不宜取丽华遂斩之王甚不悦通鉴所载其语尤详而陈书南史乃谓晋王命斩之此必当时秉笔者曲饰主阙而姚思廉李延寿猥承其误耳迹炀帝所为当以隋史为正

旧唐徐有功传窦孝湛妻庞氏为奴诬告当斩有功明其无罪得减死今上践祚孝湛子希城请以身之官爵让有功子愉以报旧恩按此乃明皇时事言今上者盖唐臣实录之辞刘昫偶忘改定耳

旧唐王求礼既载于列传而忠义传又载之虽繁简不同要之不当重立求礼刚直敢言固有可嘉而遂槩之忠义亦非其例也

旧唐员半千传云其先本刘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员因改姓员按左传释文员本作云而半千姓乃读如运何邪

元鲁山于菀于歌学者往往不解其义予忆昔尝一见而今亦忘之矣史臣记此自当畧着其辞者而唐书通鉴皆不及之殆为阙典也

韩退之驱鳄鱼文苦非佳作史臣但书其事目足矣而全录其辞亦何必也

史传人有改名者既以今名冠之则亦当全称今名而未改之前却称旧名如唐李忠臣成汭之类亦非也

五代史梁纪曰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砀山午沟里人也其父曰诚生三子曰全昱存温云云中和四年九月为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启二年进爵王十二月徙封吴兴郡王秦宗权称帝遣其将秦贤等攻汴王颙兵少不敢出云云开平元年夏四月甲子皇帝即位他纪皆放此徐无党注云始自称名既而称爵既而称帝渐也爵至王而后称着其逼者予谓帝王本纪既追书尊号以冠其首则一篇皆尊号为主初书其名曰讳某自后凡见其名虽未即位例皆称帝或称上此古今不易之体而欧公乃以新意变之既称其父曰某而复云生子曰某始而称名次而称爵至即位乃书皇帝即位而称帝此则宾主不分体统不一不足为法也或曰迂固作高祖纪皆先

称沛公汉王然则亦非邪曰庸得为是乎盖刘子玄史通已尝辨之矣

或问第五伦有私乎对曰昔人有与吾千里马者吾虽不受每三公有所选举心不能忘而亦终不用也吾兄子尝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寝吾子有疾虽不省视而通夕不眠若是者岂可谓无私乎世皆以为美谈而通鉴独载遗马事此既一时之语当俱录之

温公自节通鉴以为更加精择削其繁芜斯固可矣然亦时有太过处如汉书郭宗林传云茅容耕于野与等辈避雨树下众皆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林宗见而奇之遂与共言因请寓宿旦日容杀鸡为馔林宗谓为己设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林宗起拜因劝合学通鉴载之畧同而节本直云茅容耕者危坐愈恭杀鸡为馔泰谓为己设容分半食母其疏已甚不尽事情矣

通鉴记或人拟刘祥道破李义府露布事而独载其一联云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兢入谓义府多畧人奴婢故也事既琐细而语尤鄙陋恐不必存

唐僖宗责黄巢姬妾辈从贼之罪有对者曰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乃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通鉴所载如此夫史氏文辞须量轻重之宜彼妇人率尔之语岂有所谓失守宗祧播迁巴蜀者乎然史传如此者何可胜数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溥南王若虚 从之

新唐书辨上

○新唐书辨上

作史与他文不同宁失之质不可至于华靡而无实宁失之繁不可至于疏畧而不尽宋子京不识文章正理而惟异之求肆意雕镌无所顾忌以至字语诡僻殆不可读其事实则往往不明或乖本意自古史书之弊未有如是之甚者呜呼笔力如韩退之而顺宗实录不惬众论或劝东坡重修三国志而坡自谓非当行家莫敢当也以祁辈奇偏之口而付之斯事非其宜矣

刘器之尝曰新唐书好简畧其辞故其事多郁而不明迂固载相如文君事凡五百字而读之不觉其繁使子京记之必曰少尝窃卓氏以逃而已文章岂有繁简要当如风行水上出于自然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唐书进表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新唐所以不及两汉文章者正在此两句而反以为工何哉可谓切中其病

欧公与宋子京分修唐史其文体不同犹冰炭也初书成将进吏白旧例止畧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撰而欧公官高当书公曰宋公传列传用功深而为日久岂可掩其名于是纪志书公而列传书子京子京闻之喜曰自古文人多相凌掩而不让此事前所未有也以予观之欧公正不肯承当耳

唐子西云晚学遽读新唐书辄能坏人文格吾不知此论并纪志而言之邪抑其独指列传也欧公之作纵不尽善无坏人之理若子京者其自坏也已甚岂坏他人哉温公

作通鉴未尝用子京一语盖知所决择矣

子京讥旧史猥酿不纲而以传远自许今之学者类皆歆艳以为新奇旧史几废刘器之尝言二书各有短长未易优劣以愚观之旧史虽陋犹为本分且不失当时之实宁无新书可也

吕夏卿预修新书其言云韩愈使王庭凑之节旧史不书今乃书之所以明臣子之义也太宗拒魏征谏杀田舍翁之语旧史则书今不书之所以掩人君之过也予谓子京书退之事则当其削太宗事非也此而削之则长孙后之贤复没而不彰矣所贵乎史臣者善恶必存以示劝戒故谓之直笔岂以掩人君之过为贤乎且帝虽有过因后言而遽改焉是亦从谏之美也何庸讳哉吕氏之说甚谬

魏征谏长乐公主资送事旧史载于长孙后传是矣今移于公主传甚未当也

萧铣被围谓其羣下曰天不祚梁数归于灭若待力屈必害黎元岂以我一人致伤百姓及城未拔宜先出降诸人失我何患无君乃以太牢告庙率官属诣军门降曰当死者唯铣百姓非有罪也请无杀掠铣虽草窃一时而颠沛之际其言可爱如此可以为万世法岂得不载新史乃皆畧之而其赞但云以好言自释于下然则所谓好言者后世何从见之哉铣对高祖逐鹿之语与所谓田横南面非负汉朝者皆中理之论而子京亦削之高祖卒诛铣直以其不屈而惭怒耳非能折其口也子京云伪辨易穷且极称高祖之圣盖不独去取失当而其褒亦殊未安也

通鉴云李承嘉附武三思诋尹思真于朝思真曰公附会奸臣将图不轨先除忠臣邪或谓思真曰公平日讷于语言今廷折承嘉何敏邪思真曰物不能鸣者激之则鸣承嘉恃威权相凌仆义不受屈亦不知言从何而至也旧史思真传不见此事新史则云或问思真公敏行何与承嘉辨荅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子京以孔子有云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遂以敏行代言讷岂有行敏遂不当辨曲直者且左传载石言于晋盖物凭而为恠耳亦岂激之而鸣之意哉子京疏谬甚多此最可笑者也又云承嘉恃权而侮吾义不辱此一侮字属上句则下句不成语属下句则上句尤不成语矣

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成言初非偶语古今文士未有改之者宋子京于李靖传乃易疾雷为雷霆易掩为塞不惟失真且其理亦不安矣雷以其疾故不及掩耳而何取于震掩且不反复何暇塞哉此所谓欲益而反弊者也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成言也陈叔达尝引以谏高祖而子京则曰失而不断反蒙其乱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成言也高宗尝举以告刘祎之而子京则曰蓬在麻不扶而挺柳楚贤闻高祖兵兴说太守尧君素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转祸为福今其时也子京复畧其辞曰君子见几而作俟终日邪其膏肓之病类如此

古人称炙手可热者盖甚之之辞而非实事也故但可施之诗句谚语耳而新史称扬国忠权势可炙韦渠牟势焰可炙田令孜权宠可炙既已非矣而复谓李义府门如沸汤王伾等门若沸羹者岂不益乖邪

史称杜如晦云当时浩然归重王徽云公议浩然归重郑余庆云公论浩然归重许孟容云四方浩然想见其风古人用浩然字多矣曷尝以为归重想见之意哉

张公艺九世同居高宗问之书忍字百余以对盖言忍之甚也新书去百余字意不完矣

萧俛段文昌劝穆宗销兵请密诏天下有兵处每岁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不补此本分语也新史则云诏天下镇兵十之岁限一为逃死此却似总分天下兵为十也且其法本于百人中去八人而子京之数乃及十人岂不失当时之实乎

杜正伦虞世南等尝论事称旨太宗谓之曰我闻神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触之则杀人人主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朕岂虑危亡哉人主称鳞亦取类云耳子京辄云遂犯吾鳞不几指斥乎又改岂虑字为其虑亦便道不过

通鉴云索元礼与万国俊兢为讯囚酷法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凰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柳向前谓之驴驹拔橛又有仙人献果玉女登梯之状新唐元礼传但载其一云号晒翅不知晒何翅邪

旧史李揆试进士设经史于庭而引贡士谓之曰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请恣寻检而新书改云可尽所欲言尽言何关寻检事

封伦言于高祖曰秦王恃有大功不服居太子之下新书改云颉颃太子下此岂当时真语且颉颃上下飞也如何便作得不服居下意又说建成作乱曰为四海者不顾其亲汉祖乞羹此之谓矣新书但云乞羹者谓何若无旧史安知其为高祖事哉

刘德威对太宗云律文失入者减三等失出者减五等法之为等不一而新史削去等字是总以十分为率而论也

旧史云玄宗闻颜真卿抗贼事喜谓左右曰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通鉴改为作何状此亦无伤至新书乃云何如人则是总言其性行也

太宗闻李君羨小名字五娘云何物女子如此勇猛通鉴云乃尔勇健语虽异而意则同新史云乃此健邪一此字便不完韦夏卿其责从弟受金曰顾当是哉崔湜闻韦湊直谏曰公敢是邪其病一也君羨武安人封武连县公为左武卫将军直玄武门帝以其皆有武字遂因告者诛之而新史直云皆武也不亦乖乎

刘蕡下第李合谓人曰蕡逐我留吾颜其厚邪下第何可言逐也

赵宗儒迁吏部侍郎德宗召见劳曰曩与先臣并命向念之邪古者人臣称其亡父于君则有先臣之辞君称于臣未见其例

子京好改旧语而往往反不如之李邕对或人曰不颠不狂其名不彰而新史云不如此名亦不传王求礼折苏味道曰三月雪为瑞雪即腊月雷亦为瑞雷邪新史云果以为瑞则冬月雷渠为瑞邪李合曰刘蕡下第我辈登科实厚颜新史云蕡逐我留吾颜其厚邪李右折仇士良曰京师之乱始自训注训注之起始自何人新史云乱京师者训注也然其进孰为之先此等远不及旧语也

李绛传云帝尝称太宗玄宗之盛云朕不佞欲庶几二祖之道德风烈无媿谥号不为宗庙羞何行而至此乎绛曰陛下诚能正身励已尊道德远邪佞进忠直与太臣言敬而信无使小人参焉与贤者游亲而礼无使不肖与焉去官之无益于治者则才能出斥宫女之希御者则怨旷消将帅择士卒勇矣官师公吏治辑矣法令行而下不违教化笃而俗必迁如是可与祖宗合德号称中兴言之不行无益也行之不至无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将书诸绅子京之文类从僻涩至此一段独华靡偶俚几似进士策一时对答之闲岂得如是旧史绛传无之未知其何所本也

崔善为左丞令史恶其聪察以其短而伧嘲之曰崔子曲如钩随例得封侯髀上全无项胷前别有头而新史但云曲如钩例封侯何耶后汉刘宽不喜盥浴京师以为谚史不载其语者必以俚甚故耳子京果嫌其俚则削之可也改之可乎

炀帝见李密瞻视异常谓宇文述曰勿令宿卫而新史但云无入卫乃是面戒密也杨素问密曰何处书生眈学若此新史减处字便别却本意素谓诸子曰吾观李密识度汝等不及新史云非若等辈意亦不明

姚崇去僧为滥者旧史但云还俗而子京云发而农此何等语且万二千人岂无归异业者而悉为农乎此可以一笑也

王叔文既败每诵杜甫诗云云而子京但曰诵杜甫诸葛祠诗以自况若无旧史证之不知其诵何语也况杜集诸葛庙诗非止一篇乎

新史载阎立本为主爵郎中时太宗尝与侍臣泛舟春苑池见异鸟容与波上召立本侔状合外传呼画师阎立本据本传初不言其善画其兄立德传但云父毗本以工艺进故立德与立本皆机巧有思而立德事业不过制衣服营宫室之类然则安知立本之善画哉傅奕传初不言善数学其病亦犹是也故不若旧史为明又谓阎则先当玄宗在藩时以善割蒙宠吾不知何所割也

张柬之谓李多祚曰将军居北门几何曰三十年矣张巡问李怀忠曰君事胡几何曰二替夫几何云者但多少之名耳岂足包时字之义

宋广平教张说救魏元忠云若获罪流窜其荣多矣此本分语也旧史以荣为芬芳新书作芬香皆甚纒纒

旧史云李义琰改葬父母使舅氏移其旧莹子京云使舅家移莹而兆其所兆其所三字想煞用心来然既使移旧莹则便知就其地矣何必如此费力兼三字自非典实语

武后遣医人却内安金藏五脏以桑白皮为线缝合语固近俗然子京云褫桑皮紩之大小依样也

汉书称倪宽以儒术饰吏事而新唐谓员半千不颀任吏常以文雅粉泽汉武称何武所居无赫赫之名去后常见思而新唐谓薛戎居官时无灼灼可惊者已罢则怀之子京于文字其实处不及古人而专以易直字语为新徒劳甚矣

舜称耄期倦于勤盖老而倦于勤也新史哥舒翰等赞云主德耄勤

王徽传云僖宗西狩徽追帝不及堕崖樾闲杨行密传云小校王稔依樾步战裴敬彝传云居母丧有白鸟巢冢樾樾树阴耳直以为林木可乎

苏世长指披香殿曰此隋炀帝所作邪何雕丽底此底之训致也而作至字用误矣通鉴戴至德为右仆射刘仁轨为左仆射更日受牒诉仁轨常以美言许之至德必据理诘难由是时誉皆归仁轨有老妪欲诣仁轨投牒误诣至德至德览之未终妪曰本谓是解事仆射乃不解事仆射邪归我牒据此是老妪明知至德也而新史但云今乃非是则意不完矣

王焘传云母有疾弥年不废带古今但言不解带耳废字何义也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溥南王若虚 从之

新唐书辨中

○新唐书辨中

东汉时会稽父老送刘宠曰自明府下车以来狗不夜吠民不见吏盖爱誉甚之之辞耳新史云李栖筠为常州刺史捕斩贼党皆尽里无吠狗田仁会为胜州督捕格夙贼夷之城门夜开道无寇迹实录之事不当尔也或谓史记王温舒传亦称无犬吠之盗何如曰史记之谬亦多矣渠皆可法乎

杨收初以兄假未仕不肯应举既假释褐乃擢进士第其后同台为监察御史世荣其友夫以兄未仕而不应举者友也兄弟同台者荣也二事不相须而云世荣其友此何理邪刘子玄传云撰刘氏家史及谱按据明甚议者高其博高字亦非

为文字语虽贵简而有不得简者韦弘景传云杨虞卿造其门弘景厉声言曰有诏按公尚私谒耶惶恐去不少虞卿字否此类非一观者可见孙伏伽言三事但云其一其二其三而无曰字文理无乃不属乎

言读书之勤者例曰手不释卷而子京撰蒋义传独卷不释于前此何谓也

前人文字言骚动骚然者矣安禄山传云百姓愈骚裴冕传云大众一骚马燧传云天下方骚无乃大简乎

李靖论萧铣士卒云藉以拒师本非所情杜如晦传云僚属共才之莫见所涯李勉朝京师诏还所镇三所字下不得藉以拒师亦不成语

王义方弹李义府高宗怒其毁辱大臣言词不逊故贬之新史云帝恨义方以孤生触宰相朱泚遣韩旻迎德宗秀实以为宗社之危期于顷刻乃倒用司农印追之新史云秀实以为宗社之危不容喘岂不过哉

薛万均死太宗尝赐羣臣膜皮及万彻而误呼万均怆然曰万均朕之旧勋不觉呼名岂其魂灵欲朕之赐新史则云忽口其名纔下口字便是从己作用之意岂所谓不觉者乎况此等字史家自不宜使

肃宗欲以李辅国为常侍苗晋卿奏曰常侍近密非贤不可居岂宜任等辈罢之等辈上当加此字不然何等也

邢文伟传云武后问天帝异事文伟不得对房管论第五琦言利事肃宗诘之管不得对王叔文传云俱文珍诘折叔文不得对得字为悖止当云不能耳

杜正伦传云为世歆美戴至德传云世谗其荣萧复传云士艳其荣敬晦传云世宠其家宠字尤不安若只作时人荣之大小本分王义方誉振一时吴湊美誉四腾皆非史家之体也

李义府传云自其斥天下忧且复用比至内外乃安严震传云德宗使马勋计日取张用诚赴行在踰半日期帝颇忧比至大喜比字不安若及既等字可也

温庭筠数举进士不第思神速多为人作文大中末试有司廉视尤谨庭筠不乐上书千余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作文云者本谓代进士科举之作耳今乃似泛为文字者此亦失之不明也

温彦搏传云进止详华人皆拭目观进止之闲何至拭目而观之哉子京之夸侈类如此

高适工诗每一篇已好事者已传布已字道不得

韩思复为滁州刺史有黄芝生州署民为刻颂其祥刻颂其祥不成语也

新史称卢齐卿饮酒踰斗不乱崔恭礼至斗不乱前史载人洪饮者率至一石以上然后为异踰斗之量世亦多矣何足着之乎

旧史李纲谓高祖曰臣言如水投石此旧语也新史则云如持水内石煞不自然

李翱传云始调校书郎累迁元和初为国子博士史馆修撰累迁字下岂有阙文乎不然岂可通也

崔郾传云室处庠陋无步庑此言其俭足矣而又云至霖雨则客盖而履以就外位亦不必道邪张玄素起身令史太宗尝对众诘问玄素大耻褚遂良上疏论之而新史乃云遂良见帝而言非也遂良云玄素出合殆不能移步新史改移为徙只此一字亦觉失重轻之宜

朱泚败出奔失道问野人荅曰天网恢恢走将安所此殊不成语也

李安期传高宗屡责以不能进贤安期曰邑十室且有忠信天下至广不为无贤比见公卿有所荐进皆劾为朋党滞淹者未获伸主荐者已訾所以人人争噤默以避器谤若陛下忘其亲讎旷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谗毁路其谁敢不竭忠以闻子京鑿改旧文诡异僻涩殆不可读甚不满人意也

李晟赞云身佩安危而气不少衰佩字过矣武后谓狄仁杰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杰曰陛下求文章资历今宰相李峤苏味道足矣岂文士齷齪不用与成天下务哉哉字下不得作邪乎欤等字则安矣子京于此等犹不甚解何足言文也

王毛仲旬岁至大将军古人言旬月者自十日以及月也言旬时者自十日以及三

月也今言旬岁未见其例也

萧嵩传云在公慎密人莫见其际慎密上不当论涯际以言曾怀字量则可矣

张知謩传云天后奇其貌诏工图之称其兄弟容而才谓之两绝容字不安

张镐传云视经史犹渔猎然夫前人已涉猎成言便是此意何须复尔解析也

席豫出郑州刺史李杰出衢州刺史于邵出杭州刺史李朝隐出通州都督沈传师出江西观察使此等甚多得无欠为字乎盖出入字不同迁擢贬降例也

开元中吐蕃金城公主求文籍四种于休烈欲勿与裴光庭驳之此当入光庭传而载于休烈传非也

德宗时宫市事既详见于张建封传而李锜赞又列之重复矣

旧史李石传云延英议事中贵必引训注以折文臣石尝谓之曰京师之乱始自训注而训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对其势稍抑搢绅赖之新史云赖以为强便过去了

裴度与穆宗论刘承偕事云臣知承偕怙宠悟不能堪尝以诉臣是时中人赵弘亮在行营状欲持悟书以奏陛下亦知之邪邪字当作乎帝曰顾悟诚恶之胡不自闻何哉胡即何也当去一字

字文士及尝非时被召其妻问曰向召何所事何所事不成语曷若但云问何故耶

阳城传常以木枕布衾质钱人重其贤争售之售字为悖又云赋税不时时字意不足盖欠办集等语也

巡远传睢阳雍丘赐徭赋三年赐字便当得蠲免之意否

许孟容传云公主有求补崇文者孟容固谓不可帝嘉其守萧瑀传云诏尝下中书未即行帝让其稽韦顛节俭自居天下推其尚曹宪注广雅学者推其该韦表微以学者薄师道着九经师授谱诋其违守尚稽违该等字皆道不过必两字然后成文

王义方传云魏征欲妻以夫人之侄辞不取俄而征薨乃娶或问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杨慎矜传三婢因史敬忠得至宫中见帝帝素闻史敬忠挟术闲质其然然字下不得

通鉴载贾志论王去荣不当免死事李绛论不徇同年事蒋义论张茂宗夺服尚主事王式破裘甫事读之亶亶可爱入新史中便觉索然无意味甚可恶也

旧唐隐太子与秦王有隙玄龄谓王曰国家患难今古何殊自非睿圣钦明不能安辑新史云国患世有惟圣人克之克字何足尽其意

高铢为太常卿尝罚礼生博士李恣折其非铢叹曰吾老不能退乃为小儿所辱卒卒字如何定得

薛元超传云都市多使少年以黛墨鑱肤夸诡力剽夺坊市夫鑱肤者针也黛墨所以为色耳而云以黛墨鑱则不可舍文身不道而艰诡若此其亦劳甚矣乎

李夷简元和中为相李师道方叛裴度当国帝倚以平贼夷简自谓才不能有以过

度乃求外迁言不能过或无以过则可不能有以则不成语矣

刘子玄传明皇时议封禅事赵冬曦驳之子玄议挺不徙苏珣传亦云尝按讯韩鲁诸王天后诘之挺议无所挠使他人书之不过曰固执不移或云坚守前议而已岂必如此诡异

鄂县令崔发系狱遇赦不原张仲方讼之曰德音远布于四海而不行御前霈泽徧被于昆虫而独遗崔发新史并为一句云恩被天下流昆虫而不行御前乎田令孜专权恣横孟昭图论之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岛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新史改其下句云陛下固九州岛天子武后恻有司多失出人罪徐有功对曰失出人臣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新史则云失出有司过好生陛下大德子京意以旧文类骈不古故变乱以就己作而不知其反谬也

马周尝寓新丰逆旅逆旅者客邸也科举子遂谓周为新丰逆旅以对洛阳年少子尝笑之而新唐称刘从谏命甄戈杀定州戍将戈因为逆旅上谒斩其首何耶

李晟与张延赏有隙谓人曰文士难犯虽修睦于外而蓄怨于内新史改为儒者儒者与文士自别止当从旧

蒋俨为蒲州刺史发隐禁奸号良二千石案二千石汉之职名岂可通为长史之称王孝杰为吐蕃所执赞普见之曰貌类吾父故不死归之死字下不得

吕元膺传云居官始终无訾缺予谓訾者人所讥也缺者己所少也二字并用不得史传称人读书敏速云五行俱下者盖甚言之耳实无此理也而唐史谓欧阳询每读辄数行同尽尤不可也

太宗称薛仁贵曰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此乃本分语而子京改云喜得虓将可恶之甚

褚遂良与太宗论舜造漆器事以为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此真语也新史则云必救其源既以渐为源因并易其下文曰及至横流无复事矣义理虽同然当时岂有横流之语

张柬之初与杨元琰共乘舳江中私语革命事柬之执政引为羽林将军谓曰江上之言君叵忘之萧复言于德宗曰自艰难以来始用宦者监军此曹止可委宫掖事兵要政机叵使参领古人言叵信叵测叵量之类叵字固训不可然施于戒辞则不顺矣安禄山反诏切责许自归禄山荅书慢甚叵可忍叶法善以术高卒叵之测此止作不字用则益不安至苏颋传云司马皇甫询使蜀檄取库钱市不急物颋不肯予或谓曰公在远叵得忤上意吕才卜宅篇云世有五姓谓宫商角征羽也按黄帝时独姬姜数姓耳后世赐族者寢多至因官命氏因邑赐族本同末异叵为配宫商哉此又作岂字用尤乖戾也盖子京初不详其义故每至谬误焉

武后问狄仁杰曰朕要一好汉任使有乎仁杰乃荐张柬之通鉴改好汉为佳士新史复作奇士好汉字诚为涉俗然佳士不足以当之矧曰奇乎宁存本语可也

李光弼传云史思明攻太原使卒于城下仰而侮詈光弼令穿地道擒之新史改为隧地固简而文然隧字作得暗地道否且本传先有云穴地颓土山者后又令郝廷玉地道入怀州何独为此异也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溥南王若虚 从之

新唐书辨下

○新唐书辨下

张藉传载韩愈荅藉论佛老书甚无谓特以无事可录姑填塞云耳吴元济传后全载平淮西碑文亦不必也磨碑事旧载于韩愈传而新史附于元济传不若旧史为当

鱼朝恩尝讲易覆餗之义以讥元载时盖释奠于国子监也新史但云会释菜朝恩又尝邀郭子仪同游章敬寺而新书但云约修具裴度传云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过从者金吾辄伺察以闻而新书但云时京师尚苛伺无乃太简乎

太宗怒宇文士及曰魏征尝劝我远佞人意疑是汝今果然通鉴所记如此新史无意疑是汝字则义不完矣

邢君牙传云其屈己好士类此虞承庆云其能着人善类此古人或言皆此类或言类如此今云类此则意不足矣

吴湊言宫市事曰宜科中官年高谨信者平贾和售以息众讙宫市大抵强买民间物平售字殊不安只作平市字可也

古人文字中时有涉俗语者正以文之则失真是以宁存而不去而宋子京直要句句变常此其所以多戾也

明皇杂录记李林甫骄二相事以为抑扬自得而已子京改为轩轳无少让此固无害而益以喜津津出詹字间之语旧史称裴度状貌但云不逾中人而子京又加以退然两字此复何从而得哉盖亦想象而言之耳旧史云孔戣尝论李涉交结状幸臣侧目人为危之戣高步公卿间以方严见惮新史云戣自以适志轩轩甚得杨暹传云以公清勤约自将亶亶为之凡状貌之辞非亲见者不可道子京史官追记传闻之事而每喜此等或云谈王伯袞袞不厌或云其议论纒纒可听或云介介自修棱棱有风望侃侃不干虚誉介介不至显官皆过也

旧史云郭弘霸死时洛阳桥坏行李弊之至是功毕则天尝问羣臣曰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张元一对曰百姓喜洛阳桥成幸郭弘霸死此即好事新史改云外有佳事邪此一邪字便别却本意盖本是无故而问今却似疑而审之也

通鉴云刘悟与客观角抵之戏目摇肩攘臂以助其势新书改为盱衡攘臂助其决旧史云杨思助得俘囚多生剥其面或髡发际掣去头皮新史改剥面髡脑褫发皮以示人便不分明

人皆言利病而子京每云病利人皆言可否而子京或云否可虽义理无异而读之不明矣此等犹求异于人不已甚乎

萧钧为谏议大夫卢文操盗库财高宗以识主干当自盗罪死钧曰囚罪诚死恐天下闻谓陛下重货轻法任喜怒杀人诏原死予谓罪死罪诚死俱道不过须加当字乃可耳

柳仲郢有父风矩牛僧孺叹曰非积习名教安及此邪安字下不得刘元济曰史臣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惧此权顾轻哉顾字下不得德宗谓李自良曰卿于进退宁不有礼萧俛赞曰俛议消兵宁不野哉宁字下不得萧复以擅发京畿观察储粟削阶停职或吊之复曰苟利于人胡责之辞胡字下不得

李栖筠传云关中旧仰郑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硃利夺农用十七栖筠请皆毁彻成得租二百万民赖其入白乐天为杭州刺史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曷若只云赖其利也苏弁传云平贼缓役畧烦苛人赖其宽宽字尤赘

陆贽传云始帝仓卒变故每自克责贽曰陛下引咎尧舜意也然致寇者羣臣罪意指卢■〈木巳〉等帝护■〈木巳〉因曰卿不忍归过朕有是言哉当作乎始帝仓卒变故亦不成语也

令狐德棻传高宗尝召宰相及弘文学士问何修而王何为而霸一者孰先德棻对曰如欲用之王道为要而行之为难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为要此本分语也新史云何修而王何为而霸又当孰先若用之王为先而莫难帝曰今何为而要语意不足矣太宗戒尉迟敬德曰国家大事惟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饰无貽后悔此本分语也新史云悔可及邪语意皆非是萧复常言事德宗曰陛下践祚之初圣德光被自用杨炎卢■〈木巳〉黷乱朝政以致今日此本分语也新史云陛下厥初清明自杨炎卢■〈木巳〉放命秽盛德播越及兹殆不可读

袁高为给事中德宗将起卢■〈木巳〉为饶州刺史高当草诏见宰相卢翰刘从曰■〈木巳〉当国矫诬阴贼斥忠谊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祏失守天下疮痍才示贬黜今还授大郡官天下其谓何古人言天下伤残或曰疮痍或曰疮痍皆可今言疮痍乃聱耳岂可与疮类哉又奏曰■〈木巳〉罪万诛陛下止贬新州俄又内移今复拜刺史诚失天下望帝曰■〈木巳〉不逮是朕之过荅曰■〈木巳〉天资诡险非不逮彼固所余古人但言当万死万诛字未见其例恐是子京所改不逮所余何等昏昧语也

王琚传云自侔于扬州富商家识非庸人以女妻之识字上当有其家其主等字又云太子在潞州铜鞮令张暉性豪殖喜宾客驰猎事厚奉太子数集其家亦当重言太子或去厚奉字可也豪殖二字亦一处不得又云琚性奢侈其处方面去故就新受馈遗至数百万去故就新之意昏不可晓岂谓车服器皿之类邪中间云侍卫何止许将安便公主谋益其语皆不成视日薄乃得出赐赉接足义皆不安也

林蕴传云蕴辨给尝有姓崔者矜氏族蕴折之曰崔杼弑齐君林放问礼之本优劣

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对前史中固有载口辨嘲谑者至如此语亦何足录哉

李密等赞云炀帝失德天丑其为吉温传云李林甫才其为朱桃椎传云人莫测其为温庭筠传云执政鄙其为冯河清传云众义其为崔远传云世慕其为此类甚多古人言所为有为则有之矣单为字未尝道也

子京言人物相比伦之意辄用辈字或曰时无辈者或曰未有辈者或曰古未有辈或曰殆无其辈至魏征谏太宗亦云陛下欲远辈唐舜此若非好语而子京每喜用之何其僻也

韩充传云乘机决策无余悔世推善将余悔善将字皆道不过

何易于为益昌令刺史尝乘春与宾属泛舟出益昌索民挽絙易于身引舟曰方春百姓耕且蚕惟令不事可任其身挽絙耕且蚕皆非中体不事亦不成语也

崔日用尝谓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适时制变不专始谋所事字道不得

李绩姊病绩亲为煮粥火燎其须其姊止之绩曰姊老绩亦老虽欲久为姊煮粥其可得乎新史改之曰虽欲久进粥尚几何殊不如旧史只一进字亦别却本意

天后时宰相卢钦望请停京官九品以上月俸助军兴王求礼奏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俸使宰相夺之以济军国用乎后曰止此句道不过

郑权传云识诣魁然以魁字状识诣固已过矣而卢景亮传云志义萃然又有称造诣崭远者岂不益甚哉

周智光传云代宗命赵纵书帛内蜜丸召郭子仪姜公辅传云朱滔以蜜裹书邀朱泚刘季述传云割带内蜜丸告孙德昭此本蜡书耳蜜字何义也

张荐救颜真卿疏云去正月中云云权德舆贞元十九年陈闾政曰去十四年云云按古今言去年去岁者前一年耳子京此语未见其例也

李百药传云转侧寇难中数被伪署危得不死张玄素传云切谏太子承干承干遣户奴狙击危脱死安禄山传云贼将类悍勇无远谋日纵酒嗜声色财利车驾危得之蜀无进蹶之患按前史有曰危得之危杀之者危犹参差几及之意俗言则险也子京殊不悟此乃颠倒用之何其悖也

张玄素谏太宗修洛阳宫魏征名劲挺闻之叹曰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予谓魏征之直世所共闻不必云名劲挺也

刘仁轨为陈仓尉有折冲都尉鲁宁坐事系狱将高班慢骂仁轨仁轨杖杀之太宗怒追至诘责仁轨曰宁对百姓辱臣如此臣实忿而杀之上悦擢为栎阳丞此通鉴所载新史但言宁豪纵狠法县莫敢屈仁轨约不再犯宁暴横自如而无慢骂事若止于豪暴何足为辱乎又以栎阳为咸阳不知是否

裴子余举明经累补鄠县尉时同列李朝隐程行谔皆以文法著称子余独以词学知名或问陈崇业曰子余朝隐行谔优劣崇业曰譬诸春兰秋菊俱不可废也新史改云兰菊异芬胡可废者不如旧语多矣且异芬字何从得之哉

成汭攻夔州军人韩楚言尝谩辱汭汭耻之曰有如禽贼当支解以逞及夔州不守楚言妻李语夫曰君尝辱军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决李砺刀席下方共食复语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断其首并杀三子乃自刭二夫字止当作楚语

则天传云操奭具坐重帟而国命移何必操奭具字

后妃传赞曰或称武韦乱唐同一辙武持久韦亟灭何哉议者谓否否字不安

张九龄传云德宗贤其风烈贤字不安

刘子玄传云年十二父授古文尚书业不进父怒楚督之及闻为诸兄讲春秋左氏冒往听之退辄辨析所疑叹曰书如是几何怠予始读之不能晓及见史通自叙则云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爱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诵虽屡逢捶撻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然后了然无疑而觉子京疏畧之病为可患也

韦述传云入元行冲室观书不知寝食言忘则可不知则过矣

王忠嗣传上与论兵应对蠡起应对上不宜言蠡起二字

张说传云多引天下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泽典章成一王法此誉之太过兼不是史氏叙事语

张说首倡封禅议此谄谀之事非正人所宜为而传赞褒称以为文物之盛岂良史之体哉

李泌传云当持黄老鬼神之说为时人所讥切讥切固有成言矣而其赞复云议者切而不与一切字兼得讥字否

褚遂良一代正人其譖刘洎事初不甚明但洎自诉之云尔胡致堂疑李义甫所教理或然也新史遂谓二人不相中故遂良诬奏洎引马周为左而遂良执不已帝惑之乃赐死洎之赞曰为冒忌所乘卒陷罪诛而其赞遂良亦以此为疵病至崔仁师传又云被遇尤渥褚遂忌之何待褚公之浅也

李光颜传云其师劲悍常为诸军锋锋字不安

浑瑊射贼将李立节贯其左肩死之凡君事死节则曰死之古今成言也致人死而曰死之无此例也

卢奕怀慎少子也拜御史中丞自怀慎免及奕三居其官清节似之似之道不得

卢■〈木巳〉传云父奕见忠义传■〈木巳〉不耻恶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谓有祖风节祖怀慎也传首但言其父而不见其祖读者何以知之

陈少游传云或欲对众切问以屈之少游据引淹该问穷而对有余夫对者随问而应者也无问则无对今曰问穷而对有余何邪

韦景骏为贵乡令有母子相讼者景骏曰令少不天常自痛尔幸有母而忘孝邪按左传郑伯曰孤不天栾盈曰我实不天凡言不天者不为天所佑耳非专指丧亲也后人往往误用

刘季述幽昭宗于少阳院锁其门镕铁锢之此甚明白而子京乃云液金以完鑄若无旧文何可晓邪且锢者取其牢耳岂谓阙而完之乎诡异如此宜其有札闼洪休之戏也

魏氏春秋好用左传语以易旧文裴松之讥弹甚当凡人文体固不必拘至于记录他人之言岂可过加润色而失其本真子京唐书虽诏敕章疏类皆变乱以从己意至于诗句谚语古今成言亦或芟改不已甚乎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溥南王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二十五

溥南王若虚 从之虚 从之

君事实辨上

○君事实辨上

汉高祖谓吴王濞状有反相因拊其背云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汝耶应邵曰高祖有聪畧反相径可知至于东南有乱克期五十占者所知也斯言良是然谓其能知反相亦恐未必然盖因占者而意之耳列子所谓疑邻人之窃鉄者也不然英彭陈豨之徒何为无所见耶

李德裕云汉高祖嬖戚姬爱如意思其久安至于悲歌不乐岂不知除去吕后必无后祸实以惠帝闇弱不能自揽权纲其将相皆平生故人俱起丰沛非吕后刚强不能临制所以存之为社稷计也老苏小苏皆袭此论呜呼使吕后当杀虽为惠帝不得不杀如其不然亦何名而杀之后自布衣佐帝定天下有功而无罪柰何以戚氏如意故而遽置之死地哉妬忌妇人之常况吕氏之悍乎且以妾媵妻以庶子而几易长嫡高祖之过也若又杀后岂不益甚哉故宁隐忍而委之亦可谓能自克者矣或曰王诸吕而危刘氏非后之罪乎曰身后之变高祖安知就使能知罪未发而逆诛之在他人犹不可而可施于妻子之间乎为论不求义理之安而惟诡异之贵古人本分之事而强以权术处之是故恶夫曲辨之士也

高祖闻韩王信欲与匈奴击汉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徒见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余辈来皆言易击上使刘敬复往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而今徒见羸鬻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而不可击也上怒械系敬于广武既而果困于平城及得解斩先使十辈而封敬为侯议者曰是举也高祖实专之盛气作色期于必行敬之言利害明甚然不从而械系焉彼十使者非佞则愚其言可击何足深恠而皆杀之乎使幸而得志且复杀敬矣何高祖惟知杀人而曾不罪己也

高祖使随何诱黥布去楚既至帝方倨洗召使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及出就舍帐御饮食从官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议者以为始折其气而终收其心此盖鼓舞英雄之术以予观之帐御之具素所处也若人倨洗而见则平生常态殆与见酈生无异彼其傲慢凌侮每每如是人皆知之矣溺冠骑项靡所不至而顾独谓此为术乎使其诚出

于是亦非驾驭之道吾方须人之力以济其急遣使说之使之背主而灭族及其至也乃迎辱之此何理也使布乘其悔怒不就舍而就去是又生一敌也岂为得计哉王者之于人接之以礼而待之以诚然后可以获其用高祖惟其无礼而不诚此诸侯所以相踵而叛也而古今以为美谈何邪

汉高祖杯羹之语天地所不容项伯谓为天下者不顾家此姑以宽解羽意耳然世之议者几何不如是非惟不罪而或又为之说理呜呼天下之事有大于杀父者乎幸而羽从项伯之谏使羽当时遂杀之帝虽成功将何面目以立于人上哉

汉高祖初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家人令说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太公因谓高祖不可以我乱天下法上心善家令言于是下诏尊太公为太上皇荀悦曰虽天子必有尊也家令之言过矣史记索隐表出之予为广其说曰君臣之义非所施于家而父子之分无时而可变也所谓土亡二王者此自以国法论耳何与乎所生之亲咸丘蒙以瞽叟朝为问孟子斥之以为齐东野人之语且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夫天下适足为养亲之具则人主之名岂得而压父哉舜既为天子而父瞽叟自若瞽叟未尝为太上皇而子舜自若然则君父并立于天下国自国家自家两不相涉本无窒碍尊号之有无初不足为轻重也若曰父以子贵子为天子而父为匹夫情所不安则可矣而谓父无尊号即为人臣而不当受人主之拜可乎家令唯知主不可以拜臣而不知子不可以臣父也晋刘宝云高祖善家令者善其发悟己心因得尊崇父号非善其令父敬己未必然也彼诚欲发悟上心何不直以其意告之而云威重不行耶自鄙人所见止于如是耳其诏曰人之至尊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则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则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其言是矣至谓平暴乱安天下皆太公之教训则又非也使太公无教训之功遂不可尊崇乎盖帝于天理本明而家令蔽之故虽加尊崇而卒入于不善也未流至于后世遂专以家事为私动持义掩恩之说人主泰然享长上之朝觐唐时至有父母拜王妃舅姑拜公主之令而恬不知恠又其甚者故借亲属以明法而市不徇之名虽诛夷骨肉而不以为嫌或反有德色天理人道灭绝无余曾禽兽之不若皆家令之遗意也

高祖以揠釜之故怨其嫂及即位封诸亲属而嫂之子独不得太公以为言帝曰某非忘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乃封其子信为羹颉侯君子曰汉祖小人也以一饭之故而蓄怨不忘以及其子太公有言犹以丑名加之羹颉是何称号哉殆不若不封之愈也而嫂不长者已尚得为长者乎

高祖疑张敖反吕后数言张王以鲁元公主故不宜有此帝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而女乎是吕氏犹知有人情亲属之义而帝直以寇盗视之由己之贪得无恩捐骨肉而不难故量人如此耳

丁谓常言汉祖非英雄至目为田舍翁虽似太过亦颇快人近代诸儒以道学相高

尚论古人毫厘必计如汉祖者何足多道而每称其天资不可及张南轩直云使其知学则汤武之贤亦不难到愚之惑滋甚矣

张安道题汉祖庙云纵酒疏狂不治生中阳有土不归畊偶因世乱成功业更向翁前与仲争此虽诗人一时之言实中其病方帝始亡赖时岂诚有取天下之计而可必其成功者乎顾乃对众矜衒以愧其父兄甚矣自欺而不知礼也

汉祖之平生可考也委太公于俎机而无营救意弃孝惠鲁元于道路而无顾藉心饰亡赖之非则夸示其兄怀擗釜之隙则怒及其侄嬖宠如意而几使豕嫡废踞骂张敖而不以子婿畜韩信元勋本无异志而数施谲诈致畏偪而不终萧何素契足谅雅怀而未免猜嫌至械系而后已郑君以不忘故王而逐之季布雍齿以旧尝窘己而几杀之其行事如此而议者犹谓宽仁大度诚信使人吾不知其说也

汉文帝却千里马而光武以之驾鼓车林少颖曰华歆掷金不若管宁挥锄而不顾以是为二帝之优劣陋哉斯言人主之道在于罢贡献绝贪求为天下后世法孝文之虑远矣林氏乃以心术无碍律之果如此说则箕子之叹象箸召公之戒旅獒其私忧过计也邪且夫千里之骏而以驾鼓车亦非物理人情之正固不若却之为愈也

汉武老且死意欲立昭帝而忧其子少母壮或至于乱也遂杀钩弋夫人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盖其违天理而拂人情耳顾乃矜语左右自以为明史臣又曰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皆谴死岂可谓非贤圣哉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固非浅闻愚儒之所及慵夫曰汉武于是为不道矣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为无罪而杀人无时可也况以逆料未必然之事而杀其所亲乎彼诚以为治乱由人自当别有所处不然付之定数一女子何与焉母子天伦也立其子必杀其母是母乃子之贼而子乃母之累也其为戾不已甚乎钩弋之事借使行一时之权而曰凡生子者皆谴死然则后宫谁敢举子者匹夫之为其家虑犹君之为其国虑也使天下之人皆如武帝之用心杀人其可胜计而亲戚之闲岂复有恩义哉故夫武帝之安其后者乃所以绝其后非惟不仁抑亦不智矣未流至于元魏之世遂以此为定制椒庭忧恐皆祈祝不愿生豕嫡有辄相劝为自安计读之令人惨然此固凶毒残酷之所为殆禽兽之所不忍而帝自为明史臣又从而赞誉之何其恠也叶永嘉曰汉武一生颠倒临终一节却事事做得是呜呼立昭帝托霍光是矣钩弋之诛安得为是高祖晚年使周勃为大尉而属之以安刘氏顾孝惠暗弱而吕后强暴意亦忧其身后之变矣然卒不杀后而议者不以为过焉则亦其情有所不能安而理有不得不然者孰谓武帝此举可为法哉

东坡曰汉武无道了不足观惟踞厕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黯为可取青奴材雅宜舐痔正应踞厕见之苏子于是失言矣岂有天子见大将军而可踞厕者乎奴材在彼君臣之礼不容废也

汲黯出守淮阳过大行李息论张汤奸邪必败状劝息言之息畏汤不敢也后汤果败武帝闻黯言乃抵息罪呜呼黯在朝廷面攻汤恶者屡矣帝不能从至于疏斥虽因此

增秩而七年不复召竟死于郡岂真能重黯者而顾追恨李息邪

汉武时隆虑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虑主病困以金千斤钱十万为昭平君赎死罪上许之隆虑主卒昭平君日骄醉杀主傅廷尉请论死左右皆以许赎为言上垂涕曰法令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违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乃可其奏东方朔上寿以为诛不择骨肉此五帝三王之所难慵夫曰武帝之守法是矣而所以致其死者谁之过欤夫贵戚之子制之犹惧其逞也而又许以不死彼何惮而不为哉使当主请之时即以高帝法语之将不至于此矣利一时之费而贻后日之悔知守法于其终而不知防患于其始武帝之志荒矣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溥南王若虚 从之

君事实辨下

○君事实辨下

光武封功臣邓禹吴汉皆食四县丁恭议曰古者封侯不过百里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四县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也近世议者以光武为非予谓恭固远虑然光武知本之言其可废哉治天下者无道德仁义以相维持而欲恃区区之法制以沮奸雄而弭祸乱盖亦难矣

东坡尝言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而惜其遗漏自今观之信然如曹操征乌桓还自谓幸胜而偏赏先谏者可以为千古法也操一生所行类皆不道之事独此一节有光青史而陈寿畧之岂非阙典之甚哉

先主以私憾杀张裕孔明表请其罪报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呜呼先主天资仁厚有古贤君之风至于此举乃与曹操无异惜哉

晋史山涛传云鬲令袁毅赂公卿以求虚誉遗涛丝百斤涛不欲为异于时受而藏于阁上后毅事露涛取丝付吏积年尘埃印封如初王戎亦尝受人布司隶纠之武帝谓朝臣曰戎岂怀私苟得者正当不欲为异耳呜呼古人所谓不为异者不为崖异绝俗之事而已临财之际虽一芥必有义存岂容自污而猥云尚同为贵哉戎本贪夫盖无足责涛既受其物矣印封虽在何以自明且涛又尝以盗官稻田为李熹所劾则非真能清洁者也而史臣亦以此恕之何邪武帝身为人主宜以节俭厉俗始自贵近而王恺与石崇争侈乃以己物助之戎也犯赃则为之护讳而贷其罪天下安得不乱哉

宋文帝尝故令诸子晚食曰欲其识有饥若以节俭御物唐明皇帅太子以下芟麦于宫中曰欲其知稼穡之艰难呜呼人王之教子当使亲师傅通古今义理既明百行自正曾谓此等可以制其心乎

宋孔熙先博学文史兼通数术有纵横才志文帝时为散骑侍郎不为时知愤愤不得志乃与范晔谋乱事觉穷治望风吐欵辞气不挠上奇其才遣人慰勉曰以卿之才而

滯于集书省理应有异志此乃我负卿也又谓执政曰孔熙先年四十而犹为散郎安得不作贼君子谓帝于是失言矣人臣至于叛逆复何才之足惜且士之进退自有命存纵其淹抑终身亦当委顺柰何小不如意遂图不轨乎由帝之言是使狂躁之徒得以借口而无忌惮岂所以为训哉呜呼彭城王同气之亲虽犯嫌隙本无他肠尚可听其自新以全友爱之义重以会稽之哀祈扶令育之死谏而帝卒杀之不疑顾乃眷眷于熙先小子何其心术之悖也

隋文帝每谓赵绰曰朕于卿无所爱惜但卿骨相不当贵此非人主之言而亦非其本心也特绰之抗直帝不能堪故耳

唐太宗尝云奴告主反此弊事也谋反不能独存必与人共成之何患不发而使奴告邪自今有告者乃受仍斩之君子曰太宗之立法是矣惜其犹以利害言也夫以奴告主理所不容自当禁之纵使无由得发亦岂可许乎乃不学之过也

唐太宗录囚有刘恭者颈有胜文自云当胜天下坐是系狱帝曰天将兴之非朕所能除若无天命胜文何为乃释之齐人段志充请帝致政于太子大臣乞诛之诏曰朕之有罪是其直也若其无罪是其狂也亦释之此可谓宽明矣然于李君羨则以讖记之文而杀刘洎则以废立之语而杀或怪其不能以斯心加诸彼是不然恭志充辈凡人皆知其不足道故无所动其心君羨与洎则触其真讳恶之机故不能自克耳武后能容苏安恒而不容魏立同刘祎之亦是类也

唐明皇酺宴命三百里内刺史县令各率所部音乐集于楼下以较胜负怀州刺史以车载乐工数百皆衣文绣服箱之牛皆为虎豹犀象之状鲁山令元德秀惟遣乐工数人连袂歌于蒿于上曰怀州之人其涂炭乎立以刺史为散官君子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明皇耽于淫乐天下方且风靡而效之而又亲诏守令责其角胜则彼惟知求胜以取悦盖亦不足怪也乃因德秀之讽而罚怀州刺史信有过矣而导之者独无罪乎卒不自克至于寇乱交兴中原受祸而不可解涂炭者岂止怀州之人哉

宪宗朝李絳李吉甫数争论于上前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权德舆居中无所可否上鄙之德舆罢守本官范氏唐鉴称其明慵夫曰宪宗黜德舆诚是然吉甫谄邪屡为絳所屈帝常直絳而谓吉甫专为悦媚则其可鄙盖甚于德舆矣顾乃存之而不去其后絳亦罢免而吉甫独宠任终身至以议谥贬张仲方而特赐曰忠何其眷之深欤然则帝之明未足多也

宪宗元和三年策试贤良方正举人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深陈时政之失皆获高第上亦嘉之诏中书优与处置宰臣李吉甫恶其言直泣诉于上且诬考官不公上乃贬诸考官而僧孺等久之不调慵夫曰三子以直言应诏其心非有他也帝既嘉之即当擢用而施行以示至公其谁敢议顾乃徇吉甫之私情而为之报怨牛李之隙有自来矣帝每以朋党疑臣下而不知己之为朋党之根也

唐武后时徐元庆父为县尉赵师韞所杀元庆复手杀师韞后欲赦死陈子昂议以

为枕戈讎敌人子之义诛罪禁乱王政之纲非义不可训人乱纲不可明法且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者以其忘生而趋其德也若释之以利其生是夺其德亏其义非谓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宜正国之典寘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时黷其言后柳子厚驳之曰旌与诛不得并诛其可旌则黜刑旌其可诛则坏礼若师韞以私怨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而元庆能报之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其或父不免于罪而师韞之诛不愆于法是死于法而非死于吏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鹜而陵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当取公羊受诛不受诛之义以断之元和中梁悦报父讎杀秦杲敕有司曰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宜令详议韩退之曰圣人丁宁其议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宜定其制凡复讎者事发具申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敕杖悦一百流循州明皇时张璠张琬亦以父讎杀杨汪议者多言宜加矜宥张九龄欲活之而裴耀卿李林甫以为乱国法帝然之谓九龄曰孝子之情义不顾死杀人而赦此涂不可启也乃下敕曰国家设法期于止杀各伸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人展转相讎何有限极皋陶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付河南府杖杀之考此三事惟明皇所处为不可易子昂等议似高要非正法盖礼记周官及公羊氏复讎之说皆乱世事不足信也

楚灵王闻羣公子被杀自投于车下曰人之爱其子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王曰余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唐文宗惑杨贤妃之谮几废太子永已而永暴薨后帝因观乐见童子绿幢而其父来往走其下泫然流涕曰朕为天子不能全一子乃诛教坊宫人尝构害太子者十数人嗟夫惻隐之心人皆有之父子之道出于天性灵王因己子之死而始悟杀人子之为非文宗见他人之爱子而后知己子不全之可恨昏蔽如此宜其懵于天下之理也

温公极称周世宗之美而曰大功未成中道而夭盖太平之业天将启圣人而授之非人谋之所及予谓温公归之天数是矣以为将启圣人则媚主之辞也世宗天资岂宋祖之所敢望而如宋祖者其足谓之圣人乎使世宗而在太平之期可以立待何必宋祖哉

宋主征李煜煜遣徐铉朝京师言其师出无名且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柰何见伐宋主曰尔谓父子为两家可乎铉无以对而退欧公载其事于五代史而论之曰呜呼大哉何其言之简也王者之兴天下必归于一统可来者来之不可者伐之期于埽荡一平而后已周世宗征淮南诏摅前事务较曲直以为辞何其小哉慵夫曰欧公之言过矣自古出师未尝无名而加人之罪者必有辞而后可曲直之理正所当较也宋主此举果何名而何辞哉偶铉及父子之踰因得以是而折之夫父子固不当为两家矣而宋之与唐何遽有父子之分哉天下非一人之所独有也此疆彼界容得分据而并立小事大大保小亦各尽其道而已有罪则伐无罪则已自三代以来莫不然岂有必皆

埽荡使归于一统者哉世宗既服江南清源节度使刘从效请置进奏院于京师直隶中朝诏报曰江南近服方务绥怀卿若置邸上都与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勉事旧君且宜如故如此则于卿笃始终之义于朕尽柔远之宜锺谟入贡帝问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备乎对以不敢帝曰向时则为仇敌今日则为一家大义已定保无它虞然人生难期至于后日事不可知归语汝主可及吾时完城郭缮甲兵据守要害为子孙计世宗德度如此其视宋主何啻天壤而反以较曲直为小乎宋主之初出师抚曹彬背曰会取会取彼本无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此则情实之语也欧公一代正人而曲媚本朝妄饰主阙在臣子之义虽未为过而史书垂世之言安可不出于大公至正邪不载可也

唐将刘巨容讨黄巢几擒而复纵之曰国家喜负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议者议其以鹰犬自期其言诚是然如巨容辈何足责哉宋主太祖命曹彬平江南许以使相及回惟赐钱五十万曰更为朕取太原然后与卿此非以鹰犬使人邪而宋儒每称其吝惜名器夫人君之于臣遇之以礼而示之以诚故人乐为之用果惜名器则如勿许然宋祖素多权诈本不为名器计也呜呼使彬而君子何必以此待之如其小人则亦不复肯尽力矣尝以彬之行事考之盖所谓君子者则宋祖非惟失所以使人而又见其不能知人也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溇南王若虚 从之

臣事实辨上

○臣事实辨上

扬子以子胥鞭尸藉馆为非东坡曰父不受诛子复讎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择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独非人子乎子由论之则不然曰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至鞭旧君以逞逆天而伤义卒以尽忠而丧其躯岂非天哉慵夫曰子由之论是矣君父之尊一也而君复统其父知有父而不知有君亦何以立天下员虽不仕然身居楚国而父为楚官则员亦楚之臣也臣无讎君之义楚子之淫刑固有罪矣而员之报之无乃已甚乎为员之计不过无食其禄而已夫君非至明珠杀之闲不能无滥使为臣子者皆得推刃而报之则国家岂复有法而逆乱之事何时而已邪若员者勇而无礼敢为而不顾者也至其说吴王僚伐楚而王未即从因之进专诸于公子光而使弑之盖求以逞其怨毒则凡可以得志者靡所不为既自贼其君而又贼人之君员真小人也哉扬子讥之未为过论而东坡以为非人子然则苏氏独非人臣乎张南轩尝与人议员立庙事云在吴则可在楚则不可员而有灵必不飨于楚地盖谓忠于吴而不忠于楚耳予谓员之于阖庐则忠于僚则贼其飨于吴亦恐未安也

退之论范蠡招文种事畧曰为人谋而不忠有匡君之智而无事君之义若以长颈之状难以同乐则举吴之后还越之日泛轻舟游五湖者岂惟范子乎其移文种之书犹

拔句踐之劍也句踐何過哉其文辭不甚佳此必少年所作故黜于外集而世亦無稱道者獨宋孫漢公謂其意出千古子以為知言蠡雖功成然句踐之眷方隆而所期望者未艾也蓋亦為之勉留而徐以禮請則始終之義庶幾兩全而決意不回若棄仇讎者王以誅賞動之則曰君行令臣行義卒潛遁去揆以人情王既不能堪矣乃又移書同志誦王之短而示己之見幾種也不智亦因謝病不朝王未嘗負二子而二子負王安得不發怒而殺之乎以史傳考之句踐無不道之事惟種受誅而實其自取則長頸之相蓋亦無驗也嗚呼蠡春秋之豪才畧有余而仁義不足者也以今日待其君如此其薄則向來所以黽勉從事者特假之以為功名之資耳夫豈誠意哉然而千古高之以為美談其視貪榮嗜利死而不悔者固為賢矣以君子忠愛之道律之殆未滿人意也

蕭何治未央宮事論者不一或以為非是或以為當然或又疑其為有深意何其紛紛也彼以刀筆吏監土木功不能無過制者其對上之言姑以自解云爾此固不足深責然亦何可妄舉哉大抵漢初君臣類無學術暗于義理其舉措之際亦多疏失而後世每以聖賢事業期之宜其為說之多曲也

程晏論曹參譬之飲牛于污泥而不即清淵呂祖謙論陸賈叔孫通譬之避雨于荒城而不求大廈皆恨其不以三代之隆輔漢也嗚呼三代之事豈漢祖之所可望而數子之才亦豈王者之佐乎彼自量其分而行其力之所及是矣而世儒每過期之此書生不通之論也

昔人之論蓋有語病而意實不然者張釋之與文帝爭犯躐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近世儒者往往讖之以為開人主殺人之端固似有理然一時之意姑為分守而言何暇慮及此乎王肅諫魏明帝亦嘗引此曰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重于為己而輕于為君不忠之甚也其貶尤深蓋帝性嚴急時督修宮室稽限者輒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故肅言近于過者所以力戒帝之專殺耳不然釋之之罪詎至是哉

張釋之與文帝爭論犯躐罪名事云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議者紛然以為開人主殺人之端而隋源師謂高祖曰陛下初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唐馬懷素謂武后曰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自當處決聖心皆褒釋之之意者也其言之病豈不益甚哉

尹賞病革戒其子曰為吏正坐殘賊免猶勝軟弱不勝任仇士良致仕語諸送者以為無使人主知書近賢臣則權常在我嗚呼凶人為不善惟日不足賞之酷士良之奸居之不疑亦已極矣乃復將死而貽諸其子既去而傳諸其徒不仁者可與言哉

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諫曰臣當自刎以血污車輪帝不悅及聞張猛之言然後喜曰曉人不当如是邪陳瑩中曰事有緩急言有輕重御船非過舉之大諫而不從何遽至于自刎哉使果不從廣德之死亦何名乎劉子翬曰廣德誠大過然非先發此言以激上心則猛之言未必見聽也有犯無隱廣德以之予謂推帝所以見聽之由則子翬之論得矣而廣德之過亦豈可不戒哉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汉许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共割财产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亲戚泣曰吾为兄不肖盗声位二弟年长未蒙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今理产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于是远近称之君子曰武也欲成弟名自当委曲教之正使无成亦何愧于心而为此诡譎之事吾不知武之本意果如所说邪抑实出于贪鄙初不自克而卒不自安邪使比及至是而其产破散或身先亡则何以辞于世乎所谓巧诈不如拙诚也

姜肱与二弟友爱常共卧起及各娶妻相恋不能别寝以系嗣当立乃递往就室三人之友爱则诚笃矣抑何不知礼之甚邪读之令人发笑

汉党锢诸公既无申屠蟠之高识而自贻伊戚可以逃则当如夏馥不能脱则当如范滂若张俭者望门投止使他人殄灭宗亲而身独幸免虽以寿终亦何颜于世哉而史臣称美其贤陋亦甚矣

刘翊丰财而好施献帝西迁拜陈留太守散所握珍玩惟余车马自载东归见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马易棺敛之又逢知故困馁不忍委去因杀所驾牛以救其乏众人止之翊曰视没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饿死东汉之士诡激好名而不量轻重如此悲矣

或问荀彧荀攸于王通通曰皆贤者也生以救时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贾琼曰虐哉汉武未尝从谏通曰汉武其生知乎虽不从谏未尝不悦而容之噫汉武昏惑不道几至乱亡晚节末路仅能少悔而通以为生知荀彧之徒党附曹贼以取天下皆汉室之罪人而通以为仁者其谬论不待辨也

董昭为曹操谋九锡之事荀彧以为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操不悦彧饮药而死苏子由曰文若始从曹公于东郡致其笑畧以摧灭羣雄固以帝王之业许之矣岂其晚节复疑而不与哉当是时中原畧定中外之望属于曹公虽无九锡天下不归曹氏而将焉往劫而取之不若徐而俟之要之必得而免争夺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吕伯恭曰彧沮挠昭议者其本情特不悦计非已出而已荅昭之辞盖托忠顺云予谓二说皆通或必居一于此要之不可谓忠于汉也而或者曲为文饰猥加褒誉温公则曰功先管仲东坡则曰道似伯夷读之殊可恠笑夫管仲合诸侯以奖王室曷尝助贼臣而篡国乎伯夷不与恶人言不立恶人之朝而肯为曹氏之腹心乎彧之饮药不得已焉耳以操阴谋多忌彧之智力乃出其右一旦隙生岂有免理至馈之食而发视乃空器其意可知彧不自裁亦终被害将有惨于是者此陈寿所谓以忧薨也乌在其为死节邪呜呼人臣至于荀彧冯道其邪正逆顺不待辨矣而议者之蔽时或如此天下之事岂易晓哉

诸葛诞为司马昭所诛麾下数百人坐不降见斩皆曰为诸葛公死不恨魏志所记止于如此而注引千宝晋记云数百人拱手为列每斩一人辄降之竟不变至尽时人比之田横此几大过也当时既知其不可屈则槩杀之矣何至一一遍问而数百人者虽信感恩亦不应尽能如此然而通鉴取之岂割爱不忍虽温公未免欬刘子翬不信田横客

俱死事以为溢美之言予于此亦云

管宁华歆共锄园菜见地有金宁挥锄与瓦石不异歆捉而掷之世皆优宁而劣歆予谓以心术观之固如世之所论至其不近人情不尽物理则相去亦无几矣毕竟金玉与瓦石岂无别者哉此庄列之徒自以为达而好名之士闻风而悦之者也若夫君子之正论则不然贵贱轻重未尝不与人同特取舍之际有义存焉耳

陈寿评孙皓以为肆行残暴虐用其民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既蒙不死之诏复加归命之宠岂非过厚之恩旷荡之泽意若微讥晋武而孙安国亦谓皓罪为逋寇虐过辛癸梟首素旗不足谢冤魂而优以显命仍加宠锡非伐罪吊民之义二子之言是矣然汤武之师本以救天下是故诛其君吊其民而议者亦曰为匹夫匹妇复讎也后世伐人者例皆志于夺国则既得而止矣詎有诚意为民者盖不独晋武为然也初羊佑陈伐吴之策曰皓暴虐已甚于今可不战而克若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有百万之众长江未可窥也呜呼果使吴人更立令主民得乐业于一方释而存之以为外惧岂非好事今乃幸其无道而易取惟恐失之此其心曷尝在民邪武帝不足责也若羊公者世所谓仁人君子而为谋亦尔则是举也尚可以汤武之事绳之哉

东坡诗云景山沈迷阮籍傲毕卓盗窃刘伶颠贪狂嗜恠无足取世俗喜异称其贤虽诗人一时之言其实公论也然志林复云籍本有志于世遭魏晋多故乃一寓于酒何邪晋人放荡本其习俗而好事者每为解说子由所谓借通达以济淫欲者诚中其病古之君子避世全身固自有道其不幸而不免则命也何必秽污昏醉为名教之罪人邪盖籍尝戒其子矣曰仲容已预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则亦心知其非而不能自克而已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溇南王若虚 从之

臣事实辨中

○臣事实辨中

阮籍广武之叹呼沛公为竖子李太白讥其狂言非至公而东坡以为指魏晋闲人予谓籍傲诞大言视先王曾无忌惮而何有于沛公乎此固无足恠者盖东坡不必辨而太白亦不必责也

晋史载祖约好财事其为人鄙猥可知阮孚蜡履之叹虽若差胜然何其见之晚邪是区区者而未能忘怀不知二子所以得天下重名者果何事也

或问殷浩将莅官而梦棺将得钱而梦粪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将得官而梦尸钱本粪土故将得钱而梦秽当时以为名言浩问刘惔自然无心于稟受何为善人少恶人多惔曰譬如泻水着地纵横流漫畧无方正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人有能百掷百卢者王衍曰此无奇直后掷如前掷耳庾子嵩曰王君之言闇得理皆此类噫三论无谓甚矣而取重于世如此晋士以虚谈相高自名而夸世者不可胜数而三子其尤也顾存而

传者若是则余可以相见矣将无同三语有何难道或者乃因而辟之一生几量履妇人所知而遂以口祖阮之胜负其风至此天下苍生安得不误哉

晋王述初以家贫求试宛陵令所受赠遗千数百条王导成之荅曰足自当止时人未之达其后屡居州郡清洁绝伦宅宇旧物不革于昔始为当时所叹予常读而笑之矣所谓廉士者惟贫而不改其节故可贵也今以不足而贪求既足而后止尚可为廉乎而史臣着之以为美谈亦已陋矣

王献之尝与兄徽之操之俱诣谢安二兄多言俗事献之寒温而已或问安兄弟优劣安曰少者佳吉人之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予谓此一时率尔之言非确论也吉人之辞故寡而寡者未必皆吉人遽以是定其优劣可乎晋人议论浅近不切大抵皆此类也

谢安问王子敬书何如逸少荅曰故当不同安言外论不尔则又曰外人安知或称李含光书过其父含光闻之终身不书子敬非礼矣而含光亦太过也

晋元帝命王导升御床共坐导辞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曷不但言礼不可渎上下之分不可乱而猥假此喻人主之尊止图瞻视而已邪晋士虚谈类如是

晋兵伐吴孙皓遣其丞相张悌副军师诸葛靓等逆战大败于版桥靓邀悌遁去悌不从靓自往牵之曰存亡有数非卿一人所支柰何故自取死再三牵之不动乃放去悌卒死之及皓降靓逃窜不出武帝访得之欲以为侍中固辞不拜归乡里终身不向朝廷而坐呜呼靓身为军师而临难苟免又劝主师俱亡不忠甚矣及君降国灭天命有归乃始讎晋不向朝廷而坐亦何谓哉

苻坚将杨安攻晋梓潼郡太守周虓以母妻为贼所获遂降于安呜呼虓既以不忍捐亲之故而至于受污没身不仕以终天年可也岂复名节之足言哉而每见坚辄箕踞慢侮或至诋骂既又屡为叛逆而不悛此何谓也就使得行其志亦何以湔洗前罪而归见晋人邪不忠于晋而无礼于秦进退两失其妄人也已矣

温峤将刘琨之命其母止之绝其裾而行邓攸避石勒之难其子随之系于树而去千载之后犹令人恨二子之罪可胜诛乎史臣以为攸之无嗣天盖有知其论甚愜而称峤辞亲蹈义申胥无以尚之斯则陋矣考之当时劝进之行不必须峤而忍违慈旨使之抱恨终身丧葬俱废此特以功名为急耳岂得与申胥比哉张南轩曰就使太真有克复神州一匡天下之勋亦浮云之过太虚耳不足塞天性之伤若顺母意虽泯灭无闻于后所全者大不媿于心乌能以此而易彼至哉言乎可以为万世之训矣

吕氏博议以温峤诈王敦求脱为累晋其言过正不近人情朱黼曰以周身之防寓爱国之实反经合道要无可訾予谓只为己计亦不害于道以父母妻子所仰赖之身无名而死于逆贼之手亦何图哉逆贼之前岂所以施信义者邪

傅亮谢晦徐羨之皆晋室之臣而阴附刘裕以成篡代罪固不容诛矣及其受裕顾托曾未朞年而弑营阳戕义真畧无忌惮之意既已遣人迎文帝则又分据要地以为后图此乱臣贼子之尤者文帝诛之盖千古之所快而苏子由着论以为元凶劭之变乃天

之报复文帝与亮等同过岂理也哉至其称引春秋之义解释里克之非皆不近人情其与取冯道殆无以异呜呼苏氏溺于佛老每以闻大道自矜而时持害教之说不为无罪于吾门也

范滂临刑谓其子曰我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刘湛入狱谓其弟曰相劝为恶恶不可为相劝为善正见今日呜呼滂生昏乱之朝而标置自高忿疾已甚盖所谓杀其躯也顾乃恨为善之无益固已惑矣至于湛辈贪权煽乱死复何辞而亦出此语岂不可笑之甚哉

宋彭城王义康以得罪出镇豫章问沙门慧琳曰弟子有还理否慧琳曰恨公不读数百卷书意谓义康闇于大义贪权昵党不远嫌疑故至是耳其评甚当然琳本道人而幸主见知遂参预朝廷之政宾客填门四方赠赂相系至有黑衣宰相之称使果尝读书知道理不当少戢邪斯亦几何其不败也

刘凝之尝有人认其所著履笑曰仆着已败令家中觅新者备君此人后得所失履送还不肯复取沈麟士尝行路邻人认其所著履麟士曰是卿履邪即跣而反邻人得履送还麟士曰非卿履邪笑而受之东坡曰此虽小事然处世当如麟士不当如凝之予谓沈亦未足以为法也君子之道贵于别嫌疑明是非其实吾物何为受诬而与人使因而不还则成彼奸计而自贻不韪之名果何图哉且所认有大于是者皆可与之而不辨乎然则麟士所处虽差胜疑之要亦不近于人情而君子不贵也苏氏尝以直不疑买金偿亡不辨盗■〈女妾〉为非而顾复有取于麟士何邪

萧道成取宋王俭褚渊之力为多然观其始谋本出于俭渊初无意为所迫而后从则俭之罪重于渊矣而一时物议往往咎渊而少及俭者何邪

齐高尝曲宴羣臣数人各使效伎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歌子夜张敬儿舞王敬则拍张王俭曰臣无所解唯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上笑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之想俭当时自谓风流胜于诸子矣而不知谄而迎合以启骄侈之心曾不若彼伎之为本分也呜呼俭既阴赞道成以夺宗国及相齐朝又为此佞媚之态非小人孰能尔哉

齐王晏助明帝夺国从弟思远劝其引决以保全门户晏不从及晏拜骠骑将军谓诸昆弟若从阿戎言岂有今日思远曰犹未晚也晏叹曰世乃有劝人死者后晏果伏诛世或以思远为贤子弟予谓不然晏之贪权固为非智思远力谏使之退避可也不然亦委之而已迫其必死不亦甚乎

魏太武时辽东公翟黑子有宠于帝犯赃事觉谋于高允曰帝问当以实对为当讳之允教以实对不宜欺罔黑子竟以不实对被诛后崔浩因修史得罪允尝同修亦当坐之太子营救导令翻异不从帝赏其直赦允而诛浩它日太子责允对曰臣与崔浩实同其事违心苟免非所愿也退谓人曰我所以不从东宫者恐负翟黑子故耳世皆以为美谈予谓此言殊未当也臣不欺君自是当然之事不必有为而后为且黑子不从允教而

死非允误之也而何负之有使允所坐果实则谎言自脱是为负浩岂关黑子如其不然冒覆族之祸而践畴昔之一言果何义哉

元魏置殷州以北道行台崔楷为刺史或劝其单骑之官楷曰食人之禄者忧人之忧若吾独往则将士谁肯固志遂举家之官及葛荣逼州城或劝减小弱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将谓吾心不固亏忠而全爱也复命追还贼至将士争奋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独何爱一身战死者相枕城陷楷不屈而死或问楷处此何如曰后一节可矣其始则失之过焉食人之禄者固忧人之忧然一身尽节自足塞责单骑之官法之所许且无害于义而必全族蹈祸以固众心斯不可以已乎君子之制行亦止乎中焉耳

裴矩佞于隋而直言于太宗温公曰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尔或曰矩迹则忠而其心则佞炀帝喜谄谀矩则以谄谀而悦之太宗好谏争矩则以谏争而媚之视君之好恶而为取容之计此大奸之情明主之所当诛也慵夫曰攻矩之心术此固中其病矣将以示劝戒而崇教化则温公之论亦岂可废哉

范纯夫程正叔皆言魏征当死建成之难而不可事太宗子谓是时高祖固在位也建成未成君而太宗之立实高祖之命然则王魏死其难可也不死而事太宗亦可也温公作通鉴正叔尝劝其着征罪而温公不以为然得之矣

唐王义方为御史将劾李义府而恐其得罪以贻亲忧乃请于母既许而后言之张镒救卢枏亦然夫既居宪台之职岂得以亲忧之故而遂不言邪近代邹浩刘安世闻有谏官之命皆先请于母而后受是则知所处矣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溇南王若虚 从之

臣事实辨下

○臣事实辨下

萧何治未央宫高祖见其壮丽怒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未定故可因以治宫室且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上悦唐明皇时太庙四室坏上素服避正殿时将幸东都以问宋璟苏颋对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终遽尔行幸恐未当天心灾异为戒愿且停车驾又问姚崇则曰太庙屋材皆苻坚时物岁久朽腐而坏适与行期相会何足异也且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以关中不稔幸东都百司供拟已备不可失信上大喜从之呜呼古人以家四海为言者多矣事虽不同率皆以廓人主之大度而破其褊狭之心而萧何以之启奢靡姚崇以之劝逸游信乎六经之言有时可以文奸也据二主初怀戒惧之意正当将顺以成其美而何等乃以邪说引之于恶罪孰大焉然何语虽非特以自解其失情犹可恕崇方失宠因此迎合遂复相位则其用心之鄙尤不容诛也

唐玄宗幸洛以崤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制使官宋广平谏之既见从矣乃复请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代陛下受德也乞令待罪朝堂而后赦上善之呜呼臣以进言为忠君以纳谏为圣上下同心以求真是此唐虞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自后世谏臣专以归恩分谤为爱君于是人主始讳其过而耻屈于下矣孰谓堂堂如宋公者而亦为此熊乎

李希烈攻宁陵刘昌令守陴内顾者斩昌孤甥张俊居西北未尝内顾而猝下斩之士有固志故能解其围林牧之所记如此呜呼无罪而杀其所亲以之警众虽云成功害理甚矣故宋子京不取以为好事者傅会此盖有功于昌而东坡讥笑之信苏氏之学驳而不醇也

或问张巡许远何如曰忠矣然而未仁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为守一城而食人三万口其忍为之乎宁使贼杀岂容自食故予尝谓其死节之名固千古不可磨而食人之罪亦万劫不能灭也或曰为己则不可为国何害曰为己与为国等耳天下只有一个是或又曰图大事者不顾其小曰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三万口之命而谓之小事何邪使江淮果由此而保亦不足道况其未必哉为巡等计可走则走不可则战战不胜而死之足以塞为臣之责矣国之存亡付之天可也盖当时公论亦多尤之李翰辈曲为辨说讵能服人之心而史臣猥曰议者遂定呜呼去古逾远义理不明于天下士大夫以名节自高而卒不免害道者可胜数哉

郭子仪不理发豕盗葢主名未得且王事方急因以解危疑而安反侧耳其心非不痛也而杨龟山以为能忘物我岂不悖哉此流于庄列之薄非所以为人子之训也

李西平屯渭桥荧惑守岁久之乃退宾佐皆贺以为皇家之福因请速进兵西平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敌而已天象高远谁得知之既克长安乃谓之曰向非相拒也五星盈缩无常万一复来守岁我军不战自溃矣皆谢非所及予谓西平处此固善然终不当语人其机既泄他日安可再用哉抑君危而臣死敌义自当天象吉凶实不暇问亦无事乎此机也

阳城之事退之永叔皆论其非而范纯夫辨之以为实有所待且讥永叔不成人之美盖以城之素行非畏祸苟容者又卒有沮延龄救陆贽事故尔云云要之德宗之朝不必待七年而后可言为臣之法当以韩欧为正

唐史称陆宣公贬忠州避谤不著书恐未必然宣公经济之学本非立言者方其得志则发而见于用否则默而已矣不然公处昏君邪臣闲直言鲠论未尝有所屈岂其一遇斥逐而遽尔畏忌邪史氏之期公浅矣

韩退之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于文字世多讥之然此亦人之至情未足深恠至潮州谢表以东封之事迎宪宗是则罪之大者矣封禅忠臣之所讳也退之不忍须臾之穷遂为此谀悦之计高自称誉其铺张歌颂之能而不少让盖冀幸上之一动则可怜之态不得不至于此其不及欧苏远矣

柳子厚附丽小人以得罪天子所谓自贻伊戚者安于流落可也而乃刺讥怨怼曾无责己之意其起废之说悲鸣可怜至有羨于颡马蹇浮图既不知非又何其不知命也

李德裕不由科第进且以牛李讥切父政之故遂深疾进士尝谓武宗曰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盖少习其业而熟于朝廷台阁之仪寒士虽有过人之才不能闲习也世以其言为不公而杨中立力为辨之慵夫曰在他人言之固无谦自德裕而言虽曰非私人不信矣若谓人材色色有之不必进士则可乃欲专仕公卿子弟岂得为通论哉天下之事岂徒习家业熟朝仪者所能办而才诚过人则亦何有于此等哉自古由寒素为名臣者曷可胜数膏粱纨绮子焯焯者几人而遽以此薄天下之士顾不褊浅而可笑邪使德裕羸人犹不足深责彼其著书论事实皆本于儒学独以激于私意遂为是过正之说卒以忌克祸及缙绅至于斥死而不悛其天资小人也哉

唐哀帝时朱全忠欲以牙将张廷范为太常卿宰相裴枢谓太常卿当以清流为之持之不下全忠怒而杀枢欧阳子曰一太常卿与社稷孰为重使枢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国与人乎虽枢等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独存也范纯夫非之以为枢乃全忠之党从其大而违其细以窃天下之虚誉非有忠义之心能为社稷者也葛胜仲曰自古奸臣有篡夺之志必诛异己者曹操杀荀彧司马懿杀王经未有同己而诛之者枢果从其大而违其细全忠自当以意晓尚何甘心投之浊流李振之谋耳振尝曰王欲图大事而枢辈朝廷之难制者故令杀之昭宗时枢为汴州宣谕以与全忠素善故全忠听命修贡献不绝后虽因全忠言而复相然能持之以正则始进不足累也当以欧阳子为正慵夫曰葛氏之言当矣然欧公亦许之大过所以起纯夫之辨若枢者有书生之直气而无不可夺之大节耳

新唐书孝友传刘君良四世同居隋末荒馑妻劝其异居因易置庭树鸟雏令鬪且鸣家人恠之妻曰天下乱禽鸟不相容况人邪君良即与兄弟别处月余密知其计因斥去妻曰尔破吾家乃复召兄弟同居君子曰使君良果笃于友悌者岂一妇人可得而闲之既已为所愚而至于乖离矣虽知过而改亦何足入传

王朴荐扈载于李谷久而不用云非不知其才然载命薄恐不能胜朴曰公为宰相以进贤退不肖为职乃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诰及为学士岁中病卒时年三十六议者以谷能知人而朴能荐士予谓人之于事亦尽其当为者而已朴能荐士信然谷之知人不足道也且人诚有命则寿夭贵贱固已一定而不可逃岂宰相所能予夺而损益哉谷言亦偶中耳

冯道忘君事讎万世罪人无复可论者而苏子由曲为辨说以为合于管晏之不死虽无管仲之功而附于晏子庶几无媿呜呼是岂可以为比哉子纠小白均为亡公子而小白先入既已为君内外安之初无异议则齐国小白之有也纠不复争而仲亦无必死之义故曰纠未成君仲未成臣孔子固尝辨之矣崔杼弑庄公而立景公景公亦齐之胤也庄公之讎在崔杼而不在景公则晏子不死而事之亦可也及杼盟大夫之不己与者

则晏子不肯焉使杼而自立晏子其肯事之乎是固不得以为比也又以对德光之问为能活中国受郭威之拜为能重朝廷且曰篡夺之际虽贲育无所致其勇而道以谈笑拜跪却之非盛德不能如此其言区区尤为可笑使此事果实亦何救乎大节之亏况其不然乎盖道之对德光谄以求媚耳初岂在民德光之不杀适其不欲耳何有于道至于威之拜道道之不荅特平生长幼之礼不能遽改于一朝者也威之屈伸汉之轻重固不系于此夫有汲黯之直节而后弭刘安之谋有周访之威望而后能沮王敦之志若道者贩君卖国习以为常此乃奸雄之所易而取之者而谓其能却人于谈笑拜跪之闲乎夫惟威之视道不足以害其事故待以旧好而无闲道亦知其不吾忌也故受之如常日而无嫌不然威其肯尔而道其敢尔邪道之迎湘阴也揣威无实立之志不能以大义动之正论谕之而徒要其无使妄语而已行未及还威已代汉道复俯首而事之矣所谓以拜起折威者果足信乎议者曾不考其素要其终而惑于适然疑似之迹亦已谬矣为臣至于冯道万善不足赎百说不能文也使如道者犹可以贷焉岂复有人理哉胡安定曰生民不至于肝脑涂地者道有力焉虽事讎无伤也王介甫则方之伊尹富文忠则目为大人其余纷纷者不论也乃知遂臭之夫今古不乏而尧桀之是非有时而颠倒欧阳子为道传鄙薄贬斥若将不齿然于此等亦以为诚然而不能辨何邪茆荆产云道欺尽五代人又欺到宋朝诸公此老贼伎俩亦自高鸣呼道何足以欺人哉直爱之者陋见耳吾尝论之士大夫诵先王之书食人主之禄而敢昌言以冯道为是者皆当伏不道之诛也

王沂公有言恩欲归己怨使谁当欧公每诵之以为得大臣体予谓人臣虽不当收恩然贤才岂可不求虽不当避怨然人情亦岂可轻失沂公惟主斯言遂至于不肯荐人欧公惟主斯言遂至于喜犯众怒皆用心之过也

王介甫诗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又云秦晋区区等亡国可能王衍胜商君介甫初以唐虞之事责神庙以皇夔稷契自任汉唐而下皆所不道何其高也及其愤新法之不行则甘心为商鞅而羡慕之又何其卑也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溇南王若虚 从之

议论辨惑

○议论辨惑

范晔史论云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夫义当生则生义当死则死义者所以主生死而非对立之物也岂有时而轻重哉义重于生已为语病又可谓生重于义乎虽然此自汉以来学者之所共蔽晔也叛人何足以知之

唐苏颋论夷齐四皓优劣云四皓见贤于子房夷齐称仁于宣父与其称仁于宣父不犹愈于见贤于子房哉鄙哉斯言为论不求是非之真而徒倚古人以为重殊可笑也吕东莱曰竞驾驥者至伯乐而定竞是非者至孔子而定然随伯乐而誉马未免为不知

马随孔子而誉人未免为不知人其相去一何远哉

老苏谏论曰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龙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予谓挟仪秦之术者必无逢干之心存逢干之心者固无事乎仪秦之术也苏氏喜纵横而不知道故所见如此

邵氏闻见录云颜子得位为尧舜孟子得位为汤武此缪论也圣贤事业易地则皆然何尝有决择之意彼徒见颜子穷居陋巷默无所为而孟子游说诸侯急于救世遂敢臆度而为是斩绝之论岂知颜孟者哉

苏武不降匈奴名重十古而当时止得典属国世皆恨之陈季雅曰臣子合当事不当受重赏此论虽高在臣子自处可也施于国家则不可显忠遂良成汤之所以昌崇德报功武王之所以治信如陈氏之言则善善之道亡而厉世之具废矣

温公排孟子而叹服扬雄荆公废春秋而崇尚周礼东坡非武王而以荀彧为圣人之徒人之好恶有大可恠者

司马君实正直有余而宽假曹操苏子由道学甚高而奖饰马道皆缪戾之见有害于名教不足为长厚也

司马温公论曹操篡汉以为非取之汉而取之盗手失言之罪万古不磨胡致堂力攻之是矣及其论萧道成当讨苍梧刘知远不必赴晋难乃皆引以相明而不废何邪是非有定理前后反复以迁就己意此最立言之大病也

东坡以武王伐殷为非圣人斩然不疑至其论范蠡之去荀彧之死则皆许以圣人之徒是何靳于武王而轻以予二子也

苏子由论曹操曰使其主盟诸夏而不废旧君上可以为周文王下犹不失为桓文公不能忽而甘心干九锡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为恨也胡寅论王敦曰使其回悖逆之心有事于中原与刘琨祖逖之徒犄角进取必可以克复旧物不此之虑而甘为叛臣其亦不善择术矣其论朱温曰为全忠计既下韩建服李茂真经理长安纪纲朝政率天下方镇以敬顺之道唐若未亡吾固事之若天命改授亦不容释嗟夫二子之意则善矣抑不思彼三贼者可以是而望之乎书生之迂阔如此

子由杂志记道犯人罪不可加刑事其言甚鄙非惟屈法容奸有害正理而区区妄意于神仙殊为可笑盖苏氏议论阔疏者非一而此等又其尤也

三良殉葬秦伯之命诗人刺之左氏讥之皆以见缪公之不道而后世文士或反以罪三子葛立方曰君命之于前众驱之于后三良虽欲不死得乎此说为当东坡诗云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若以魏颗事律之则正可责康公耳柳子厚所谓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是也吕氏傅议反复曲折以辨三子之非刻核尤甚始予犹谓是少年场屋之文出于一时之率尔而读诗记黄鸟篇复引苏氏语为解乃知其所见之蔽盖终身也

郑厚曰王道备而帝德销史法尽而经意远予谓王道不殊于帝德史法无害于经

意直厚之鄙见如是耳

郑厚以欧阳子作史辨太深而法太尽予谓辨无太深法无太尽论其当否则可矣

郑厚曰使汤武不为乱臣贼子倡未必后世敢兆是乱也予谓不然圣人与天为徒而以大义公天下遇所当为固不暇远忧后世而乱臣贼子亦不必借口而后发梟獍豺狼之恶何尝有所因乎且魏晋而下凡篡夺者皆以禅让为名然则尧舜亦为乱臣贼子倡乎以是论汤武陋矣厚又云以汤武顺天应人非得已者此书生所知也呜呼顺天应人易之所称也厚虽鄙薄圣贤其于孔子犹若有所惮者至是说则并孔子而不取矣小人无状一至于此天下之事亦有非书生所知者名教之理而书生不知则谁复知之且厚独非书生邪何其背本之甚也如厚之徒固不足道然汤武之是非古今多疑之予不可不辨

郑厚小子敢为异论而无忌惮汤武伊周至于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诋骂至汉祖萧曹平勃之徒则尊为圣贤而亟偁之复以欧公讥病唐太宗为薄佞夫之口其足凭乎

郑厚曰江河之流多浑浑栋梁之材多礲礲至廉者以稊养之至美者以丑裘之衣锦尚褻之义也无管仲之三归具官塞门反坫则仲一浅丈夫也必不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无萧何之强买贱贵则何一介士也必不能镇国家抚百姓为一代宗臣无霍光之阴妻邪谋宠女立后则光一忍人也必不能当庙堂拥幼君处废立之际临大节而不可夺呜呼自古跌宕不羁之士往往畧细谨犯非法君子取其所长恕而不责则有之今日必如是而后可以了大事然则凡修身慎行者举皆碌碌而无足取矣亦何以学为哉世惟知其讪薄汤武伊周之非而不知此等尤名教之罪人也

韩退之尝曰孟氏醅乎醅荀扬大醅而小疵以予观之孟氏大醅而小疵杨子无补荀卿反害不足论醅疵也

退之三器论以为阶太平之治归天人之心者不在是其言愜当出人意表在韩集中当为第一然辞采不足观亦如范蠡招大夫种议故不入内篇惜哉

柳子厚断刑时令四维贞符等论皆核实中理足以破千古之惑而东坡痛非之乃知秦汉诸儒迂诞之病虽苏氏亦不免也

柳子厚非国语虽不尽佳亦大有是处而温公东坡深罪之未为笃论也

通鉴一书妙绝古今虽万世不能易也惟荀彧评为可恨耳当删去之

正闰之说吾从司马公性命之说吾从欧阳子祭礼之说吾从苏翰林封建之说吾从范太史余论虽高吾弗信之矣

甚矣中道之难明也战国诸子托之以寓言假说汉儒饰之以末节繁文近世之士参之以禅机玄学而圣贤之实益隐矣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溇南王若虚 从之

著述辨惑

○著述辨惑

诗书以序冠篇首盖一篇总是一意故可也论孟一章是一意不相附属故记者但取其中三两字以为名如学而为政梁惠王公孙丑之类非作者之意也扬子法言随问而荅论孟之体耳而各取首章之意以为序曰譔某篇无乃失其宜欤

昔人以杜预颜师古为丘明孟坚忠臣近世赵尧卿文伯起之于东坡亦以此自任予谓臣之事主美则归之过则正之所以为忠观四子之所发明补益信有功矣然至其失处亦往往护讳而曲为之说恐未免妾妇之忠也

外纪通鉴之赘也道原初劝温公始于上古或自尧舜公曰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又劝其始于获麟之岁则曰经不可续也道原既称其可法而卒为此书盖好名而不自禁因之托附以传世耳观其序可以见矣然勉强牵合至取战国诸子谬妄之说以实其事固不若不作之愈也

司马贞史记索隐其所发明不为无补然所失亦多至述赞诸篇殊不足观盖为蛇画足欲益而反弊者顾乃高自矜夸讥子长之未周岂不可笑哉

语孟之书本无篇次而陋者或强论之已不足取司马贞述史记以为十二本纪象岁星之一周八书法天时之八节十表放刚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传取悬车之暮齿百三十篇象闰余而成岁忘意穿凿乃敢如此不已甚乎

史记评骘衍云或言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太道骀衍其言虽不轨佻亦有牛鼎之意乎所谓牛鼎即上饭牛负鼎之事耳而贞解为函牛之鼎云衍之术运大若大用之有牛鼎之意何其曲也

东坡之解经眼目尽高往往过人远甚而所不足者消息玩味之功优柔浑厚之意气豪而言易过于出奇所以不及二程派中人

王安石书解其所自见而胜先儒者纔十余章耳余皆委曲穿凿出于私意悖理害教者甚多想其于诗于周礼皆然矣谬戾如此而使天下学者尽废旧说以从己何其好胜而无忌惮也

宋人解书者惟林少颖眼目最高既不若先儒之室又不为近代之凿当为古今第一而迩来学者但知有夏僎盖未见林氏本故耳夏解妙处大抵皆出于少颖其以新意胜之者有数也

张九成谈圣人之道如豪估市物铺张夸大惟恐其不售也天下自有公是公非言破即足何必呶呶如是哉论孟解非无好处至其穿凿运曲不近人情亦不胜其弊矣

吕东莱自谓左氏博议乃少年场屋所作浅狭偏暗皆不中理力戒后学诵习而终身刻意者读诗大事记二书而已以予观之博议虽多浮辞而其所发明往往出人意表实有补于世教读诗记乃反平常无甚高论大事记非不简古然不作亦可也

东莱谓学者所当朝夕从事者程氏易传范氏唐鉴谢氏论语胡氏春秋予素不明

易程氏传未敢知若谢氏胡氏之书尝畧观之大抵喜为凿说过正者多惟唐鉴实为纯粹耳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溇南王若虚 从之

杂辨

○杂辨

旧称孔子问礼于老聃而聃所著书专薄礼学论者疑别有老子子谓聃虽不喜礼学然以大贤而尝仕于周其于典故岂无所闻亦犹苾弘之于乐郟子之于官名孔子问之亦何足恠但不知果尝问与否耳盖自庄周寓言设老聃训诲孔子事以自尊而汉儒记礼有闻诸老聃之语世遂信之夫司马迁最喜老子者然其为传尚不能详其主名及生于何代安知果与孔子同时哉

庄周诋訾孔子之徒盖其学本于黄老加以天资刻薄猖狂恣睢而无忌惮则其轻蔑吾儒无足恠者东坡乃谓实子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譬楚公微服出亡其仆操楫而骂以为倒行而逆施者此出于爱周而强为解释也彼公子之仆权以济事不得已焉耳周之于孔子渠有不得已者乎

舜命羣臣自伯禹而下二十二人姓名职掌见于虞书班班可考也而左传载季文子八凯八元之说何所本哉杜氏以八凯为垂益禹皋陶之伦八元为稷契朱虎熊罴之属盖妄相配合耳且书言禹作司空宅百揆契为司徒敷五教而文子则云使八凯主后土以揆百事使八元敷五教于四方是八凯同任禹之职而八元并预契之政也无乃戾乎其言四凶亦与书不合此殆诬谬而杜氏强为解释无足凭焉学者盖亦言乎经而已

季文子言元凯世济其美而尧不能举四族世济其凶而尧不能去舜能举而去之故天下同心归戴夫尧舜百王之冠冕皆圣人也使尧诚不举善而去恶尚足为圣乎此固无稽而刘道原以为尧知舜于侧微而天下未服故遗之大功二十抑亦妄意之说也

文王遇吕尚于渭滨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此以三字为义而世遂单称太公如周召之类或又以望子为名皆非也至范睢传载秦昭王语云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仲以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此又直谓以先君呼之矣岂不愈缪哉

经传称秦伯为穆公或亦作缪是二字通用也而蒙恬对胡亥云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故立号曰缪然则二字义殊缪当音靡幼反矣不知恬何据而云且二字既殊岂得并举邪

唐高定年七岁读汤誓问父郢曰柰何以臣伐君郢曰应天顺人何云伐邪对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顺人乎郢异之按汤誓云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而已定之所举乃甘誓之辞也

皋陶谟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文理甚明而唐刘乃云虞书称知人则哲能官人则惠鹵莽如此岂其有所脱遗邪

屈原离骚有渔父篇宾主问答其辞华丽而杂以韵语此盖假设以见意与卜居一体耳司马迁乃取以为传刘子玄既知其非矣而班固古今人表遂列渔父之名使诚有斯人者观其所言不过委顺从俗以求自全者耳何遽至九等中第二哉

退之杂说曰马之能千里者一食常尽粟一石食不饱力不足则才美不外见而不可求其能千里又以食之不尽为不识马呜呼千里之材固有异于常马者然亦非徒以善食而后能也退之平生以贫而号于人叹一饱之不足者屡矣岂有激而云邪

刘原父自号公是先生贡父号公非先生贡父云是其所是为易非其所非为难或评王介甫明于知君子暗于知小人予谓此皆过论也非者是之对也小人者君子之反也能是其是则能非其非能知君子则能知小人矣世岂有能识白而不能识黑能辨东而不能辨西者乎

鲁直与其弟幼安书曰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闲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胷中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校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譬如木偶舞中节拍人叹其工舞罢则又萧然矣此论甚高然彼于文章翰墨实刻意而好名者殆未能充其言也盖尝自跋其书云学书四十年今夜所谓鳌山悟道书又曰星家言予六十不死当至八十苟如其言当以善书名天下是可喜也观此二说其得谓无心者乎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山谷尝以三钱鸡毛笔书盖不得已耳诚使佳者固当有闲而云在手不在笔此一时夸辞非中理之论也

鲁直之于辞章翰墨子由之于政事道学品藻标置见于言论之闲夸而好名亦其短处东坡盖无此病也

颍滨杂志云凤翔开元寺僧有得秘方能以淡金为精金者素不传人后强予子瞻曰此方可知而不可为为之必不祸败以子能不为故传焉然慎勿轻以授人子瞻许诺其后陈希亮求诸子瞻子瞻不得已予之既而深悔恐陈卿不能不为而负僧约也陈果大作以殖产然竟病指痛而殆乃知僧言为不妄又有蜀僧仪介者亦得其方所至营造其费不貲而未尝以一钱私自利故能保其术而无患慵夫曰此僧诚恶人为之何苦强传其方子瞻既以予人岂能使之不作介虽不以自利其罔人之罪亦安得免乎是三者皆可笑也

程氏曰今人以影祭先不便错一髭一发便是别人此亦太过也存其形状姑以慰想象之心初不在一髭发之闲若云伪妄而非真则髭发虽同亦岂其人邪故但言其徒劳而无益足矣何必如此说

程伊川言妇人夫没虽贫穷无以自存亦不可再适人饿死事小失节事极大此迂儒执方之论也先王制礼虽曲为之防亦须约以中道而合乎通情故可以万世常行而人不为病若程氏者刻核已甚矣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溥南王若虚 从之

谬误杂辨

○谬误杂辨

公羊曰君亲无将将而诛焉盖接上文将弑君之辞也唐明皇废王后诏云见无将之心刘从谏理王涯等冤云有如大臣挟有无将之谋自宜执付有司萧遘斥时溥之奸云卑侮王室有无将之萌如何道来后人用此字往往不安也

王戎问阮瞻庄老与圣人其旨同异瞻以将无同荅之戎咨嗟良久乃辟为椽时称三语椽瞻意盖言同耳晋人例重玄学故戎深喜而世多疑之夫将无云者犹无乃得无之类庾亮令褚裒认孟嘉于众中裒指嘉曰此君小异将无是乎苟晞从子毋求为将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贷人将无后悔邪刘裕受禅徐广攀晋帝车泣涕谢晦谓曰徐君将无小过皆是类也世说载褚裒语正作得无通鉴载谢晦语亦然以此可知其为同世说记三语事则又有卫玠嘲之之辞云一言可辟何假于三盖欲直言其同而不必更加疑耳今通鉴所载既依本文而温公自节本乃改为无同异岂温公于此亦未详欤而林氏又为之说曰二则有同有同然后有异一则无同无同然后无异求其同且不可得尚可以求异乎何谬妄之甚也

后汉陈炜谓孔融幼而聪慧大未必奇融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慧乎将不亦犹将无也盖以炜言融虽早慧而大未必奇故融复言炜既大而不奇则疑于早慧也或谓实言其不早慧误矣世说云殷仲堪之荆州王东亭曰德以居全为称仁以不害为名今宰牧华夏处弑戮之任与本操将不乖乎殷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为不贤孔丘居司寇之任未为不仁南史荀万秋对策父昶以示释道琳道琳荅曰此不须看若非先见而荅贫道不能为若先见而荅贫道奴皆能之昶曰此将不伤道德邪荅曰大德所以不德竟不看焉推此类则其义可见矣

学者多疑宁馨之义或以为美或以为鄙皆非也山涛目王衍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此美之之辞也南史宋王太后怒废帝曰将刀来破我腹生宁馨儿此鄙之之辞也夫宁馨犹言如此然也今世方言往往有近之者但声之转耳故张谓诗以对阿堵刘梦得送日本僧云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平仄虽殊其意一也宋书于太后语加如此字盖误而不足凭焉魏书作如馨是则大同而小异耳东坡和王居卿平山堂诗云六朝兴废余丘垄空使奸雄笑宁馨殊无义理特迫于趁韵姑以为王衍之名而已近观吴曾漫录亦论此字并载王衍废帝事云晋宋闲人以宁馨为不佳故山涛王太后皆以此为诋叱之语岂非以儿为非馨香者邪张刘二诗盖乖其义此大谬也山涛之言分明是叹美安得并谓之诋叱哉又以宁馨为非馨香其鄙陋可笑甚矣洪迈容齐随笔云刘真长谓殷渊源曰田全儿强学人作尔馨语又谓桓温曰

使君如馨地宁可战鬪求胜王恬拨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强求捉人臂王导与何充语曰正自尔馨至今吴中人语言多用宁馨字为问犹言若何也予谓迈引晋人语为证是矣而云犹若何则义不然惟城阳居士桑榆杂录云宁犹如此馨语助也此得其当

城阳居士桑榆杂录云王衍呼钱为阿堵物东坡和陶诗以阿堵为墙或指佛书云理应阿堵上阿堵如俗言阿底也不应为墙若顾恺之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则阿堵乃眸子耳此字从目按东坡和陶诗云阿堵不解饮谁欤此颓然此亦指墙而言阿底与王衍之呼钱无异岂遂以为墙之名哉恺之语从目者盖一时书写之偶然或俗子以意改之其实训义皆一不妨通用然则东坡未尝以堵为墙而城阳妄认堵为眸子也

世说陈元方子羣季方子孝光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决谿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盖言其贤相等不能相胜也晋王珣弟珉名出珣右时人为之语曰法护非不佳僧弥难为兄法护珣小字僧弥珉小字也北齐邢字良爱王晞之清悟与晞两兄书曰恐足下方难为兄不暇虑其不进此言弟过于兄也后魏杜正玄赞云难兄难弟信为美哉此言在昆季中最优也今人作书简往往呼朋友为难弟难兄其义未安岂别有据乎贺知章曰见紫芝谿字令人名利之心都尽紫芝元德秀字也今人书简遂有芝字之称不成语矣

司马相如传曰相如奏大人赋上览之大悦飘飘有凌云之志似游天地闲意盖武帝好仙而相如所陈皆飞腾超世之语适当其心故自有凌云之志而学者多以为文辞可以凌云何也李白诗云相如去蜀谒武帝赤车驷马生辉光一朝再览大人作万乘忽欲凌云翔此得之矣彼有云高义薄云天凌云健笔意纵横者非本乎此自不妨

左氏言病在膏肓膏肓者胷鬲之闲犹心膂肺腹之类耳或遂以膏肓对锢疾是岂病之目邪新唐书李靖传至谓靖为萧铣辅公佑之膏肓其谬益甚矣

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綉此特喻其所出寢大而巳世遂以制诰为丝纶而职翰苑者谓之掌丝纶又有纶闈纶阁之称古今相袭恬不以为恠不亦过乎

主父偃传附严安上书事索隐曰严本姓庄明帝讳后并改为严然则迁史本皆庄字而东汉人改书如此也然张汤传先称严助而复云庄助东越传又云庄助诘田蚡张仓传又书庄青翟相如传首书庄忌夫子至汉书申屠嘉田蚡传皆作庄青翟而公孙弘传始作严子杂乱不齐盖校定者失之不精耳

左传齐景公更晏子之宅晏子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且谚曰非宅是卜惟邻是十二三子先卜邻矣吾敢违诸乎予谓自谚以下皆晏子之语也而与传者语尤无别可乎必有脱字

书称乃心乃祖乃父乃之训汝也周瑜上孙权疏云是瑜乃心日夜所忧却正教刘禅语云乃心西悲无日不思杨子云逐贫赋云昔我乃祖宣其明德沮渠蒙逊谓其众云吾之乃祖翼奖窦融系宁河右无乃悖乎

史记言四皓定太子事云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当作本留侯石庆数马事云犹然

如此当作然犹通鉴称符坚喜王猛诛诸豪强云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当作今始郭从谨言于唐明皇云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当作知必德宗闻李泌补戍卒之说云如此天下复无事矣当作无复权德輿论光武封子密事云反乃爵以通侯当作乃反

南史齐东昏游猎至蒋山定林寺一沙门病不能去应时杀之左右韩晖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见獐鹿亦不射邪仍百箭俱发宋萧琛预御筵醉伏上以枣投琛琛仍取栗掷上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战栗刘瑱妹为鄱阳王妃王死妃追伤成疾瑱令人画王与平生宠姬共照镜状如欲偶寝者密使媪奶示妃妃视镜仍唾之因骂云故宜其蚤死详此三仍字皆当作乃南北史中此类甚多岂传写之误邪

古人言文集行于世者世闲也或有云行于代者代字虽亦训世义自差殊武三思言我不知代闲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此本只是世字盖当记录者避太宗之讳故易之而后之作史者遂相仍而不删其实不成语也

古人言底事底物底处有底作底底之训何也今人或认为此字之义误矣

史记平准书云天下大氏无虑皆铸金钱汉书食货志亦同师古曰大氏犹言大凡无虑亦谓大率然则语意重复矣史记称庄周之书大抵率寓言率亦大抵也

退之复志赋云伊时势而则然子厚梦愈膏肓疾赋云中医攻有兆之者而则之者而语病也科举子或时犯之盖不足恠孰谓二公而有是乎

孔子言十五志于学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盖自述其平生次第如此非世之所共也而后人文字中便以知命耳顺从心为岁数之称既已非是而南齐书文惠太子传云年始过立刘子玄自序云年已过立岂不愈谬哉

曲礼所记自幼学至于期颐皆汉儒强名本无义理而世之俗学亦或以为年龄之目苏易简之死未及四十然已经执政矣或记其事云竟不登强仕而卒可以一笑

班伯与王许子弟为羣在绮襦纨袴之闲而非其好纨绮贵戚子弟之服耳刘子玄自述其儿童时事云年在纨绮此何谓哉潘岳尝言子年三十有二始见二毛人之衰白早晚固自不同而庾信哀江南赋序云信始二毛即逢丧乱亦非也

杨大年尝言礼称四十强仕七十致事凡仕于公者古制不过三十年人年十一岁解褐甫四十以疾辞位盖以此予谓曲礼之说出于汉儒所撰以意强名而谓之古制殆不然也夫年及七十不论古制自当退休必曰四十而后仕仕不过三十年则有何义理而考之古人亦曷尝拘此哉

退之叙张巡事云许远与巡同年生日月后于巡呼之为兄是巡年为长也而新唐书远传云远与巡同年生而长故巡呼为兄未知孰是更当考之

文字中有曰同年而语一日之长者予竟不晓同年一日之义当与知者商订

书言百姓凜凜若崩厥角释者谓既崩其角无所容头文理甚明而孟子引之曰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已为乖异意者或有阙误而班固论王莽乃云汉诸侯王厥角稽首旧唐论太宗又云皇威所被黎颡厥角复何谓邪孟子注昏不可晓未敢凭也

论语称有朋自远方来而后周萧大圜云有朋自远扬摧古今岂成语哉然欧公集古录载后汉一碑已有此语则其缪久矣南齐巴陵隐王宝义为太尉诏曰不言之化形于自远尤不可也

论语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其文甚明非难辨也而唐太宗旌赏孙伏伽诏曰朕惟寡德不能性与天道长孙无忌对太宗之问曰陛下性与天道非臣等愚所及令狐德棻周书赞曰阙里性与天道修六经以维其末何其缪邪

论语称夫子言唯谨尔唯语辞也史记石奋传遂用唯谨字而后世史传凡言人性行谨者往往以此为成言岂非习迂之误邪

自东汉以来史传文集中往往以貽厥为子孙之名友于为兄弟之名至有谓隆于友于传诸貽厥者公然相袭恬不之恠近世或辨其缪矣然不特此也书称知人则哲而范晔云则哲之鉴惟帝所难宋文帝云吾无则哲之明沈约云有以见武皇之则哲诗称王赫斯怒而薛综上孙权疏云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又有言发赫斯之命者论语称色斯举矣左雄上疏有云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者范文正秋香亭赋云资土爰之正味刘平等传引云钟鼓非乐云之本孔子曰盍各言尔志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梁简文论古今文体不同则有俱为盍各之辞司马贞讥史记不传季礼则有何为盖阙之语呜呼学者于义训幽深隐奥者容有差误至于此类如辨白黑矣而鹵莽若是其与蒙瞽何异哉东坡诗云圣善方当而立岁乃翁已及古稀年此则滑稽以为戏笑者耳而艺苑雌黄与友于貽厥同讥过矣

诗云潜焉出涕语云夫子喟然而叹潜者涕之貌喟者叹之声耳词人便有涕泪潜拭余潜坐喟喟也等语殆不可也

谷梁曰三军之士粲然皆笑粲只是笑貌耳宋子京笔记曰粲明也万众皆启齿齿既白故以粲义包之其谬论不必辨也

柳文言世涂昏险云拟步如漆却是地黑也欧诗言夜色晦冥云举手向空如抹漆却是皮肤黑也

今韵畧定上下字有可疑者其训上字也在上声则曰方将欲上去声则曰元在物上及训下字乃反之何邪

柳下惠言伐国者不问仁人此盖拒鲁侯之辞耳慕容德劝燕主暉伐秦遂曰愿独断圣虑无访仁人岂所谓以意逆志者哉彼夷虜之人盖不足责然世之书生类此者亦多矣

蒯通曰天下匈匈争欲为陛下所为顾力不能霍去病曰顾方畧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师古训顾为念扬雄解嘲云顾而作太玄五千文师古曰顾反也二义皆非盖此等字不能形容但可意会耳

茆璞三余录云孟嘉墓志桓温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之意荅以渐近自然晋史更之曰渐近使之然殊失其旨盖肉声者歌也不假于物故曰自然嘉之意谓丝声之

假合不如竹声之渐近竹声之渐近又不如肉声之自然也然古人以歌讴名者如王豹绵驹秦青之流皆男子也而此专言听妓则知俚语所谓词出佳人口者其来已久以古意推之歌舞管弦不必专言听妓予谓璞表出墓志之语以证晋史之失殊快人意至其分别渐近自然之义及辩论妓字皆非也盖渐近自然总言三节只是一意而云假合不如渐近渐近不如自然何邪听妓即听音乐也本作伎教坊记谓太常乐人为声伎儿旧唐李绩临终与家人别堂上奏女妓通鉴贺兰敏之居丧释纓经奏妓盖妓伎二字本通用也

魏志鍾繇议田畴让封爵事曰子路拒牛仲尼谓之止善虽可激清励浊犹不足多裴松之曰按吕氏春秋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矣与繇所引不同未审繇误或别有所出予谓此皆小说寓言纵有所出亦何足信哉

魏畧曰华歆与邴原管宁相善时号三人为一龙歆为头原为腹宁为尾裴松之谓原之徽猷懿望无媿华公宁含德高蹈恐难为尾魏畧之言未可以定其先后所评固善然刘义庆世说亦载此事盖云宁为头歆为尾乃与松之意合不知所传果孰为真也

谢安初不就征辟夫人刘氏见家门富贵而安独静退谓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但恐不免耳说者皆以为恐不免富贵而吴曾漫录云恐不免祸难此于不免字固亦可通然以掩鼻之意观之似不尔也

类说张尚书故实云梁武帝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榻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次召周兴嗣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日编缀进上须发皆白殆谬说也此文虽不足观然皆偶俚韵语要是人之所撰岂有漫取不重之字而适能相就乎或言本晋武时鍾繇撰进年代久远又因兵火坏乱不能成章上乃令兴嗣韵之是则有理矣

江邻几杂志云欧阳永叔知举太学生刘几试卷凿纒俄有闲岁诏几惧改名辉既试永叔在详定所升作状元刘原父曰永叔有甚凭据予谓不然公本疾其恠僻故特黜落以厉风俗及变其体则从而取之此乃有凭据也正使知其为几亦必喜之矣且公以斯文为百世师岂几辈可得而眩乱哉原父素与公争名故多讥戏之语而邻几猥录之予不得不辨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遗老王若虚 从之

文辨一

○文辨一

相如上林赋设子虚使者乌有先生以相难荅至亡是公而意终盖一赋耳而萧统别之为二统不足恠也至迂固为传亦曰上览子虚赋则善之相如以为此乃诸侯之事故别赋上林何哉岂相如赋子虚自有首尾而其赋上林也复合之为一邪不然迂固亦失也

张衡二京一赋也而文选析为二首左思三都一赋也而析为三首若以字数繁多一卷不能尽之则不当称某京某都而各云一首也岂后人編集者之误而不出于统欤然世说载庾亮评庾阐南都赋谓可以三二京而四三都又何也

晋宋史载渊明归去来辞云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皇皇欲何之已矣乎之语所以便章而为断犹系曰乱曰之类则与上文不相属矣故当以时字之字为韵其留字偶与前休字相协而已后之拟者自东坡而下皆杂和之然则果孰为韵邪近见陶集本作能复几时此为可从盖八字自是两句耳然陶集云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殆不可读却宜从史所载也

刘禹锡问大均赋云楚臣天问不酬今臣过幸一献三授上二句脱两字何卜赋云时乎时乎去不可邀来不可逃淹兮孰舍操夫操所以对舍也上当脱三字又云董之毒豕苓鸡首之贱毛亦有脱误处禹锡集文粹所载皆然安得善本而考之

东坡■〈木巳〉菊赋云或糠核而瓠肥或梁肉而墨瘦诸本皆同近观秘府所藏公手书此赋无瓠墨二字固当胜也

东坡诗论其末云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夫兴之不可与比同则诗之意可以意晓而无劳而其中又有云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比兴此十六字盖重复也不唯语言为赘其于上下文理亦自闲断此灼然可见而诸本皆无去之者盖相承其误未尝细考也

左氏文章不复可议惟状物论事辞或过繁此古今所知也如韩原之战晋侯乘郑驷庆郑以其非土产而谏之言其进退不可周旋不能足矣至云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僨兴外疆中干何必尔邪

左氏书晋败于邲军士争舟舟中之指可掬献帝纪云帝渡河不得渡者皆争攀船上人以刃斫断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刘子玄称丘明之体文虽缺畧理甚昭著不言攀舟以刃断指而读者自见其事予谓此亦大简意终不完未若献帝纪之为是也

洪迈容斋随笔云石■〈马合〉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独不可曰孰有执亲之丧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尽其事然古意衰矣慵夫曰迈论固高学者不可不知然古今互有短长亦当参取使繁省轻重得其中不必尽如此说也沐浴佩玉字实多两处夫文章唯求真是而已须存古意何为哉

邵氏云读司马子长之文茫然若与其事相背戾伯夷传曰予登箕山其上有许由冢意果何在在下用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岁寒然后知松柏等语殊不类其事所以为宏深高古欤视他人拘拘窘束一步武不敢外者胆智甚薄也慵夫曰许由之事何关伯夷迁特以其让国高蹈风义畧等而传闻可疑因附见耳然亦不足为法也若夫富贵不可苟求岁寒知松柏等此正合其事矣安得为不类且为文者亦论其是非当

否而已岂徒以胆智为贵哉迁文虽奇疏拙亦多不必皆可取也邵氏之言太高而过正将误后学子不得不辨

洪迈云司马迁记冯唐救魏尚事其始曰魏尚为云中守与匈奴战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又申言之曰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重言云中守及姓名而文益遒健有力今人无此笔也子谓此唐本语自当实录何关史氏之功若以文法律之则首虏差级削爵罚作之语宜移于前而前语复换于后乃愜盖始言者其事而申言者其意次第当如此耳重言官职姓名其实冗复吾未见其益健也宋末诸儒喜为高论而往往过正诘可尽信哉

洪迈云文之繁省各有当史记卫青传云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朝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但云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大将军封朔为涉轶侯封不虞为随成侯封戎奴为从平侯减史记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记朴贍可喜予谓此本不足论若欲较之则封户之实当从史记而校尉之称汉书为胜也

司马迁之法最疏开卷令人不乐然千古推尊莫有考其短者惟东坡不甚好之而陈无己黄鲁直恠叹以为异事呜呼吾亦以千古雷同者为不可晓也安得如苏公者与之语此哉

晋张辅评迁固史云迁叙三千年事止五十万言而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繁省不同优劣可知此儿童之见也迁之所叙虽号三千年其所列者几人所载者几事寂寥残缺首尾不完往往不能成传或止有其名氏至秦汉乃始稍详此其获疏畧之讥者而反以为优乎且论文者求其当否而已繁省岂所计哉迁之胜固者独其辞气近古有战国之风耳

邵公济尝言迁史杜诗意不在似故佳此缪妄之论也使文章无形体邪则不必似若其有之不似则不是谓其不主故常不专蹈袭可矣而云不在似非梦中语乎

唐子西云六经已后便有司马迁三百篇已后便有杜子美故学文当学司马迁学诗当学杜子美其论杜子美吾不敢知至谓六经已后便有司马迁谈何容易哉自古文士过干迁者何限而独及此人乎迁虽气质近古以绳准律之殆百孔千疮而谓学者专当取法过矣

马子才子长游一篇驰骋放肆率皆长语耳自古文士过于迁者为不少矣岂必有观览之助殆尽其妙而迁之变态亦何至于是哉使文章之理果如子才所说则世之作者其劳亦甚矣其言吊屈原之魂云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者乎读之令人失笑虽诗词诡激亦不应尔况可施于文邪盖马氏全集其浮夸多此类也

洪迈谓汉书沟洫志载贾让治河策云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冈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闲河再西三东凡五用石堤字而不为冗复非后

人笔墨畦径所能到予谓此实冗复安得不觉然既欲详见其事不如此当如何道盖班氏之美不必言是特迈过爱而妄为高论耳

退之于前人自班固以下不论以予观之他文则未敢知若史笔詎可轻孟坚也

杨子云解嘲云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此不成义理但云为于可为之时为于不可为之时或云可为而为之不可为而为之则可矣

陈后山曰扬子云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而辞艰善为文者因事出奇江河之行顺下而已至其触山赴谷风搏物激然后尽天下之变子云虽奇故不能奇也此论甚佳可以为后学之法

退之送穷文以鬼为主名故可问荅往复扬子云逐贫赋但云呼贫与语贫曰云云恐未安也

谢灵运尝谓天下才尝有一石子建独八斗我得一斗古今同得一斗茆璞辨其不然慵夫曰此自狂言又何足论然璞复云可当八斗者唯坡云亦恐不必道坡文固未易及要不可以限量定也

凡为文有遥想而言之者有追忆而言之者各有定所不可乱也归去来辞将归而赋耳既归之事当想而言之今自问途而下皆追录之语其于畦径无乃窒乎已矣乎云者所以总结而为断也不宜更及耘耔啸咏之事退之感二鸟赋亦然

归去来辞本是一篇自然真率文字后人仿真已自不宜况可次其韵乎次韵则牵合而不类矣

庾信哀江南赋堆垛故实以寓时事虽记闻为富笔力亦壮而荒芜不雅了无足观如崩于巨鹿之沙碎于长平之瓦此何等语至云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尤不成文也

杜诗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未觉前贤畏后生尝读庾氏诸赋类不足观而愁赋尤狂易可怪然子美推称如此且讥嗤点者予恐少陵之语未公而嗤点者未为过也

张融海赋不成文字其序云奇哉海之壮也壮哉海之奇也何等陋语

孔德璋北山移文立意甚新可喜然其语亦有鄙恶处如林惭无尽涧愧不歇秋桂遣风春萝罢月既已大过而又云丛条嗔胆迭颖怒魄或飞柯以折轮乍低枝而埽迹不亦恠乎且颠实未至但为榜示檄谕之辞安得遽及此也

东坡谓退之画记仅似甲乙帐了无可观夫韩文高出古今是其不知体者盖其图中人物品数甚多而状态不一公惜其去而不复见故详言而备书之庶几犹可得于想象耳不必以寻常体制绳之也秦少游志五百罗汉云尝览韩文公画记爱其善于叙事该而不繁缛详而有轨律读其文恍然如即其画心窃慕焉故仿其遗意而记之此复何如哉或谓此退之最得意之文则过矣故东坡不得不辨然其贬之不已甚乎

今人作墓铭必系以韵语意谓叙事为志而系之者为铭也然古人初不拘此退之作张圆张孝权铭皆止用散语以志而终之曰是为铭其铭乳母亦云刻其语于石纳诸

墓为铭盖祇此为铭而不必有所系也而或者于孝权铭后注云铭亡独何与

退之送穷文言鬼之数曰子之朋侪非三非四在十去五满七除二此本欲不正言五字耳而云在十去五则大显矣不如在六去一为愈始言屏息潜听若有言者鬼称单独一身以给主人则是但闻其声而无所见也而复云张眼吐舌跳梁偃仆低掌顿脚失笑相顾以至延之上座岂既言之后复露其形邪又云朝晦其形暮已复然予谓此鬼不当言晦显也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遗老王若虚 从之

文辨二

○文辨二

退之盘谷序云友人李愿居之称友人则便知为已之友其后但当云予闻而壮之何必用昌黎韩愈字柳子厚凌准墓志既称孤某以其先人善予以志为请而终云河东柳宗元哭以为志山谷刘明仲墨竹赋既称顾以归我而断以黄庭坚曰其病亦同盖予我者自述而姓名则从旁言之耳酒德颂始称大人先生而后称吾黠鼠赋始称苏子而后称予思子台赋始称客而后称吾皆是类也前辈多不计此以理观之其实害事谨于为文者尝试思焉

崔伯善尝言退之送李愿序粉白黛绿一节当删去以为非大丈夫得志之急务其论似高然此自富贵者之常存之何害但病在大多且过于浮艳耳余事皆畧言而此独说出如许情状何邪盖不唯为雅正之累而其于文势亦滞矣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多却于字

退之行难篇云先生矜语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也某任之其死也某诛之予谓上二某字胥商之名也下二字先生自称也一而用之何以别乎又云某与某何人也任与诛也非罪欤皆曰然然者是其言之辞也今先生问胥商之为人何如已之任诛当否其意未安取决于众而皆以为然何所是而然之哉又云其得任与诛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诛之邪先生曰否吾恶其初尔又云先生之所谓贤者大贤欤抑贤于人之贤欤齐与晋也且有二与七十焉而可谓今之天下无其人邪又云先生之与者尽于此乎其皆贤乎抑犹有举其多而没其少者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其问荅之间所下字语皆支离不相应观者试详味之

退之行难篇言取士不当求备盖亦常理无甚高论而自以为孟子不知其矜持亦甚矣

退之原道云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三然后字慢却本意又云责冬衣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葛之饮之多却之字

凡作序而并言作之之故者此乃序之序而非本序也若记若诗若志铭皆然人少能免此病者退之原道等篇末云作原道原性原毁欧公本论云作本论犹赘也

退之送温造处士序云洛之南涯曰石生洛之北涯曰温生全篇皆从傍记录之辞而其未云生既至其为吾以前所称为天下贺以后所称为吾敢私怨于尽取此乃方与他人言而遽兴本人语亦有方与本人语而却与他人言者自古诗文如此者何可胜数哉

送温造赴河阳军序云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羣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遂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此一吾字害事夫言羣空及解之者自是两人而云吾所谓却是言之者自解也若作彼字其字或云所谓空者吾谓空者皆可矣又云生既至拜公于军门其为吾以前所称为天下贺以后所称为吾致私怨于尽取也二为吾字当去其一

退之评伯夷止是议论散文而以颂名之非其体也

退之送石洪处士序云河阳军节度御史大夫乌公为节度之三月重却节度字但作至镇到官莅事之类可也又云先生仁且勇若以义请而疆委重焉其何说之辞之字不安又云先生起拜祝辞曰敢不敬蚤夜以求从祝规当去祝辞字

退之论时尚之弊云每为文得意人必恠之至应事俗作下笔自惭者人反以为好王元之尝谓祭裴少卿文当是盖得之矣然颜子不贰过论亦此类耳而置集中何也

退之祭柳子厚文云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而其下复用嗟字似不可也

石鼎联句序云斯须曙鼓动冬冬何必用冬冬两字当削去之

李千墓志云豚鱼鸡三者古以养老反曰是皆杀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多却不食二字

师说云苾弘师襄老聃郟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此两节文理不相承

王承福传云又曰粟稼而生者也又字不安盖前无承福语也

猫相乳说云客曰王功德如是祥祉如其善持之也可知己即已因叙之为猫相乳说云尔既已字不安尔字亦赘

仲长统赞云自谓高干有雄志而无雄才自字不安言尝可也

樊绍述墓志绍述于斯术其可谓至于斯极者矣斯极字殊不惬古人或云何至斯极者言若是之甚耳非极至之极也之论许远之事云城坏而其徒俱死独蒙媿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而字上着不得呜呼字

猫相乳说云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饮于死母母且死其呜咿咿母且死一句赘而害理且之训将也

薛公达墓志云凤翔军帅设的命射君三发连三中中辄一军大呼以笑连三大呼

笑下五字似不须用史记云陈平从攻陈豨黥布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凡六益封亦此类邵氏闻见录云尝得退之薛助教志石与印本不同挾一矢作指一矢甚妙又得李元宾墓铭亦与印本不同印本云文高乎当世行过乎古人竟何为哉石本乃意何为哉益叹石本之语妙予谓指字大做造不若挾之自然意字尤无义理亦只当作竟邵氏之评殊未当也茆荆产云碑本盖初作时遂刻之中间或有未安他日自加点定未可知也若初本不同当择其善者取之不必专以石刻为正此说尽矣

陈后山云退之之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予谓不然唐人本短于议论故每如此议论虽多何害为记盖文之大体固有不同而其理则一殆后山妄为分别正犹评东坡以诗为词也且宋文视汉唐百体皆异其开廓横放自一代之变而后山独恠其一二何邪

后山诗话云黄诗韩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则无工矣然学者必先黄韩不由黄韩而为左杜则失之拙易此颠倒语也左杜冠绝古今可谓天下之至工而无以加之矣黄韩信美曾何可及而反忧学者有拙易之失乎且黄韩与二家亦殊不相似初不必由此而为彼也陈氏喜为高论而不中理每每如此

丹阳洪氏注韩文有云字字有法法左氏司马迁也予谓左氏之文固字字有法矣司马迁何足以当之文法之疏莫迁若也

柳子厚谓退之平淮西碑犹有帽子头使已为之便说用兵伐叛此争名忌前妄加诟病耳其实岂必如是论而今世人往往主其说凡有以议论入者辄援此驳之亦已过矣

刘禹锡评段文昌平淮西碑云碑头便曰韩弘为统公武为将用左氏栾书将中军栾黶佐之之势也又是效班固燕然碑样别是一家之美呜呼刘柳当时讥病退之出于好胜而争名其论不公未足深怪至于文昌之作识者皆知其陋矣而禹锡以不情之语妄加推奖盖在倾退之故因而为之借助耳彼真小人也哉

东坡尝欲效退之送李愿序作一文每执笔辄罢因笑曰不若且放退之独步此诚有所让邪抑其实不能邪盖亦一时之戏语耳古之作者各自名家其所长不可强而同其优劣不可比拟而定也自今观之坡文及此者岂少哉然使其必模仿而成亦未必可贵也

邵氏云韩文自经中来柳文自史中来定是妄说怡限韩文皆出于经柳文皆出于史或谓东坡学史记战国策山谷专法兰亭序者亦不足信也

世称李杜而李不如杜称韩柳而柳不如韩称苏黄而黄不如苏不必辨而后知欧阳公以为李胜杜晏元献以为柳胜韩江西诸子以为黄胜苏人之好恶固有不同者而古今之通论不可易也

晏殊以为柳胜韩李淑又谓刘胜柳所谓一蟹不如一蟹

柳子厚放逐既久憔悴无聊不胜愤激故触物遇事辄弄翰以自托然不满人意者

甚多若辨伏神憎王孙骂尸虫斩曲几哀溺招海贾之类若无义理徒费雕镌不作焉可也黔驴等说亦不足观

骂尸虫文意本责尸虫而终之以祝天帝首尾相背矣

捕蛇者说云叫号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殊为不美退之无此等也

子厚才识不减退之然而令人不爱者恶语多而和气少耳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遗老王若虚 从之

文辨三

○文辨三

杜牧之阿房宫赋云长桥卧波未雩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或以雩为云字之误其说几是然亦于理未愜岂望桥时常晴而观复道必阴晦邪鼎铛玉石金瓠珠砾曾子固以为瓠当作块言视金珠如土块瓦砾耳然则鼎铛玉石亦谓视鼎如铛视玉如石矣无乃大艰诡而不成语乎弃掷迤邐恐是迤邐弃掷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多嗟乎字当在灭六国上尾句云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此亦语病也有使字则哀字下不当复云后人言哀后人则使当去读者详之

王义方弹李义府章云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谋殒亡辜之正义虽挟山超海之力望此犹轻回天转日之威方斯更劣金风届节玉露启涂霜简与秋典共清忠臣将鹰鹯并击请除君侧少荅鸿私其辞芜陋读之可笑而林少颖观澜集顾选取之何其滥也

封敖为李德裕制辞云谋皆予同言不他惑斯亦无甚可嘉而德裕大喜且以金带赠之盖德裕得君谋从计合方自以知遇为幸而敖适中其心故尔又武宗使作诏书慰边将伤夷者云伤居尔体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赐以宫锦予谓居字亦不愜也

楚词自是文章一绝后人固难追攀然得其近似可矣如皮日休拟九歌有云王孙何处兮碧草极目公子不来兮清霜满楼汀边月色兮晓将晓浦上芦花兮秋复秋此何等语邪

李翱与王载言书论文云义虽深理虽当辞不工不能成文陆机曰怵他人之我先退之曰惟陈言之务去假令述笑哂之状曰莞尔则论语言之矣曰哑哑则易言之矣曰粲然则谷梁子言之矣曰迺尔则班固言之矣曰辘然则左思言之矣吾复言之与前文何以异予谓文贵不袭陈言亦其大体耳何至字字求异如翱之说且天下安得许新语邪甚矣唐人之好奇而尚辞也

欧阳昼锦堂记大体固佳然辞困而气短颇有争张装饰之态且名堂之意不能出脱几于骂题或曰记言魏公之时以矜名誉为薄而以昔人所夸为戒意者魏公自述甚

详故记不复及但推广而言之耳惜未见魏公之诗也曰是或然矣然记自记诗自诗后世安能常并见而参考哉东坡作周茂叔濂溪诗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抛彭泽米偶似西山夫姑即世所知以为溪之呼如此则无病矣

桑榆杂录云或言醉翁亭用也字大多荆公曰以某观之尚欠一也字坐有范司户者曰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必此处欠之荆公失喜予谓不然若如所说不惟意断文亦不健矣恐荆公无此言诚使有之亦戏云尔

醉翁亭记言太守宴曰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似是旋造也

宋人多讥病醉翁亭记此盖以文滑稽曰何害为佳但不可为法耳

荆公谓王元之竹楼记胜欧阳醉翁记鲁直亦以为然曰荆公论文常先体制而后辞之工拙予谓醉翁亭记虽涉玩易然条达迅快如肺肝中流出自是好文章竹楼记虽复得体岂足置欧文之上哉

欧公秋声赋云如赴敌之兵不闻号令惟闻人马之行声多却声字又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多却上二句或云草正茂而色变木方荣而叶脱亦可也

憎苍蝇赋非无好处乃若苍头了髻巨扇挥扬至头垂而腕脱或立寐而颠僵殆不满人意至于孔子何由梦周公于髣髴庄周何由与蝴蝶而飞扬已为勉强而又云王衍何暇于清谈贾谊堪为之太息可以一笑也议者谓永叔不能赋岂此等语邪

宋人诗话言薛奎尹京下畏其严号薛出油奎闻之后在蜀乃作春游诗十首因自呼薛春游盖欲换前称也欧公志奎墓云公在开封以严为治京师之民至私以俚语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为之数空而至今人犹或目之欧公所谓俚语必诗话所载者也然后世读之安能知其意邪删之可也

欧公赞唐太宗始称其长次论其短而终之曰然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此一然字甚不顺公意本谓太宗贤者故责备耳若下然字却是不足责也必以盖字乃安世人读之皆不觉会当有以辨之者又云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既曰由汉以来则自古字亦重复

欧公多错下其字如唐虞艺文志云六经之道简严易直而天人备故其愈久而益明德宗赞云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谏故其疑萧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卖直而不能容薛奎墓志云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苏子美志云时发愤闷于歌诗又喜行草皆可爱故其虽短章醉墨落笔争为人所传尹师鲁志云所以见称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穷以死此等其字皆当去之五代史蜀世家论云龙之为物以不见为神今不上于天而下见于水中是失职也然其一何多欤然其二字尤乖戾也

欧公志苏子美墓云短章醉墨往往争为人所传争字不安

张九成云欧公五代史论多感叹又多设疑盖感叹则动人设疑则意广此作文之

法也慵夫曰欧公之论则信然矣而作文之法不必在是也

欧公散文自为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洁峻健耳五代史论曲折大过往往支离嗟跌或至涣散而不收助辞虚字亦多不愜如吴越世家论尤甚也

湘山野录云谢希深尹师鲁欧永叔各为钱思公作河南驿记希深仅七百字欧公五百字师鲁止三百八十余字欧公不伏在师鲁之下别撰一记更减十二字尤完粹有法师鲁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予谓此特少年豪俊一时争胜而然耳若以文章正理论之亦惟适其宜而已岂专以是为贵哉盖简而不已其弊将至于俭陋而不足观矣

欧公谢校勘启云脱绚组之三寸简编多前后之乖并盘庚于一篇文章有合离之异以仲尼之博学犹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凯之勤经孰知门王之为闰其举讹舛之类初止于是盖亦足矣而播芳载董由谢正字启穷极搜抉几二千言此徒以该贍夸人耳岂为文之体哉

邵公济云欧公之文和气多英气少东坡之文英气多和气少其论欧公似矣若东坡岂少和气者哉文至东坡无复遗憾矣

赵周臣云党世杰尝言文当以欧阳子为正东坡虽出奇非文之正定是谬语欧文信妙詎可及坡坡冠绝古今吾未见其过正也

冷斋夜话载荆公爱东坡经藏记事至称为人中龙苕溪辨之以为坡平时讥切介甫极多彼不能无芥蒂于怀则未必深喜其文疑冷斋之妄予观坡在黄州荅李惊书曰闻荆公见称经藏文是未离妄语也便蒙印可何哉然则此事或有之二公之趣固不同至于公论岂能遂废而苕溪辄以私意量之邪李定鞫子瞻狱必欲置诸死地疾之深矣然而出而告人以为天下之奇才盖叹息者久之而何疑于荆公之言乎

荆公谓东坡醉白堂记为韩白优劣论盖以拟伦之语差多故戏云尔而后人遂为口实夫文岂有定法哉意所至则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

东坡超然台记云美恶之辨战乎中去取之择交乎前不若云美恶之辨交乎前去取之择战乎中也子由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不须其台字但作名之可也

东坡韩文公庙碑云其不眷恋于潮也审矣审字当作必盖必者料度之词审者证验之语差之毫厘而实若白黑也

或疑前赤壁赋所用客字不明予曰始与泛舟及举酒属之者众客也其后吹洞箫而酬荅者一人耳此固易见复何疑哉

赤壁后赋自梦一道士至道士顾笑皆觉后追记之辞也而所谓畴昔之夜飞鸣过我者却是梦中问荅语盖呜呼噫嘻上少勾唤字

点鼠赋云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扰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免于处女夫役万物者通言人之灵也见使于鼠者一己之事也似难承接

东坡祭欧公文云奄一去而莫予追予字不安去之可

东坡用矣字有不安者超然台记云辞福求祸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蔽之矣大悲阁记云发皆吾头而不能为头之用手足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则物有以乱之矣韩文公庙碑云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没而亡者矣此三矣字皆不安明者自见盖难以言说也

东坡自言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滔滔汨汨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自知所之者常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论者或讥其太夸予谓唯坡可以当之夫以一日千里之势随物赋形之能而理尽辄止未尝以驰骋自喜此其横放超迈而不失为精绝也邪

东坡之文具万变而一以贯之者也为四六而无俳谐偶俪之弊为小词而无脂粉纤艳之失楚辞则畧依仿其步骤而不以夺机杼为工禅语则姑为谈笑之资而不以穷葛藤为胜此其所以独兼众作莫可端倪而世或谓四六不精于汪藻小词不工于少游禅语楚辞不深于鲁直岂知东坡也哉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遗老王若虚 从之

文辨四

○文辨四

古人或自作传大抵姑以托兴云尔如五柳醉吟六一之类可也子由着颍滨遗老传历述平生出处言行之详且诋訾众人之短以自见始终万数千言可谓好名而不知体矣既乃被之以空相之说而以为不必存盖亦自觉其失也欤

思子台赋步骤驰骋抑扬反复可谓奇作然引扶苏事不甚切按始皇止以扶苏数直谏故使监兵于外当时赵高辈未敢逞其奸及帝病亟为书召扶苏而高辈矫遗诏赐死耳责始皇不蚤定储嗣则可谓其信谗而杀之非也且秦何尝筑台寄哀而云三后一律同名齐实乎幸曾孙之亡恙或可慰夫九原此两句隔断文势宜去之其言晋惠事云写余哀于江陆发故臣之幽契夫江统陆机之作诔出于己意而非上命则畦径有碍亦当删削其言曹操事云然后知鼠辈之果无此尤乖戾本以爰仓舒相明而却似惜华佗又云同舐犊于晚岁又何怨于老臞操问扬彪何瘦而荅以老年舐犊操为改容是岂有怨意哉但下疑恠等字可也

苏叔党飓风赋云此飓之渐也少个风字又云此飓之先驱尔却多飓字但云此其先驱足矣风息之后父老来啗酒浆罗列至于塞茅屋补坦墙埋草木葺轩槛则时已久矣而云已而山林寂然水波不兴动者自止鸣者自停岂可与上文相应哉

鲁直山茶赋云彼细腰之子孙与庄生之物化方培户而思温故无得而凌跨竹溪党公曰此止谓冬无蜂蝶耳何用如许予谓词人状物之言不当如是论然数句自非佳语细腰子孙既已不典而又以庄生物化为蝶不亦谬乎

江西道院赋最为精密然酌樽中之醪一句颇赘但云公试为我问山川之神足矣土元之待漏院记文殊不典人所以喜之者特取其规讽之意耳

代古人为文者必彼有不到之意而吾为发之且得其体制乃可如柳子对天苏氏侯公说项羽之类盖庶几矣王元之拟伯益上夏启子房招四皓等书既无佳意而语尤卑俗只是已作其徒劳亦甚哉而选文者或录之又何其无识也

张伯玉以六经阁记折困曾子固而卒自为之曰六经阁者诸子百氏皆在焉不书尊经也士大夫以为美谈予尝于文鉴见其全篇冗长汗漫无甚可嘉不应遽胜子固也或言子固阴毁伯玉且当时荐誉者大盛故伯玉薄之云

宋人称胡旦喜玩人尝草江仲甫升使额制云归马华山之阳朕虽无愧放牛桃林之野尔实有功江小字忙儿故也又行一巨珰诰词云久淹禁署克慎行藏由是宦竖切齿夫制诰王言也而寓秽杂戏侮之语岂不可罪哉

孙覿求退表有云听贞元供奉之曲朝士无多见天宝时世之妆外人应笑新丰翁右臂已折杜陵叟左耳又聋夫臣子陈情于君父自当以诚实恳恻为主而文用四六既已非矣而又使事如此岂其体哉宋自过江后文弊甚矣

旧说杨大年不爱老杜诗谓之村夫子语而近见傅献简嘉话云晏相常言大年尤不喜韩柳文恐人之学常横身以蔽之呜呼为诗而不取老杜为文而不取韩柳其识见可知也

吾舅周君德卿尝云凡文章巧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得首肯至哉其名言也杜牧之云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李义山云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此岂巧于外者之所能邪

邵氏云杨刘四六之体必谨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弊类俳可鄙欧苏力挽天河以涤之偶俪甚恶之气一除而四六之法则亡矣夫杨刘唯谨于四六故其弊至此思欲反之则必当为欧苏之横放既恶彼之类俳而又以此为坏四六法非梦中颠倒语乎且四六之法亦何足惜也

四六文章之病也而近世以来制诰表章率皆用之君臣上下之相告语欲其诚意交孚而骈俪浮辞不啻如俳优之鄙无乃失体邪后有明王贤大臣一禁绝之亦千古之快也

科举律赋不得预文章之数虽工不足道也而唐宋诸名公集往往有之盖以编录者割爱不忍因而附入此适足为累而已柳子厚梦愈膏育疾赋虽非科举之作亦当去之

凡人作文字其它皆得自由唯史书实录制诰王言决不可失体世之秉笔者往往不谨驰骋雕镌无所不至自以得意而读者亦从而歆美识真之士何其少也

凡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始为知本末世之作者往往致力于其末前终身不返其颠倒亦甚矣

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书传中多有自今以来之语此亦疵病盖由昔至今而云来则顺由今至后者言往可也

宋玉称邻女之状曰增之一分则大长减之一分则大短施粉则大白施朱则大赤予谓上二大字不可下夫其红白适中故施粉大白施朱大赤乃若长短则相形者也增一分既已大长则先固长矣而减一分乃复大短却是元短岂不相窒乎是可去之也

史记屈原传云每出一令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曰字与以为意重复柳文鹤说云余疾夫今之说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翘翘而厉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亦是类也

史记由敬叔完世家云大史敷女奇法章状貌以为非恒人而怜之梁鸿传云邻里耆老见鸿非恒人蔡邕状异恒人孙权骨体不恒苻坚骨相不恒姚萇志度不恒此等恒字皆当作常盖恒虽训常止是久远之意非寻常之常也

张良问高祖曰上平生所憎谁最甚者袁盎慰文帝曰上自宽夫称君为上自傍而言则可面称之似不安也

张释之言盗长陵一抔土抔掬也此本谓发冢而云一抔者盖不敢指斥耳骆宾王檄武后书云一抔之土未干世皆称工而其语意实未安也而唐彦谦诗复有眼见愚民盗一抔之句岂不益谬哉

张安世为光禄勋郎有小便殿上者主司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浆邪何以字别却本意当云安知非耳

后汉张升见党事起去官归乡里与友人相抱而泣陈留老父见而谓曰网罗张天去将安所朱泚败走失道问野人荅曰天网恢恢逃将安所二所字不成语谓之往可也

吴志蜀零陵太守郝普为吕蒙所给而降惭恨入地此不成义理谓有欲入地之意则可直云入地可乎

新唐记姚崇汰僧事云发而农者余万二千人此本万二千余人耳如子京所云则是多余许数也可谓求文而害理然此病人多犯之者不独子京也

范蜀公记狄青面具事止云带铜面具而已澠水燕谈则曰面铜具闻见录又曰带铜铸人面予谓邵氏语颇重浊燕谈似简而文然安知其为何具俱不若蜀公之真盖面具二字自有成言也

通鉴云吴王孙皓恶人视己羣臣侍见莫敢举目左丞相陆凯曰君臣无不相识之道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吴主乃听凯自视而他人如故予谓自视字不安若云独听凯视可矣

通鉴刘聪朝崔暉说太弟又曰四卫精兵不减五千晋孝武时幽州治中平规谓唐公洛曰控弦之士不减五十余万唐懿宗每月宴设不减十余予谓凡不减字止可于比对应处言之而非所以料数也宇文泰谓贺拔岳曰费也头控弦之骑不下一万是矣余减

字皆当作下新唐书刘仁轨谏校猎妨农事云役虽简省犹不损数万损字尤非也

通鉴云谢安好声律期功之惨不废丝竹予谓声律字不安苦作声伎声乐或音律则可矣

通鉴云符坚锐意欲取江东寝不能旦旦字不安

通鉴宋纪萧道成遣薛渊将兵助袁粲渊固辞道成曰但当努力无所多言齐纪豫章王嶷常虑盛满求解扬州武帝不许曰毕汝一世无所多言二所字殊乖也

通鉴魏中尉元匡劾于忠专恣云观其此意欲以无上自处旧唐上官婉儿为太子所索大呼曰观其此意即当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周书言齐王宪善处嫌疑云高祖亦悉其此心故得无患其此二字岂可一处用新唐李德裕论朋党云仁人君子各行其已不可交以私亦下不得其字

史传中闲有不避俗语者以其文之则失真也齐后主欲杀斛律光使力士刘桃枝自后扑之不倒通鉴改为不仆仆亦倒也然扑字下便不宜用

通鉴唐文皇时权万纪言宣饶二州银利事上曰卿欲以桓灵俟我邪俟当作待盖俟虽训待乃候待之待非待遇之待也

通鉴云唐宣宗时吐蕃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五千里赤土殆尽却是几无也不若作徧字

通鉴记周世宗禁铜事云唯官法物及寺观钟磬等听留外自余民闲铜器悉令输官既有外字不当更云自余也然楚世家或说顷襄王之辞亦有外其余字

扬雄之经宋祁之史江西诸子之诗皆斯文之蠹也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八

遗老王若虚 从之

诗话上

○诗话上

世所传十注杜诗其闲有曰新添者四十余篇吾舅周君德卿尝辨之云唯瞿塘怀古画鹤行送刘仆射惜别行为杜无疑自余皆非本真盖后人依仿而作欲窃盗以欺世者或又妄撰其所从得诬引名士以为助皆不足信也东坡尝谓太白集中往往杂入他人诗盖其雄放不择故得容伪于少陵则决不能岂意小人无忌惮如此其诗大抵鄙俗狂瞽殊不可读盖学步邯郸失其故态求居中下且不得而欲以为少陵真可悯笑王直方诗话既有所取而鲍文虎杜时可闲为注说徐居仁复加编次甚矣世之识真者少也其中一二虽稍平易亦不免蹉跌至于逃难解忧送崔都水闻惠子过东溪巴西观涨及呈窦使君等尤为无状洎余篇大似出于一手其不可乱真也如粪丸之在隋珠不待选择而后知然犹不能辨焉世闲似是而相夺者又何可胜数哉予所以发愤而极论者不

独为此诗也吾舅自幼为诗便祖工部其教人亦必先此尝与予语及新添之诗则频颯曰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鼻口相去亦无几矣然谛视之未有不差殊者诗至少陵他人岂得而乱之哉公之持论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顾我辈未之见耳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吾舅尝论诗云文章以意为主字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使不从世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谓深中其病矣又曰以巧为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济则使人不厌唯甚巧者乃能就拙为巧所谓游戏者一文一质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则伤其全经营过深则失其本又曰颈联颌联初无此说特后人私立名字而已大抵首二句论事次二句犹须论事首二句状景次二句犹须状景不能遽止自然之势诗之大畧不外此也其笃实之论哉

史舜元作吾舅诗集序以为有老杜句法盖得之矣而复云由山谷以入则恐不然吾舅儿时便学工部而终身不喜山谷也若虚尝乘闲问之则曰鲁直雄豪奇险善为新样固有过人者然于少陵初无关涉前辈以为得法者皆未能深见耳舜元之论岂亦袭旧闻而发欤抑其诚有所见也更当与知者订之

谢灵运梦见惠连而得池塘春草之句以为神助石林诗话云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诗之工正在无作意猝然与景相遇偶以成章故非常情之所能到冷斋云古人意有所至则见于情诗句盖寓也谢公平生喜见惠运而梦中得之此当论意不当泥句张九成云灵运平日好雕镌此句得之自然故以为奇田承君云盖是病起忽然见此为可喜而能道之所以为贵子谓天生好语不待主张苟为不然虽百说何益李元膺以为反复求之终不见此句之佳正与鄙意暗同盖谢氏之夸诞犹存两晋之遗风后世惑于其言而不敢非则宜其委曲之至是也

梅圣俞爱王维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之句以为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如在目前或者病之曰夕阳迟系花而春水慢不系柳苕溪又曰不系花而系坞予谓不然夕阳迟固不在花然亦何关乎坞哉诗言春日迟迟者舒长之貌耳老杜云迟日江山丽此复何所系耶彼自咏自然之景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初无他意而论者妄为云云何也裴光约诗云行人折柳和轻絮飞燕衔泥带落花或曰柳当有絮泥或无花苕溪以为得其膏肓此亦过也据一时所见则泥之有花不害于理若必以当有责之则絮亦岂所常有哉

柳公权殿阁生微凉之句东坡罪其有美而无箴乃为续成之其意固佳然责人亦已甚矣吕希哲曰公权之诗已含规讽盖谓文宗居广厦之下而不知路有喝死也洪驹父严有翼皆以为然或又谓五弦之熏所以解愠阜财则是陈善闭邪责难之意此亦疆勉而无谓以是为讽其谁能悟予谓其实无之而亦不必有也规讽虽臣之美事然燕闲无事从容谈笑之暂容得顺适于一时何必尽以此而绳之哉且事君之法有所宽乃能有所禁畧其细故于平素乃能辨其大利害于一朝若夫烦碎迫切毫发不恕使闻之者

厌苦而不能堪彼将以正人为仇矣亦岂得为善谏邪

杜诗称李白云天子呼来不上船吴虎臣漫录以为范传正太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莲池召公作引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乃命高将军扶以登舟杜诗盖用此事而夏彦刚谓蜀人以襟领为船不知何所据苕溪丛话亦两存之予谓襟领之说定是谬妄正使有据亦岂词人通用之语此特以船字生疑故尔委曲然范氏所记白被酒于翰苑而少陵之称乃市上酒家则又不同矣大抵一时之事不可尽考不知太白凡几醉明皇凡几召而千载之后必于传记求其证邪且此等不知亦何害也

老杜北征诗云见耶背面啼吾舅周君谓耶当为即字之误其说甚当前人诗中亦或用耶娘字而此诗之体不应尔也

近代诗话云杜诗云皂鵬寒始急白氏歌云千呼万唤始出来人皆以为语病其实非也事之终始则音上声有所宿留则音去声予谓不然古人淳至初无俗忌之嫌盖亦不必辨也

荆公云李白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杜甫则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盖其绪密而思深非浅近者所能窥斯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而欧公云甫之于白得其一节而精疆过之是何其相反欤然则荆公之论天下之言也

退之雪诗有云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世皆以为工予谓雪者其先所有缟带银杯因车马而见耳随逐二字甚不安欧永叔江邻几以坳中初盖底凸处逐成堆之句当胜此联而或者曰未知退之真得意否以予观之二公之评论实当不必问退之意也

退之谒衡岳诗云手持杯蛟导我掷云此最吉余难同吉字不安但言灵应之意可也

退之诗云岂不旦夕念为尔惜居诸居诸语辞耳遂以为日月之名既已无谓而乐天复云废兴相催逼日月互居诸恩光未报荅日月空居诸老杜又有童草联居诸之句何也

退之诗云泥盆浅水诘成池夜半清蛙圣得知言初不成池而蛙已知之速如圣耳山谷诗云罗帟翠幕深调护已被游蜂圣得知此知字何所属邪若以属蜂则被字不可用矣

孔毅父杂说讥退之笑长安富儿不解文字饮而晚有声伎罪李干辈诸人服金石而自饵硫黄陈后山亦有此论甚矣其妄议人也红裙之诮亦曰唯知彼而不知此盖词人一时之戏言非遂以近妇人为讳也且诗词岂当如是论而遽以为口实邪其罪李干辈特斥其烧炼丹砂而祈长生耳病而服药岂所禁哉乐天固云退之服硫黄一病不痊则公亦因病而出于不得已初不如干辈有所冀幸以致毙也抑前诗复有盘馔罗膾荤之句以二字绳之则又当不敢食肉矣

崔护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又云人面只今何处去沈存中曰唐人工诗大率如此

虽两今字不恤也刘禹锡诗云雪里高山头白早又云于公自有高门庆自注云高山本高于门使之高二义殊三山老人曰唐人忌重迭用字如此二说何其相反欤予谓此皆不足论也

宋之问诗有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或曰此之问甥刘希夷句也之问酷爱知其未之传人恳乞之不与之问怒乃以土袋压杀此殆妄耳之问固小人然亦不应有是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何等陋语而以至杀其所亲乎大祇诗话所载不足尽信池塘生春草有何可嘉而品题者百端不已荆公金牛洞六言诗初亦常语而晁无咎附之楚辞以为二十四字而有六籍羣言之遗味书生之口何所不有哉

乐天诗云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晋朝轻高士林下弃刘伶一人常独醉一人常独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欢情欢情信独善苦志竟何成夫屈子所谓独醒者特以为孤洁不同俗之喻耳非真言饮酒也词人往往作实事用岂不悞哉

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捻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浅易轻之盖不足与言矣

郊寒白俗诗人类鄙薄之然郑厚评诗荆公苏黄辈曾不比数而云乐天如柳阴春莺东野如草根秋虫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之正理也

皮日休咏房杜诗云黄阁三十年清风一万古凡言千古万古者皆是无穷之意今下一字便有所止矣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八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

遗老王若虚 从之

诗话中

○诗话中

唐子西语录云古之作者初无意于造语所谓因事陈辞老杜北征一篇直纪行役耳忽云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此类是也文章即如人作家书乃是慵夫曰子西谈何容易工部之诗工巧精深者何可胜数而摘其一二遂以为训哉正如冷斋言乐天诗必使老姬尽解也夫三百篇中亦有如家书及老姬能解者而可谓其尽然乎且子西又尝有所论矣曰诗在与人商论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闲一字放过则不可殆近法家难以言恕故谓之诗律立意之初必有难易二涂学者不能强所劣往往舍难而趋易文章不工每坐此也又曰吾作诗甚苦悲吟累日仅能成篇初未见可羞处明日取读疵病百出辄复悲吟累日反复改正稍稍有加数日再读疵病复出如此数四方敢示人然终不能奇也观此二说又何其立法之严而用心之劳邪盖喜为高论而不本于中者未有不自行相矛盾也退之曰文无难易唯其是耳岂复有病哉

欧公寄常秩诗云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伊川云夙兴趋朝非可笑事

永叔不必道夫诗人之言岂可如是论哉程子之诚敬亦已甚矣

荆公咏雪云试问火城将策试何如云屋听窻鸡苑极之不爱其上句山谷云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极之不爱其下句此与人意暗同

罗可雪诗有斜侵潘岳鬓横上马良眉之句陈正敏以为信然却是假雪耳

卢延让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之句杨文公深爱而或者疑之予谓此语固无甚佳然读之可以想见明窻温炉闲闲坐之适杨公所爱盖其境趣也邪

东坡诗云文章岂在多一颂了伯伦朱少章云唐艺文志有刘伶文集三卷则非无他文章也坡岂偶忘于落笔之时乎抑别有所闻也予谓不然按晋史云伶未尝厝意文翰惟着酒德颂一篇坡亦据此而已且公意本谓只此一篇足以道尽平生传名后世则他文有无亦不必论也

东坡章质夫惠酒不至诗有白衣送酒舞渊明之句碧溪诗话云或疑舞字大过及观庾信荅王褒饷酒云未能扶毕卓犹足舞王戎乃知有所本予谓疑者但谓渊明身上不宜用耳何论其所本哉

东坡题阳关图云龙眠独识殷勤处尽出阳关意外声予谓可言声外意不可言意外声也

东坡酷爱归去来辞既次其韵又衍为长短句又裂为集字诗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尔是亦未免近俗也

东坡和陶诗或谓其终不近或以为实过之是皆非所当论也渠亦因彼之意以见吾意云尔曷尝心竞而较其胜劣邪故但观其眼目旨趣之何如则可矣

东坡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夫所贵于画者为其似耳画而不似则如勿画命题而赋诗不必此诗果为何语然则坡之论非欤曰论妙于形似之外而非遗其形似不窘于题而要失其题如是而已耳世之人不本其实无得于心而借此论以为高画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托云烟杳霭谓之气象赋诗者茫昧僻远按题而索之不知所谓乃曰格律贵尔一有不然则必相嗤点以为浅易而寻常不求是而求奇真伪未知而先论高下亦自欺而已矣岂坡公之本意也哉

郑厚云魏晋已来作诗唱和以文寓意近世唱和皆次其韵不复有真诗矣诗之有韵如风中之竹石闲之泉柳上之莺墙下之蛩风行铎鸣自成音响岂非更容拟议夫笑而呵呵叹而唧唧皆天籁也岂有择呵呵声而笑择唧唧声而叹者也慵夫曰郑厚此论似乎大高然次韵实作者之大病也诗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专以此相尚才识如东坡亦不免波荡而从之集中次韵者几三之一虽穷极技巧倾动一时而害于天全多矣使苏公而无此其去古人何远哉

东坡薄薄酒二篇皆安分知足之语而山谷称其愤世嫉邪过矣或言山谷所拟胜东坡此皮肤之见也彼虽力加奇险要出第二何足多贵哉且东坡后篇自破前说此乃眼目而山谷两篇只是东坡前篇意吾未见其胜之也

东坡鴈词云拣尽寒枝不肯栖以其不栖木故云尔盖激诡之致词人正贵其如此而或者以为语病是尚可与言哉近日张吉甫复以鸿渐于木为辨而恠昔人之寡闻此益可笑易象之言不当援引为证也其实鴈何尝栖木哉

东坡送王緘词云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此未别时语也而言归来则不顺矣欲断无肠亦恐难道赠陈公密侍儿云夜来倚席亲曾见此本即席所赋而下夜来字却是隔一日

王直方诗话称晁以道见东坡梅词云便知道此老须过海只为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须罚教去苕溪渔隐曰此言鄙俚近于忌人之长幸人之祸直方无识载之诗话宁不畏人之讥诮乎慵夫曰此词意属朝云也以道之言特戏云尔盖世俗所谓放不过者岂有他意哉苕溪讥直方之无识而不知己之不通也

陈后山云子瞻以诗为词虽工非本色今代词手唯秦七黄九耳予谓后山以子瞻词如诗似矣而以山谷为得体复不可晓晁无咎云东坡词小不谐律吕盖横放杰出曲子中缚不住者其评山谷则曰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乃着腔子唱如诗耳此言得之

晁无咎云眉山公之词短于情盖不更此境耳陈后山曰宋王不识巫山神女而能赋之岂待更而后知是直以公为不及于情也呜呼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才正当如是其溢为小词而闲及于脂粉之闲所谓滑稽玩戏聊复尔尔者也若乃纤艳淫媒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辈岂公之雅趣也哉

陈后山谓子瞻以诗为词大是妄论而世皆信之独茆荆产辨其不然谓公词为古今第一今翰林赵公亦云此与人意暗同盖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自世之未作习为纤艳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胜土亦或以是相胜而日趋于委靡遂谓其体当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文伯起曰先生虑其不幸而溺于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诗人句法是亦不然公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与流俗争胜哉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

东坡江行唱和诗序云昔人之文非能之为工乃不能不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花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虽欲无之其可得乎故予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之之意时公年始冠耳而所有如此其肯与江西诸子终身争句律哉

东坡文中龙也理妙万物气吞九州岛纵横奔放若游戏然莫可测其端倪鲁直区区持斤斧准绳之说随其后而与之争至谓未知句法东坡而未知句法世岂复有诗人而渠所谓法者果安出哉老苏论扬雄以为使有孟轲之书必不作太玄鲁直欲为东坡之迈往而不能于是高谈句律旁出样度务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彼其劳亦甚哉向使无坡压之其措意未必至是世以坡之过海为鲁直不幸由明者观之其不幸也旧矣

吴虎臣漫录云欧阳季默尝问东坡鲁直诗何处是好坡不荅但极称道季默复问

如雪诗卧听疏疏还密密起看整整复斜斜岂亦佳邪坡云正是佳处慵夫曰子于诗固无甚解至于此句犹知其不足赏也当是所传妄耳徐师川亦尝咏雪云积得重重那许重飞时片片又何轻曾端伯以为警策且言师川作此罢因诵山谷疏疏密密之句云成则不敢容易道意谓鲁直草率而已语为工也噫予之惑滋甚矣

王直方云东坡言鲁直诗高出古人数等独步天下干谓坡公决无是论纵使有之亦非诚意也盖公尝跋鲁直诗云每见鲁直诗未尝不绝倒然此卷语妙甚能绝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适用然不为无补又云如蝓蟬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多食则动风发气其许可果何如哉

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东坡而不及欤或谓论文者尊东坡言诗者右山谷此门生亲党之偏说而至今词人多以为口实同者袭其迹而不知返异者畏其名而不敢非善乎吾舅周君之论也曰宋之文章至鲁直已是偏戾处陈后山而后不胜其弊矣人能中道而立以巨眼观之是非真为望而可见也若虚虽不解诗颇以为然近读东都事畧山谷传云庭坚长于诗与秦观张耒晁补之游苏轼之门号四学士独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谓之苏黄盖自当时已不以是为公论矣

山谷题阳关图云渭城柳色关何事自是行人作许悲夫人有意而物无情固是矣然早发分宁云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此复何理也

山谷诗云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夫阿堵者谓阿底耳顾恺之云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见佛经云理应阿堵上谢安指桓温卫士云明公何须壁闲阿堵辈是也今去物字犹此君去君字乃歇后之语安知其为钱乎

山谷题严溪钓滩诗云能令汉家九鼎重桐江波上一丝风说者谓东汉多名节之士赖以久存迹其本原正在子陵钓竿上来予谓论则高矣而风何与焉尝质之吾舅周君君笑曰想渠下此字时其心亦必不能安也或云诗人语不当如是论曰固也然亦须不害于理乃可如东坡簪石砚诗指胡马于簪闲与此是一个规模也而岂有意病哉

苏黄各因玄真子渔父词增为长短句而互相讥评山谷又取船子和尚诗为诉衷情而冷斋亦载之予谓此皆为蛇画足耳不可作也

山谷词云新妇矶边簪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自谓以山色水光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渔父家风东坡谓其大澜浪可谓善谑盖渔父身上自不宜及此事也

山谷最不爱集句目为百衲衣且曰正堪一笑予谓词人滑稽未足深诮也山谷知悉此等则药名之作建除之体八音列宿之类独不可一笑邪

山谷雨丝诗云烟云杳霭合中稀雾雨空蒙落更微园客蚕丝抽万绪■〈虫未〉螿网面罩羣飞风光错综天经纬草木文章帝杼机顾染朝霞成五色为君王补坐朝衣夫雨丝云者但谓其状如丝而已今直说出如许用度予所不晓也

山谷词云杯行到手莫留残不道月明人散尝疑莫字不安昨见王德卿所藏东坡

书此词墨迹乃是更字也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遗老王若虚 从之

诗话下

○诗话下

荆公有两山排闥送青来之句虽用排闥字读之不觉其诡异山谷云青州从事斩关来又云残暑已促装此与排闥等耳便令人骇愕

山谷闵雨诗云东海得无冤死妇南阳应有卧云龙得无犹言无乃耳犹欠有字之意卧云龙真龙邪则岂必南阳指孔明邪则何关雨事若曰遗贤所以致旱则迂阔甚矣

清明诗云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封侯士甘焚死用介推事也齐人乞祭余岂寒食事哉若泛言所见则安知其必骄妾妇盖姑以取对而不知其疏也此类甚多

食瓜有感云田中谁问不纳履坐上适来何处蝇是固皆瓜事然其语意岂可相合也

奕棊云湘东一日诚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以湘东目为棊眼不惬甚矣且此联岂专指输局邪不然安可通也

接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升堂与入室只在一挥斤挥斤字无乃不安且取喻何其迂也

士会自秦还晋绕朝赠之以策盖当时偶以此耳非送行者必须策也而山谷送人诗云顾卷囊书当赠鞭又云折柳当马策亦无谓矣

秦繆公谓蹇叔曰中寿尔墓之木拱矣盖墓木也山谷云待尔成人吾木拱此何木邪

山谷牧牛图诗自谓平生极至语是固佳矣然亦有何意味黄诗大率如此谓之奇峭而畏人说破元无一事

吊邢惇夫云眼看白璧埋黄壤何况人间父子情既下何况字须有他人犹痛悼之意乃可

猩毛笔云身后五车书按惠子多方其书五车非所读之书即所著之书也遂借为作笔写字此以自肯耳而吕居仁称其善咏物而曲当其理不亦异乎只平生几量屐细味之亦疏而拔毛济世事尤牵强可笑以予观之此乃俗子谜也何足为诗哉

诗人之语诡譎寄意固无不可然至于太过亦其病也山谷题惠崇画图云欲放扁舟归去主人云是丹青使主人不告当遂不知王子端丛台绝句云猛拍阑干问兴废野花啼鸟不磨人若磨人可是恠事竹庄诗话载法具一联云半生客里无穷恨告诉梅花说到明不知何消得如此昨日酒间偶谈及之客皆绝倒也

山谷赠小鬟募山溪词世多称赏以予观之眉黛压秋波尽湖南水明山秀尽字似

工而实不惬又云婷婷袅袅恰近十三余夫近则未及余则已过无乃相室乎春未透花枝瘦止谓其尚嫩如荳蔻梢头二月初之意耳而云正是愁时候不知愁字属谁以为彼愁邪则未应识愁以为己愁邪则何为而愁又云只恐远归来绿成阴青梅如豆按杜牧之诗但泛言花已结子而已今乃指为青梅限以如豆理皆不可通也

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辞达理顺皆足以名家何尝有以句法绳人者鲁直开口论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处而门徒亲党以衣钵相传号称法嗣岂诗之真理也哉

鲁直于诗或得一句而终无好对或得一联而卒不能成篇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赠谁何尝见古之作者如是哉

山谷自谓得法于少陵而不许于东坡以予观之少陵典谟也东坡孟子之流山谷则扬雄法言而已

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鲁直好胜而耻其出于前人故为此强辞而私立名字夫既已出于前人纵复加工要不足贵虽然物有同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见语意之间岂容全不见犯哉盖昔之作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为嫌异者不以为夸随其所自得而尽其所当然而已至其妙处不专在于是也故皆不害为名家而各传后世何必如鲁直之措意邪

蜀马良兄弟五人而良眉间有白毫时人为之语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盖良实白眉而良不在于白眉也而北齐阳休之赠马子结兄弟诗云三马俱白眉山山谷送秦少游云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岂不可笑哉

王直方诗话云秦少游尝以真字题邢惇夫扇云月团新碾瀹花磁饮罢呼儿课楚辞风定小轩无落叶青虫相对吐秋丝山谷见之乃于扇背作小草云黄叶委庭观九州岛小虫催女献公裘金钱满地无人费百斛明珠薏苡秋少游后复见之云逼我大甚予谓黄诗语徒雕刻而殊无意味盖不及少游之作少游所谓相逼者非谓其诗也恶其好胜而不让耳

朱少章论江西诗律以为用昆体功夫而造老杜浑全之地予谓用昆体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浑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无事乎昆体功夫盖二者不能相兼耳茆璞评刘夷叔长短句谓以少游之肉傅东坡之骨亦犹是也

且食莫踟蹰南风吹作竹此乐天食笋诗也朱乔因之曰南风吹起箨龙儿戢戢满山人未知急唤苍头鬪烟雨明朝吹作碧参差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更多此杨朴七夕诗也刘夷叔因之曰只应将巧畀人间定却向人间乞取此江西之余派欲益反损政堪一笑而曾端伯以乔年为点化精巧茆荆产以夷叔为文婉而意尤长呜呼世之末作方日趋于诡异而议者又从而簧鼓之其为弊何所不至哉

王仲至召试馆中诗有日斜奏罢长扬赋之句荆公改为奏赋长杨罢云如此语乃健是矣然意无乃复室乎

张文潜诗云不用为文送穷鬼直须图事祝钱神唐子西云脱使真能去穷鬼自量无以致钱神夫钱神所以不至者唯其有穷鬼在耳二子之语似可喜而实不中理也

李师中送唐介诗杂压寒删二韵冷斋夜话谓其落韵而缙素杂记云此用郑谷等进退格艺苑雌黄则疑而两存之予谓皆不然谓之落韵者固失之大拘而以为有格者亦私立名字而不足据古人何尝有此哉意到即用初不必校古律皆然胡乃妄为云云也但律诗比古稍严必亲邻之韵乃可耳

冷斋夜话云前辈作花诗多用美女比其状如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尘俗哉山谷作酴醾诗曰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为出类而吾叔渊材咏海棠则又曰雨过温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即意尤佳也慵夫曰花比妇人尚矣盖其于类为宜不独在颜色之间山谷易以男子有以见其好异之僻渊材又杂而用之益不伦可笑此固甚纰缪者而惠洪乃节节叹赏以为愈奇不求当而求新吾恐他日复有以白皙武夫比之者矣此花无乃太麤鄙乎魏帝疑何郎传粉止谓其白耳施于酴醾尚可比海棠则不类矣且夫雨过露浓同于言湿而已果何所异而别之为对邪

杨轩牡丹诗云杨妃歌舞态西子巧谗魂利剑斫不断余妖锺此根东坡咏酴醾以吴宫红粉命意而终之曰余妍入此花山谷咏桃花以九疑萼绿华命意而终之曰犹记余情开此花咏水仙花以凌波仙子命意而终之曰种作寒花寄愁绝是皆以美人比花而不失其为花近世士大夫有以墨梅诗传于时者其一云高髻长眉满汉宫君王图上按春风龙沙万里王家女不着黄金买画工其一云五换邻钟三唱鸡云昏月淡正低迷风帘不着栏干角瞥见伤风背面啼予尝诵之于人而问其咏何物莫有得其髣髴者告以其题犹惑也尚不知为花况知其为梅又知其为画哉自赋诗不必此诗之论兴作者误认而过求之其弊遂至于此岂独二诗而已东坡眉石砚醉道士石等篇可谓横放而旷远然亦未尝去题也而论者犹戒其专力于是则秉笔者盍少贬乎

于尝病近世墨梅二诗以为过及观宋诗选陈去非云粲粲江南万玉妃别来几度见春归相逢京洛浑依旧只有缙尘染素衣曹元象云忆昔神游姑射山梦中栩栩片时还冰肤不许寻常见故隐轻云薄雾间乃知此弊有自来矣

张舜民谓乐天新乐府几乎骂乃为孤愤吟五十篇以压之然其诗不传亦畧无称道者而乐天之作自若也公诗虽涉浅易要是大才殆与元气相侔而狂吠之徒仅能动笔类敢谤伤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也

萧闲云风头梦吹无迹盖雨之至细若有若无者谓之梦田夫野妇皆道之而雷溪注以为梦中云雨又曰云梦泽之雨谬矣贺方回有风头梦雨吹成雪之句又云长廊碧瓦梦雨时飘洒岂亦如雷溪之说乎

萧闲忆恒阳家山云谁幻出故山丘壑谓予心目注以故山为江左非也只是指恒阳而已好在斜川三尺玉公宅前有池可三亩号小斜川三尺字以广狭深浅言之俱不

安注以为漱玉堂泉按此堂自在北潭中岂相干涉予官门山尝得板本乃是亩字意其不然盖如言几须玻璃之类耳暮凉白鸟归乔木乃宅前真景也而注云洁身而退如白鸟之归林何其妄哉

前人有红尘三尺险中有是非波之句此以意言耳萧闲词云市朝冰炭里涌波澜又云千丈堆冰炭便露痕迹

乐天望瞿塘诗云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萧闲送高子文词云归兴高于滟滪堆雷溪漫注盖不知此出处耳然乐天因望瞿塘故即其所见而言泛用之则不切矣

萧闲乐善堂赏荷花词云胭脂肤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世多称之此句诚佳然莲体实肥不宜言瘦予友彭子升尝易赋字此似差胜若乃走珠之状惟雨露中然后见之据辞意当时不应有雨也山黛月波之类盖总述所见之景而雷溪注云言此花以山为眉波为眼云为衣不亦异乎至一枝梅绿横冰萼淡云新月炯疏星之句亦如此说彼无真见而妄意求之宜其缪之多也

萧闲使高丽词云酒病赖花医却世皆以花为妇人非也此词过处既有离索余香收拾新愁之语岂复有妇人在乎以文势观之亦不应尔其所谓花盖真花也言其人已去赖以解醒者独有此物而已必当时之实事李后主诗云酒恶时拈花蕊嗅公咏花词亦喜用醒心香字盖取其清彻之气以涤除恶味耳

萧闲自镇阳还兵府赠离筵乞言者云待人间觅个无情心绪着多情换此篇有恨别之意故以情为苦而还羨无情终章言之宜矣使高丽词亦云无物比情浓觅无情相博次第未应及此也

谢安谓王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减其欢乐之趣坡诗用其事云正赖丝于竹陶写有余欢夫陶写云者排遣消释之意也所谓欢乐之趣有余欢者非陶写其欢因陶写而欢耳萧闲屡使此字而直云陶写欢情陶写余欢旧欢若为陶写似背元意

近岁诸公以作诗自名者甚众然往往持论大高开口辄以三百篇十九首为准六朝而下渐不满意至宋人殆不齿矣此固知本之说然世间万变皆与古不同何独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就使后人所作可到三百篇亦不肯悉安于是矣何者滑稽自喜出奇巧以相夸人情固有不能已焉者宋人之诗虽大体衰于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尽居其后也遂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少陵以文章为小技程氏以诗为闲言语然则凡辞达理顺无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余优劣何足多较哉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遗老王若虚 从之

杂文一（诗附）

◆杂文 【 诗附】

揖翠轩赋（并序）

瑞竹赋（并序）

宁晋县令吴君遗爱碑

真定县令国公德政碑

王氏先莹之碑

李仲和墓碣铭

故朝列大夫刘君墓碣铭

○揖翠轩赋 【并序】

沃人崔公有竹轩曰揖翠其子达之求诗文于士大夫予亦为之赋云

物之在天下皆沙理之所寓也人之于物必有所慕而所以慕之亦必有故也故或取深山穷谷以为家指泉石风月以为友是岂迂僻矫激不近于人情诚有得乎其趣也沃川崔公贤明之属生于畎亩而不俗后其居为园中其园为亭而周其亭以竹丛高阴密牕户为肃森乎其如张绿帷而罗碧玉也夫天壤之间佳花美木大有可以娱心而悦目者然公皆不以为可观惟此君焉是欲对玩吟啸朝夕容与乎其中若与之相忘而不足此其意果安在哉吾可即之而知其所属独不见夫此君乎岁暮大寒百物既迤冰雪交摧凄飊号振芬香艳色莫不零落败散至于共尽而无余而吾此君宛然自若独立而能神盖其禀于内者有足恃是以凌乎外者无所挫自世所难得之物而非夫漫生杂出暂荣俄朽之常品凡根也而我公慕之则又可因之而得其为人意其劲挺坚确卓乎不羣举世皆怯而我独勇众人既屈而我独伸浊秽有所不能污险难有所不能乱本然之气无适而不存也然则公不徒爱其色诚取其质不徒玩之于其目诚体之于其身若夫披风节月含烟卧雨千态万状皆公之所外也吾何敢陈呜呼公今逝矣而子璋嗣吾闻之孝者善继人之志而述其事则登公之堂想其所取于此君盖亦思所以自厉如其庸懦委靡依违顾忌与时变迁一折而瘁岂特厚颜于此君亦失此公之本意矣

○瑞竹赋 【并序】

东垣有孝友之家曰许氏者兄弟辑睦为一乡最其居室之南得瑞竹焉由地而上十二节而分为二又六节而复合君子谓其有以致之也许氏图之以求文于作者仆辞不获亦漫赋云

天何为者耶视之苍苍诘之冥冥不可得而名日月五星风雨雷霆寒暑晦冥此虽有所必至而其参乎人者固可惑也孰知其征万物何为者耶随气而生不择其地纷纭杂沓殊状异类恠奇伟丽非常可喜盖无所不有焉孰知其为瑞然感召之说自古人不废也不唯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迹推类附毫厘纤悉以为不啻如合符虽自信不惑者时出而辨之然亦不敢决其无何哉人有是行天有是应二者适称足以据而为证也盖出于物理之当然合于人情之至公而其论乃定许氏之瑞何为而出吾尝考其素而得其实兄弟相好闺门相辑乡党称其德谁无兄弟曾是不率妬忌忿嫉以相撿拾

阴营私积以自植立至其既极乃绝以析者皆是也此则上友下敬埤箴其翕始终以之有死无易我心既孚间言莫入可以纯正笃实一出于自然而非夫矫节以求名迹者之所及也唯其同气而异体虽异体而卒同心故斯竹也始于一而中为二既二矣而复合于一也噫许氏之家宜获报者而报又相似则天意所在犹不可必乎虽然天之于许氏不应如是而遂已许氏之为善不应以是而自足亦何必图写镌刻偁述记录以自美而夸末俗耶吾为之说曰人有因物而知勉物有得言而加显盖立德虽于锡类而传家欲其及远故夫所以区区于此而未能忘情者殆亦悯时俗之已乖虑后嗣之或替而持以为劝耳顾岂浅哉

○宁晋县令吴君遗爱碑

昔予闲居于东垣闻沃州宁晋有贤令尹民乐其政歌而舞之声化蔼然愈人益播心窃慕焉既而知其为吴君公玅也予与之同年而昧其平生独谓君读书为儒能以壮年取高第此必有以过人而其优为一邑固所宜者盖秩满来府始获拜之仪度表表望而知其不凡即之愈深不觉叹服益以所传不诬可信翌日别去予亦寻走雕阴三年复来不知君之安所在且为何职居未几松水之民有乞书其前宰之政者问其主名则公玅也从而征其实则曰自吾令下车赋役以平刑罚以清奸不遏而惩仁廉不率而兴日煦风冷槁苏喝醒民饱而嬉相忘乎无事斯亦古人之至化也盖其刚柔适中缓急得所勤故不废事简故不扰民明无不察毫发莫欺而其宽也又足以有容政是以和而克用父此其大凡也长上有德而下不知其罪大矣知焉而无报罪又甚焉吾侪小人其曷以报公着之金石大书深刻昭不朽而垂无极所以报也蕞尔弊邑则唯是之知书与不书公何损益哉然所以示吾心之不忘则非是莫可也故敢以托呜呼美矣在他人犹当不辞况吾公玅哉守令之重尚矣而得人实难故赤子每不得乳于其母言良吏者必予两汉然自今考之可以屈指数则若公玅者世岂易得而其民之遇之也顾不幸而可喜耶宜彼之不能忘而予亦乐为之道也公玅讳微咸平之平郭人登第于承安之丁巳其始任建州军判既以廉升故超授宁晋云

○真定县令国公德政碑

为治莫如重守令而令为甚盖其于民最亲而理乱之原常于是乎在也故一县得人则一县之事举在在得人而天下平也真定剧邑其宰之尤不可非其才云中国公明敏人也既下车哗者以静悍者以柔冤者以有告听断如神官无留事偁异政焉其去也其民舍之而不忍挽而留之而不得也思有以纪其遗爱而示其攀恋之心有倡之而请言于予者曰我公其贤哉自吾身之所及见与夫故老之所传吾邑凡更几令言令之贤如公者几人我公而去谁其嗣之吾侪小人德公之赐而顾无以报也独欲形容其万一而镌诸石以慰吾心以传于天下后世或庶几焉其材具矣敢属之子噫智可以欺王公而不可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事固有非人之所能强致者民至愚而神者也其心有同然之好恶其口有同然之毁誉有以服其心则此闾之徒可

使之俛首而听命不然国之得失长上之是非皆将喧嚣谤议于其下盖有诱之而不信劫之而不从者孰谓其可以强之而使吾誉之哉予近始识公而闻其名者旧矣昔者既尝为府参军声华蔼然为前后之冠民既已像而祠之碑而颂之矣至于去而之他复来而治此莫不皆然未至而人徯之既至而人安之去则思之而不能忘此果何从而得耶合一人之情易矣至于一邑而皆然兹不难哉合一邑之情易也至于所至而皆然兹不难哉是必有大过人者而非可苟也盖羿之注矢左右俯仰皆可以命中而庖丁之游刃批隙导窾无非理间之自然何独至于为政者而疑之哉公之迹足以耸动人之耳目而脍炙其口者甚多列而着之非唯类不可举而且复害公之全故独论其能得斯民之公心与夫所至皆然者以见之其亦足矣噫无实之誉君子不以为荣无实而誉人君子谓之愧辞若公者殆可以以为荣而予亦庶乎其无愧也哉

○王氏先莹之碑

王氏之先谱亡不可考世居鹿泉农隐不仕其最近者讳杰字邦美始知读书今行军参谋守道之父也好古乐善而尚气轻财务周人之急救其子弟一以孝友忠信里闾少年有悍戾不率者亦必委曲鑄谕使之改而后已由是中外重之兄咏早世二孤玠瑀藐然可怜公躬亲抚视以至成人而玠为名进士夫人李氏温雅慈祥备诸妇德与公俱以上寿终所生三子其中则参谋君也未冠失怙迫于家累屈迹刀笔中贞佑初宣抚司以人望选充本县尉时甫离兵火遗黎反侧未安而为长吏者方贪残以逞一日众变自令丞以下悉肆至君则肩舁而欢呼曰恶者除之善者奉之可也保我百姓非公而谁即以县事归君未几改主真定簿今万户史侯之立君劳为多擢庆源军节度副使寻复召置幕中恩顾益隆遂专腹心之寄君资豪爽而恺悌多可见者皆说而亲候既以硕德宏量高出一时而君复以忠厚济之政简风恬远迹咸赖其从征四方一军所至独多全恬率君力也平居喜宾客车骑盈门穷日夜不厌有孔北海之风而于文士尤厚收揽荐延唯恐不至搢绅以为依归侪类或讥其太过而不屑也故言河朔从事之贤者君为称首焉一日语夫人程氏曰吾出微贱才能勋业无踰人者夤缘幸会骤至荣显非祖考之灵其何以及此而坟墓萧然没没于蓬藜榛棘之间狐兔杂居殆不忍视吾罪大矣每一念及未尝不痛心疾首今将具 而新之庶几死可以瞑目程素刚明因力赞曰斯亦妾之素志也诚不可缓于是戒徒命工更其宅兆增之垣墉以至凡五服内瘞而未葬者皆次第而迁附焉然后完美可观无复遗恨既而又曰古者墓有碑碑有文所以垂世也而未之具犹为□典乃以其辞来请予于玠为同舍生于君为门下客情亲契厚势不得辞窃惟追远之说鲁语存焉报本之义礼经着焉此天理人伦之至而名教之所先也为人后者生尽爱敬死极哀戚立身扬名以显其亲宜若足矣而又思所以致美乎松■〈禾秋〉而增光乎泉壤表其行实大书深刻为不朽之说使夫来者顾瞻想象歆羨而咨嗟岂非所谓追远报本者固不能已邪王氏之善庆既当为之发扬而参谋君孝德始终尤不可不纪乃叙其大畧而系之以铭曰

岗阜在后涧溪在前絜王氏之阡有闕其室既完既坚有岿其碑是磨是镌不有所肇孰开其先不有所继孰大其传德厚流光理亦宜然于以昭之于千万年

○李仲和墓碣铭

若虚有心契曰李君讳仝字仲和博州高唐人孝于亲顺于长仁于仆妾其待友朋尤推诚尚气节确乎可托以死也然性介少谐合素不为乡曲所重径行直视傍不覩太山轻薄子戏侮其后而不之觉人以为痴而笑面目严冷疏于礼貌箕踞袒跣不能一作谨媚状向人人复以为傲而怒志大论高以匹夫忧天下每欲危言叫阖闾以取时名而不计其利害人又以为狂而哀然仲和俱不屑也明昌间予以从师客县中闭门索居不妄应接而思与跌宕不羁之士游既得仲和语合意豁然大适为忘形交久之益亲一日不见相辰觅如求亡仲和好古文而尤喜论诗讥弹激赏中其美疵睥睨侪流鲜能满其意者始以词赋干有司累不合既易经学遂克取高捷惊人寻复齟齬然志愈厉气不少衰谓富贵终可致后去家游京师徧谒一时巨公显人间投之以所业冀幸撼动借声势因有所谐卒不售也予与仲和别十年阅人益多观交态益熟而思仲和益深日在雕阴尝得其手书并杂着盈卷览之太息怅然有怀以为昔人相忆或千里命驾东垣去齐西非甚远平居多暇独不能一径往握臂道胷臆何耶秩满东还当必遂此心若复不获兹则有数归及相台或告仲和卒矣且曰渠此从事浮屠学参究孜孜自以有得既又习辟谷法因不食死仍说偈言以辞世云呜呼仲和素嗜杂学闻辄歆慕予尝力排之能折其口而不能夺其心也其竟以是终乎予媿仲和见遇之厚而无以报怜其有大志而卒穷不偶恨其思之十年欲一复见而弗果乃书其行己之槩而为之铭将寄其家俾刻诸其墓以写吾心以传诸后以慰仲和之灵焉仲和无子取其兄子为后春秋若干卒于某年某月日而葬以某月日铭曰

维世之交其道以市权奔利合否焉则止面而不心滔滔皆是有不其然如吾李子不幸短命死矣

○故朝列大夫刘君墓碣铭

东垣刘君讳某字鼎臣予之执友也高才博学以词赋为名进士兴定五年举天下第一授应奉翰林文字时关右扰攘鄜豳被兵帅臣纥石烈承诏往援表君从事执政难之不得已乃遣至则城陷遂不知所终今二十年矣其家以岁月既深理穷望绝惧夫魂爽之无依也于是招之以葬于先莹而请予铭其墓义不可辞则为叙次而铭之君资可爱幼而老成接物温温笑谈有味见者皆悦而亲初自以所业过人意气锐甚谓当立取荣名而数奇不偶累举未遂一时侪辈收罗殆尽至于后生新进亦往往先登而君郁滞如故继遭丧乱生理日难晓达汴梁纔试充史院书写不胜落莫日者推其命咸谓无科第分君畧通其说亦以为然一旦雄捷喜出望外方将驰骋快意以偿平生而遽有是遘所谓命者果如何哉斯可哀而亦可恠也先娶董氏再娶李氏子四人董所出长曰燧俱以荫补官次曰炜次曰照次曰焕男生三人长曰坦次尚幼君累迁朝列大夫其从征之

岁盖四十有七云铭曰

其得也迟而丧之速其荣也不足而哀有余孰主张者有衔不祛虽然名占甲科亦既成其志没于王事抑又得其死有子有孙足以奉其祀忧乐同尽竟何校哉新宫孔固魂兮归来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遗老王若虚 从之

杂文二（诗附）

◆杂文 【诗附】

千户贾侯父墓铭

太一三代度师萧公墓表

清虚太师侯公墓碣

赠昭毅大将军高公墓碣

○千户贾侯父墓铭

保塞贾侯尝识予于东垣丁酉夏六月不远八舍致书见招至则馆其家礼意甚厚已而言曰某也不天生六岁而失怙恃今四十年矣而未有纪述而不朽之托负愧良深虽不及志诸幽犹得以表其隧某既幼孤家谱世系不复能知而先君之事幸存其大畧敢丐一言以传信呜呼墓有碑碑有文所从来尚矣且礼不忘其本而孝莫大于显亲亲有善而揄扬之大书深刻以申其追慕尊崇之意此天道之自然人情之同欲而子职之所当尽者也可不务乎吾观近世自一介之微稍跻贵显者争先树建以为华荣螭首龟跌亭亭相望宜我侯之不敢缓也既辱侯知能勿成其美按公讳■（仝）字巨平祁之蒲阴人其先皆隐德不仕公长身美风资赋性淳笃事父兄以孝悌闻待交朋以忠信称乡党宗族莫不服其基德而又重气节急患难有贷其钱者虽至百万不问偿期议者以为难初长兄仪次兄成怜公晚生父母属念且公等干蛊可嘉故曲极友爱仪子弗嗣屡请析居仪辄给曰二亲既有命书矣卒举贖产付公州贰高君亦谓其可妻也以女归焉承安丁巳春三月以疾终于家享年五十九即以其月葬于里之先莹公凡四娶皆同郡巨室子而最后为李氏尤贤淑备妇德男一人曰辅李所出即侯也一女适宋氏男孙三女孙二人当□佑兵火之余城邑几废遗黎无依侯以完复安辑之功为众所推由本县尉至为州刺史及归圣朝勋绩益着自招抚使累迁河北东西等路左副都元帅甲午中朝廷更定官称选充行军千户云侯仪度魁杰胷次洒落其才术器识类皆不凡而爱民喜士为河朔称首盖一代之伟人也呜呼源深则流长本根固则枝叶茂物有常理君子每以为积善获福之喻视履考祥以人占天如影响之敏符契之不可无也昔有预高闾门俾容轩盖手植庭槐期生三公者初若妄意已而果然冥冥之中昭昭者存焉是故即其所享可以推其始之所自来由其所为可以卜其终之所必至夫何疑哉侯以幼年

遭遇骤至显荣富贵功名无不如志诸子岐嶷称其佳儿此决非出于偶然者固足以知其世积之善矣而躬行之实不替益隆于先有光又可见其方来之报则贾氏之余庆殊未艾也是宜书故书之而系以铭曰

厥土惟腴厥木惟敷有崇其丘于城之隅閼之深封之固过者必恭贾公之墓

○太一三代度师萧公墓表

太一之教兴于金朝天眷闲卫郡萧真人其始祖也灵异之迹上动至尊敕赐观名曰太一万寿世嗣其法一再传而得师焉师讳志冲字用道博州堂邑人本姓王氏祖某父某并受真人法箓师幼颖悟诵书日千言而沈静寡言不好戏弄年十六父兄议婚师曰性喜出家不愿娶也强之不可因而逃去隐于元氏李守奇家遂与守奇诣卫州参二代师为门弟子始事尊宿霍子华子华故有淹疾师侍奉惟谨前后十年无懈倦之色或衣不解带者数月人以为难大定十六年朝廷普试僧道师初密诵经文人人不知一旦中选侪类甚惊及当给据言于考官曰师兄萧道宗累被黜落年过四十乞以据授道宗某方壮徐为后图未晚也考官不许而多其让十七年受度保充卫州管内威仪领教门事二代师将退席密语道宗曰吾门徒数万而试经具戒者完颜志宁及王某而已志宁资虽明敏而颇轻肆非主教之才不如王某纯粹廉洁为可属乃以为法嗣而改名姓凡法嗣皆从萧氏盖祖师之训也师素不为辞章及升堂谕众随意而言悉成文理劝戒深切听者耸然内外相庆以为宗门得人矣居无何有司奏选四方高德之士补住中都天长观师首应之既而河犯郡城居人往往他徙而本观道众亦旅寓于苏门师闻而还声望既隆求教者接迹而至岁所传无虑数千人先是汲县阎村有观曰朝元荒废已久而额籍且存师请诸官迁于西门坟园之侧以处其众明年河复本观殿宇颓毁且尽师次第缮完寻复一新而增创者几倍所费不费明昌闲前尚书右丞刘公伟自大名移镇河中道出淇上谒师甚恭州倅移刺者先以常流待师见刘加礼心犹疑之其后数屏人独往而师常静坐无为因问先生于此有何受用师曰静中自有所得非语言可以形容若无得者虽片时不能安况终身乎其人乃服曰刘公诚有知矣师自重修观舍深居简出外人多不识其面承安改元日食正旦父老惧灾请师作醮于神霄宫士庶毕集师少时白皙而癯至是色如紫玉目光炯然冠佩整肃若自天而下观者叹仰以为真人复生也少长贵贱悉归礼之泰和初章庙春秋已高皇嗣未立设普天大醮于毫之太清宫闲岁报谢师皆与焉五年河南道士籍少阮以再祈皇嗣被召过师问之师曰向来作醮例遣重臣所在供亿多伤物命其违天意甚矣自今宜罢之至于与醮官吏皆须禁止荤酒务行善事庶可达诚虽然再三则渎亦恐徒劳耳籍至阙以勿遣重臣为言上可之而令籍诣太清行事如初师与俱往既又同赴中都太极宫诵经百日时户部侍郎胥鼎方提控寺观恐师南还率朝士十余候之曰今明主临朝尊玄重道天长纔废随建此宫如师者人天眼目不容遽去也会宫众亦坚挽之遂勉为留七年大蝗上遣中官问提点郭元长禳治法元长敕其徒阅道藏求之师从傍曰道藏如海岂易讨寻就使有之亦未敢必其

应吾祖真人尝留经策三百余阶内有秘章今可用也遂取以进上喜曰天垂此教以利生民即命师依科作醮比行礼大雨师咒信香一粒祷于真人其雨立止翌日有旨问蝗绝之期对以三日据法有洒坛符而洒时当留一面使蝗有所归师则留其西西乃大山也及期则羣飞入山而死诏加赏赉师固辞曰道人救物安用赏为上曰真道人也当别议旌表郭元长告免提点职诏师继之仍赐号玄通大师内人贾病逾年诸医莫疗上曰此非药饵所及前襁蝗王某殆是异人或能起之师奉命直抵宫闱局治以符水而愈宫闱非阉寺不得到盖以道重师也卫绍即位特赐上清大洞法服一袭当时荣之师尝谓人生贵适意顾名虽尊显而身甚劳浩然有休息志乃因胥公举汾西李大方以自代而归实大安二年之春也一日集众曰祖师立教代代相承如续灯然无有穷尽今弟子中萧辅道者祖师再从孙吾当付之于是退处西堂高拱渊默不复以世务关意贞佑二年四代师主毫之太清师亦从焉四年闰七月丙午忽谓门人曰速具汤沐吾将归寂门人亟加冠履未毕而逝有鹤数十旋绕久之时天气犹暑阅旬余而体不变八月庚申权殡于宫之莹其日阴晦重甚众方以时刻为疑俄树杪云开如席许得以不悞已而阴晦如故又闻香风四来送者几万人咸叹异之初师之将诞也有桑生于宅中不半岁成树比十年其高数寻状如层楼世所未见至是亦无故而枯相与始终尤可怪讶也师平生无喜愠恂恂似不能言至遇事而发虽众所难决者三数语辄定老庄之外兼通诸史经书而尤长于左氏春秋其智识有大过人者享年六十六戒臆四十自号元朴子云四代师字公弼既返河朔将复迎师骨以衬于真人而求所以表其墓者俾予文之公弼一世伟人所交皆天下之士而窃幸与之游昔已尝为作真人传矣而又有兹命是不以芜陋见鄙也义不得辞则据其事状而具着焉

○清虚太师侯公墓碣

师讳元仙字子真赵州人也大父澄以胥史起身至河北西路漕司椽才干既优而行己无玷尤以孝友著称议者谓不见用于时则必有得于道母歿慨然曰所以区区尘上闲者为亲故也今不侍养复何为哉闻其上萧真人立太一大教因往参为门弟子真人一见爱之授名道净传太一三元法得以便行化乃即本州及真定之第各建太一堂奉持香火以符药济人大定二年凡释道之居无名额者许进输赐之公遂投牒以在州道院为太清观而在府者为迎祥真人每批经策必先授公而后传前后千品公曰天宝下降要当永劫流行一日去世谁其保之密祷上真愿于私属生继嗣其后男琳得子相貌殊常即师也生不茹葷始学语能辨三官之像少长嬉戏则教羣儿礼北斗澄大喜以为祈祷有征而得所托矣会朝廷鬻祠牒由是度为道士年十四已克主大醮词音清亮复出一时侪辈翕然推服明昌初以高德应诏入住中都天长观自泰和改元国家事祈禳连设大醮羽流极天下之选而师皆与焉仍常居要职出诸人右功完赏赉甚渥赐紫衣德号曰观妙寻佩符驰传降御香于岱岳长白等山顷之以亲老辞归乡里崇庆闲召住太极宫用进补军储恩改授今号宣宗南巡被命入汴提控上清宫敕有司一依

天长故事逾年而退未几太清宫请为宗主三返益勤不得已应之时院门陵替殆莫能支加以岁赋数百斛为病尤甚师下车未浹旬以状上闻悉获蠲免众赖其庇已而拂袖栖迟于涪川正大庚寅正月为善士左崇等作醮于钧台法事胜绝举坛忻幸以为未始遇也既毕将还忽示微疾众欲召医候之师不许曰世缘已尽自可长往安用疗为越三日日中命置高座而处之顾至未刻则口占一颂举首端坐顶中戛然有声两手握子文而逝时年六十九矣远近士庶炷香拜礼者累日神色宛如生人乙酉焚化于郭西从遗命也下火之际紫云见其北苍鹤十数翔舞空中移时乃散送者几万人莫不以手加额呜呼异哉其超脱明白如此亦世所罕闻也丙戌塔于颍滨之崇真观予素知师名而不及识每以为恨然尝与其门人王悟诠游悟诠业履清修而读书好事亦落落不凡者以大元辛丑年正月二十日改葬师于平棘县明信乡之郑村原属于铭其墓渠意既坚而窃亦乐为之道也乃叙而铭之曰

其生也为贤其没也为仙人而如此足矣又何加焉着之琬琰以永其传

○赠昭毅大将军高公墓碣

庆源军节度使高侯因教授王君进士陈生来见曰不肖不天生四年而先君捐馆舍训诲不得闻奉养不及致其为不幸可知也逮其成长事与心违曷胜风树之悲顾瞻松楸未尝不流涕太息今将刻石墓隧以垂之无穷事实始末虽不能详而故老所传犹得见其为人之大畧兹敢以托予谢非其才而请益坚重以王陈雅故义不可辞则勉为之叙次曰公讳显高邑人其先皆农隐弗耀公敦朴简静而辞色温温接物极恺悌轻财务施喜周困穷其事亲处兄弟孝友尤笃至教人亦必先此里闾宗戚无贵贱疏近交口称为吉人无闲言者明昌七年五月壬午以疾终于家享年四十即葬其乡之先莹夫人韩氏妇德无缺亦着贤誉后公十九年卒子三人长曰庆终本县丞次曰进不仕次曰添禄即节度也男孙四人女三人正大中以节度恩特赠昭毅大将军夫人封号如例初节度当再罹兵火之后寇盗并兴道路蓁芜城邑颓废而能纠集义族抚安遗黎内守外攘以鳩完复之功阖境晏然遂成乐土有司嘉其能擢栢乡令累迁今职治声甚美公望甚重其福禄方隆而未艾异时所至有叵量者呜呼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不及其身则在其后物有定理圣贤有成言古今有同然之效昭乎其不可诬也今患不能为善为之未始无征高氏世居畎亩没没于常流殆与草木共腐而一旦子孙蕃昌门地烜赫以为邦人之荣推原其自岂偶然也哉是诚可书故揭之以劝来者而系以铭曰

身虽不显而后也昌寿虽不永而所存者长褒恤有命纪述有章以播其芳以扬其光是之谓不亡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遗老王若虚 从之

进士彭子升墓志

保义副尉赵公墓志

焚驴志

哀鴈词/并序f)

高思诚咏白堂记

门山县吏隐堂记

恒山堂记

○进士彭子升墓志

君讳悦字子升世为真定人父椿将仕郎大兴安次主簿子升幼明悟过人倜傥有立志读书为文悉得其妙处承安五年擢经义进士第调冀州录事判官仁政温温民到于今不忘秩满注滨州盐管勾徙知邓州穰县事其政如在冀而风声气焰有加居无何忽得狂疾丧心若物凭者言动可恠自谓冥司有所拘竟赴井死盖年三十四矣呜呼异哉子升金玉比德心地坦夷和气溢于眚睫见者无贤不肖皆悦而亲君子谓其必获善报言论慷慨仪度不凡刚大之气困而不折及其得志果若固有之君子谓其且享大任如何不淑至斯极也初将仕君亦以吉人称乡里好学而贫甚辛苦憔悴人不堪其病晚登一第则到官未几而亡仅予随夺得不偿丧君子谓天之于彭氏也已薄及子升复振而后释然大慰以谓嗇乎彼者固将丰乎此也乃大不然则夫幽明之说祸福之征其可以理诘欤子升之在穰也予为郑之管城尝以官事会汴梁既毕且散予归意甚急于升曰人生行止无常而吾徒会合为尤难顾不能更少从容乎予欣然为一日留痛饮极欢夜艾而罢翌日相别于马上反顾恋恋彼此有可怜色初岂知其遂为永诀也抑予心又有所感焉追惟曩昔同居于里中与今恩州司判王君士衡浹水主簿周君晦之忘形莫逆为兄弟交年壮气锐驰骋于一时虽方以功名相勉而既尝有暮年林下之期仍见于文字以传诸好事者夫岂徒戏语而已哉实庶几行其志而践乎此也一旦飘零南北相望如晨星固已叹旧游之莫继而后约之无涯孰谓堂堂如子升者而遽云长逝乎世事违人不如意者十八九荣衰聚散未始有极则生者虽存又可保其所终邪故予于此不独悼吾良友之不幸而抚事兴怀无非可以太息而流涕也子升之歿以大安己巳八月之二十四日而其家用明年八月葬于西城之先莹俾予书而铭之子升娶武氏子一人曰兴祖云铭曰

既秀而枯有衒不祛命也柰何已矣悲夫

○保义副尉赵公墓志

公讳彦姓赵氏世为真定藁城人祖某父某皆农隐不仕公少刚果敢为无畏惮天眷闲朝廷以南伐征兵公适出有司即取公兄公闻即走归自陈彼才力不我若请自代遂行不一辞妻子人义而壮之会事平还天资纯质治生尤勤俭细故躬见不懈服食器皿期于仅足自余无毫毛非分用日夕蹙蹙恒若不足教诸子孙及所以语他人亦唯是见诸惰侈者咄嗟恶弃殆不能与言故卒大其家以名一邑承安二年以耆老受官保义

副尉后二年冬十一月庚子终享年八十有八素康疆少疾至是犹能日自兴起行步了无床枕滞将终谓其子渊曰吾常叹人之子孙鲜克以义终祖宗积累之业一旦不难割散之骨肉相视一旦如道路人恶孰甚焉尔其帅下以严处之以均无怠无颇无速乖离以隳我家其孙曰元英者以进士擢第则又特戒曰惟尔所获亦惟我祖宗实有虞尔无遂独庇尔胤必及其余以荅我祖宗意其遗志如此初娶靳氏先公卒晚娶张氏子三人长曰汴以从军官至敦武校尉次曰温皆早卒渊其季也女四人长适靳氏次傅氏次周氏王氏男孙八人幼者二余悉克自立亦既或有后女孙九人幼及寡者三余悉得所归噫公之所享多矣富贵寿康子孙蕃昌人或一二之不获公则兼之兹不多欤故其歿也君子无大恨其家歿后二十一日葬诸先莹祔以靳氏而责铭于若虚若虚于公为旧亲既又为孙壻故辞而不得免铭曰

万事毕一生足斯而慊焉复何欲新宫孔固惟吉卜左右前后皆其族安其神乐其真以利其嗣人

○焚驴志

岁己未河朔太旱远迩焦然无主赖镇阳帅自言忧农督下祈雨甚急厌禳小数靡不为之竟无验既久恠诬之说兴适民家有产白驴者或指曰此旱之由也云方兴驴辄仰号之云辄散不留是物不死旱胡得止一人臆倡众万以附帅闻以为然命亟取将焚之驴见梦于府之属某曰冤哉焚也天祸流行民自罹之吾何预焉吾生不幸为异类又不幸堕乎畜兽乘负驾馭惟人所命驱叱鞭捶亦惟所加劳辱以终吾分然也若乃水旱之事岂其所知而欲寘斯酷欤孰诬我者而帅从之祸有存乎天有因乎人人者可以自求而天者可以委之也殷之旱也有桑林之祷言出而雨卫之旱也为伐邢之役帅兴而雨汉旱卜式请烹弘羊唐旱李中敏乞斩郑注救旱之术多矣盍亦求诸是类乎求之不得无所归咎则存乎天也委焉而已不求诸人不委诸天以无稽之言而谓我之愆嘻其不然暴巫投魃既已迂矣今兹无乃复甚杀我而有利于人吾何爱一死如其未也焉用为是以益恶滥杀不仁轻信不智不仁不智帅胡取焉吾子其属也敢私以诉某谢而觉请诸帅则释之人情初不恠也未几而雨则弥月不解潦溢伤禾岁卒以空人无复议驴

○哀鴈词 【并序】

昔予居故人安仲和家将杀鴈食客见而不忍为作哀之之词今三十余年矣近读赵公诫杀生文有动于心因追录之以附其后虽文采不足观者取其意可也

鸟之远害宜莫如鸿浩浩长风寥寥远空邈乎冥蒙去万里而无穷顾乃不幸而网罗之中刀机是委饗餐是充吁嗟乎其恫炉且炽鼎且沸宰夫砺刃而欲前坐客垂涎而思噬而犹神意自若低回睥睨不知祸期之行至可不哀邪捕者伊何贪于贷鬻用者伊何悦乎口腹我利我欲物罹其酷是以知人虽有生之至灵而亦其至毒也高而林莽深而川渊远而穷边俛鳞介羽胎卵湿化皆有以致之而陈乎其前割割脔脔蒸燔烹煎濯眼涤膻穷甘极鲜一邑之内一朝之闲已有不可胜言者矣人亦尝以已而推之乎一毛

之去皆知惜寸肤之损皆知病所以自得如此其至也而独于物不为之少怜虽吾之智力可役而君之而彼之蠢愚至死而不能诉然其赋形禀气同得于天故亦未尝不苦则惨而乐则舒恶夭阨而重生全柰何暴殄不恤以为当然孰雪其冤孰惩其愆岂天有厚薄固以彼而奉此乎抑初无所主而自生自殖自攘自击势疆者胜而专不然何其太偏也庖厨之远君子以为仁已既不忍则假手于他人夫其畏怖之情齧觫之态可以想而知也何必见之之素临之之亲闻之曰物我类也类无分别滋味之在我可殄性命之于彼极切至哉言乎即是佛说亦何必持守诫律推明罪业观地狱之变相指兵刀之凶劫人惟为馋舌之所谩是以安为而不屑呜呼戒之敢告来哲

○高思诚咏白堂记

有所慕于人者必有所悦乎其事也或取其性情德行才能技艺之所长与夫口服仪度之如何以想见其髣髴甚者至有易名变姓以目比而同之此其嗜好趋向自有合焉而不口夺也吾友高君思诚葺其所居之堂以为读书之所择乐天绝句之诗列之壁闲而榜以咏白盖将日玩诸其目而讽诵诸其口也一日见告曰吾平生深慕乐天之为人而尤爱其诗故以是云如何予曰人物如乐天吾复何议子能于是而存心其嗜好趋向亦岂不佳然慕之者欲其学之而学之者欲其似之也慕焉而不学学焉而不似亦何取乎其人耶盖乐天之为人冲和静退达理而任命不为荣喜不为穷忧所谓无入而自得者今子方遑遑干禄之计求进甚急而得丧之念交战于胷中是未可以乐天论也乐天之诗坦白平易直以写自然之趣合乎天造厌乎人意而不为奇诡以骇末俗之耳目子则雕镌粉饰未免有侈心而驰骋乎其外是又未可以乐天论也虽然其所慕在此者其所归必在此子以少年豪迈如川之方增而未有涯涘则其势固有不得不然者若其加之岁年而博以学至于心平气定尽天下之变而返乎自得之场则乐天之妙庶乎其可同矣姑俟他日复为子一观而评之

○门山县吏隐堂记

门山之公署旧有三老堂盖正寝之西故厅之东连薨而稍庳今以之馆宾者也予到半年葺而新之意所谓三老者必有主名然求其图志而无得访诸父老而不知客或问焉每患其无以对也既乃易之为吏隐吏隐之说始于谁乎首阳为拙柱下为工小山林而大朝市好奇之士往往举为美谈而尸位苟禄者遂因以借口盖古今恬不之怪嗟乎出处进退君子之大致吏则吏隐则隐二者判然其不可乱吏而曰隐此何理也夫任人之事则忧人之忧抱关击柝之职必思自效而求其称嵩之下畎亩之中医卜释道何所不可隐而顾隐于是乎此奸人欺世之言吾无取焉然则名堂之意安在曰非是之谓也谓其为吏而犹隐耳孤城斗大眇乎在穷山之巔烟火萧然强名曰县四际荒险惨目而伤心过客之所顾瞻而咨嗟仕子之所鄙薄而弃置非迫不得已者不至也始予得之亲友失色吊而不贺予固戚然以忧至则事简俗淳便于疏懒颇有以自慰乎其心及西陲多警羽檄交驰使者旁午于道路而县以僻阻独若不闻者邻邑疲于奔命曾不得一

日休而吾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冠带鞍马几成长物由是处之益安惟恐其去也或时与客幽寻而旷望荫长林藉丰草酒酣一笑身世两忘不知我之属乎官也此其与隐者果何以异吾闻江西筠州以民无嚣讼任其刺史者号为守道院夫郡守之居而得以道院称之则吾堂之榜虽曰隐焉其谁曰不可哉

○恒山堂记

真定古名镇形势雄壮冠于河朔其府署规模适相称副而恒山堂宏丽特出又为之甲焉堂广七楹其高九仞望之郁郁如翠斯飞俯瞰北潭备诸胜槩求其经始于何代与夫主名之为谁则图志无传近世沈括言潭园初号海子未甚可观逮王镕治之遂若图画斯堂或者亦出于其时乎而吴中复咏行宫以为宋祖征刘承钧常驻蹕于此故老或云堂即宫之南门而卒莫能详也其在金国率王侯贵戚处之例事豪奢务加增饰故益以完美每府僚宴集其上绮罗照野丝管沸天游人指点咨嗟邈在仙境诚一邦之伟观也兵火之余署舍尽废独堂在焉而岁月既深寢至颓弊大元乙酉中万户史公实来公以玆龄贵显而居具庆之下日思所以奉二亲之欢谓可以备燕息而资观览者莫堂若也由是特为之作新易腐朽补罅漏支持欹倾凡当营理者靡不及之盖期月而后毕则大飨宾客称觞为寿以落其成而遣使致书属予为记噫予去国三十年白首归来时移事改田庐乡井殆不可复识追惟曩昔渺如隔生岂知尚有恒山堂耶夫物之盛衰其极必反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盖理之常然而不足恠然皆有数存乎其闲自丧乱以来繁华共尽崇楼杰观莫不化为虚空如斯堂者绝无仅有固已幸矣而复为有力者新之宛然旧物阅世自如岂可谓偶然哉抑此不足论也予闻之有非常之功者必享非常之福公以上将之才膺方面之寄定乱措安泽被于生民甚厚功孰大焉宜其穷移美极尊荣快意一时无不可者顾乃自安于俭陋而致美乎其亲贤于众人远矣是则不可以不着且予平生欲一登堂临眺而竟不果今既辱公知当得预宾席之末因之寓目以偿夙心亦残年之一适也于是乎书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遗老王若虚 从之

鄜州龙兴寺明极轩记

茆先生道院记

赵州齐参谋新修悟真庵记

荅张仲杰书

道学发源后序

杨子法言微旨序

送王士衡赴举序

送吕鹏举赴试序

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

○鄜州龙兴寺明极轩记

鄜为州在深山穷谷间荒凉鄙陋其风土固然无池台苑囿之观可以娱人者官闲无事散步而盘桓不过道流释子之居耳而龙兴寺明极轩最为佳处由三门巡廊而西其隅为雄师院而院之东南则明极在焉其始为隙地故节度郝公见而爱之谓其爽垲便安可以为待宾之所顾而命雄此轩户所以构也深静而明夏凉而冬燠高纔丈许而平揖前山俯瞰阡阡视缘山诸刹势欲与之争衡也始予以狂放不羁为上官所摺宴游戏剧事悉禁绝之虽所亲爱非公故不得相往来逢于道路敛避辞谢莫敢立谈者出门依然其无归也深居高卧读书以自遣而久复无聊因思所谓道流释子之居而时一访之宴坐清谈焚香煮茗犹得差乐而无罪盖大像之致爽开元之冷筠皆所素爱而尝游者然以其登涉之艰故不若明极之为数雄亦开朗好客乐与予言而不厌由是有兴辄至至辄为留竟日公退饭余呼马而出仆天或不请所之知其必适是也比及其门呵喝有声主人者趋迎而笑知其必为吾也予尝以雄见待之厚许为作记以报之而未果其后官事日繁而私禁稍宽非役于簿书期会之勤则夺于声色纷华之乐而予之迹至明极者有数矣与雄相见未尝不笑且叹焉今将东归雄以前言为请嗚呼吾负此轩久矣是犹可得而辞乎乃书其地形眼界之大槩与夫平昔游行之熟者以授之若其命名之意则出于西方之书非予之所学也畧而不及待夫知其说者

○茆先生道院记

嵩山之阳有承天谷谷有道院焉隐君子茆公之所建也公开封人名从易字缙甫始以进士干有司数奇不偶乃弃家为方外游随意去留初无定居既至承天则欣然曰吾可以休于是矣辟地筑室为终焉计日葺月补葺累年而后有成轩曰双清以景名也庵曰虚静以道命也竹木萧然都无尘土气由是为嵩阳之一观夫嵩少海内名山其间胜迹殆不可殫纪蕞尔茆公之庐宜若无足道者而人常以不到为恨到必盘桓而不忍去则亦以其主人之贤故也公以高蹈闻四方贤愚少长莫不仰其风观其摆落世纷凄心于冲漠之境始终四十年处之甚安寿考康宁翛然而往非胷中真有所得畴能尔耶□□□□时羣盗纵掠而公夷然视之神色自若且能化暴为驯使之逡巡退却而不敢犯非独自免而又有以庇人其道德所服至于如此岂老氏所谓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者欤予世之散人也才能无取于人而功名不切于己虽寄迹市朝而丘壑之念未尝一日忘慕公而愿见者久矣俗累拘牵竟莫之遂盖每为之叹息嗚呼公则已矣而其侄守明与予为忘形交出公所绘院图及所以自叙者请记其事予披玩再三恍如即其地而见其人忽焉自失益觉官味如嚼■〈虫葛〉守明亦自可人由刀笔中一朝有所省年踰四十而屏酒肉却声色日与名流达士游学贯三家畧窥其妙其刚果超诣庶几能嗣公者予虽不及识公而有斯人在会当同往杖屨相从访公之故居而躡其遗踪卧公白云荫公青松逍遥倘佯以卒岁乎其中公之精爽故应不昧或者其亦一笑而见

容也乃为书之既以发茆公之光且为吾他日践言之盟云

○赵州齐参谋新修悟真庵记

赵州道院曰悟真庵者参谋齐君大年之所建也君鄜畤人也开朗倜傥久行善事壬辰中从军河南既还留寓于赵因而家焉自以荐经丧乱而卒获安存生理益优身名俱遂无不足于心者盖神明之所相也思有以荅谢殊赋亦其天资本静道念素深故买田城隅特建此庵以待全真之士且为他年归宿之所云肇基于甲午之春凡再期而讫役圣位云堂斋厨方丈总为屋十余楹像设供具随事一新缭以崇垣抱以隙地药畦蔬圃井井可观虽宏丽未极而体则具矣喧嚣既远境界清凉洒然有绝尘之趣居人瞻仰莫不欢喜赞叹自是一方远近以至过客皆知有齐氏之庵大师李公曰圆明子者故与君游乃延致而奉之其徒无虑三十人君色色资给无外求者稍暇无事婆娑其间顾而乐之自谓有所得也予数以事至赵始也闻其经营再则覩其次第三则及其成就焉一日造之盘桓周览殆欲忘还君因以记文为请予与大年三十年之旧有命自不当辞况其用心之果为力之勤实可喜而足称耶抑予衰矣险阻备尝烦劳久厌阅兴亡之大变悟荣辱之真空残喘仅存百念灰冷方当脱屣俗累优游萧洒以毕其余生虽不足与闻玄理厕迹羽流而杖屦往来陪君为方外之友庶无愧焉至其会意忘形不知孰主孰客则君之庵犹我有也能勿成其志乎乙未年终十二月晦日溥南遗老记

○荅张仲杰书

某启仲杰县令方深渴想辱惠好音曷胜慰喜毡根之赐甚愜老饕正恐踏破菜园为藏神所怪耳所论道学自是儒者本分事抑老夫衰谬日负初心不足进也吾子年壮气锐乃能屏去豪华之习而专力于此好之乐之自谓有得他时所至殆未可量老夫将受教之不暇而反能为之发药哉州郡之职古称□人况此多虞□必道颇闻吾子一以和缓处之所望正如此民之憔悴久矣纵弗能救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无异政史不传能吏而传循吏若夫趋上而雪下借众命以易一身流血刻骨而求干济之誉今之所谓能吏古之所谓民贼也诚不愿吾子效之吾侪读孔孟仁义之书其用心自当有间宁获罪于人无获罪于天昔宋讨元昊关右困于征敛杜祁公在永兴谓其民曰吾非能免汝也而能使之不劳于是量所有无宽其期限民得以次而输之而费省十六七及王氏法行官吏不堪其迫邵康节门人之从仕者皆欲投檄以归康节止之曰此正贤者用力时新法甚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呜呼古人远矣如此等事尚可行之造次颠沛无忘是念始可谓不忘所学矣老人家益贫而宦益拙鲑鱼上竿可笑可悯虽然远依余庇大小幸安不必过烦念虑也遽中奉报草草不宣

○道学发源后序

韩愈原道曰孟轲之死不得其传其论斩然君子不以为过夫圣人之道亘万世而常存者也轲死而遂无传焉何耶愚者昧之邪者蠹之驳而不纯者泊之而真儒莫继则虽存而几乎息矣秦汉以来日就微灭治经者局于章句训诂之末而立行者陷于功名

利欲之私至其语道则又例为荒忽之空谈而不及于世用髣髴疑似而失其真支离汗漫而无所统其弊可胜言哉故士有读书万卷辩如悬河而不免为陋儒负绝人之奇节高世之美名而豪厘之差反入于恶者唯其不合于大公至正之道故也韩愈故知言矣然其所得亦未至于深微之地则信其果无传已自宋儒发扬秘奥使千古之绝学一朝复续开其致知格物之端而力明乎天理人欲之辨始于至粗极于至精皆前人之所未见然后天下释然知所适从如权衡指南之可信其有功于吾道岂浅浅哉国家承平既久特以经术取人使得参稽众论之所长以求夫义理之真而不专于传疏其所以开廓之者至矣而明道之说亦未甚行三数年来其传乃始浸广好事者往往闻风而悦之今省庭诸君尤为致力慨然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且将与未知者共之此发源之书所以汲汲于椔木也学者尝试观之其必有所见矣心术既明趣向既正由是而之焉虽至于圣域无难犹发源不已则汪洋东注放诸海而后止呜呼其可量哉亦在勉之而已矣仆嘉诸君乐善之切为人之周而喜为天下道也故畧书其末云东垣王某序

○杨子法言微旨序

法言之行于世尚矣始注释者四家而已疏畧粗浅无甚可观其后益而为十二互有所长视其旧殊胜而犹未尽也今礼部尚书赵公素嗜此书得其几要因复为之训解参取众说折之以己见号曰分章微旨论高而意新盖奇作也予尝窃怪子云之自叙以为法言论语之体耳随问更端错杂无次而独取篇首二字以为名而冠之无乃失其宜耶及观公解则终始贯穿通为一义灿有条理而不乱乃知子云之意初非苟然但学者未之深考也昔人以杜预颜师古为丘明孟坚忠臣今公于子云之书辨明是正厥功多矣至于进退隐见之际尤为反复而致意使千载之疑可以尽释而无遗恨兹不亦忠之大者欤古泽陈氏者将购工板行以广其传友人张君茂进实赞成之而属予为序呜呼公一代巨儒德业文章皆可师法自少年名满四海间平生著述殆不可胜纪而晚年益勤心醉乎义理之学六经百子莫不讨论迄今孜孜笔不停缀其所以发挥往典而启迪来者非特一书而止也如鄙不肖曷足为公重轻而斯书之传岂待予言而后信虽然陈氏细民而能好事如此其用心固已可喜且不肖于公门下士也辱知为深是区区者而敢辞乎乃书而授之元光元年九月望日中议大夫守平凉府判王某序

○送王士衡赴举序

潦净途平风高气清马骏车轻送君此行顾非掩泣于湓浦悲歌于渭城者何必怆怏而含情虽然有以规子也亲老弟弱室庐萧然燠寒华枯将于子乎属之所责重矣尚其勗哉决科犹战也请以战喻肩摩踵曳鳞集毛萃盱衡厉吻扼腕扬袂贾余勇而尝素技者皆吾敌也攘而却之吾子亦劳矣宁执非敌武王所以誓众临事而惧仲尼所以语门人贲育之不戒童子扼之鲁鸡之不期蜀鸡踣之勅敌在前若之何勿畏吾子讲学甚力涵养且久则兵既厉而马既秣矣然而犹有病焉气扬而无降志色骄而无俯容或者其将振而矜之欤惧犹不足又振而矜之恐乘隙搗虚瑕者毕坚而胜负之势未可料也

鞍之役不介马而驰之齐师败绩伐罗之举趾高而心不固莫敖以亡厥监不远吾子其图之吾子辱与不肖游又辱赐之诚是行也窃将鼓噪以从其后不幸而北其曷忍诸捷音一报凯歌言还兹岂惟吾子之所获抑不肖实与光焉敢不尽言闻之曰仁者送人则以言仁者之名岂贱子所堪抑朋友之道将善是务责者也故以告

○送吕鹏举赴试序

始予得管城而将行也故人王士衡实送之且见属曰或称郑下有一佳少年而不详其姓名第闻笔势翩翩可以与之进也子以经学嗣名师之传而为后生之倡者有年矣则诱翼成就岂得辞其责乎予谢而识之既至而求之得吾鹏举焉听其议论窥其文辞知其必士衡所谓也辄不自量欲遂薄有所云以补万一而官事如毛无顷刻暇盖未尝不为之叹息今鹏举方将求售于春官余复默默无乃负士衡之所教乎夫经义虽科举之文然不尽其心不足以造其妙辞欲其精意欲其明势欲其若倾故必探语孟之渊源撷欧苏之菁英削以斤斧约诸准绳敛而节之无乏作者之气象肆而驰之无失有司之度程勿恠勿僻勿猥而并若是者所向如志敌功无勅可以高视而横行矣沽美玉者不忧无善价驛犊且角山川其舍诸鹏举勉矣京邑英豪所聚而士衡在焉予既因士衡以得子子其因予而求识士衡复因士衡徧求吾师友门人之凡未识者磨砢浸灌以益其高而极其远至于大有成焉而副吾徒之望可也

○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

成王戒卿士以谓推贤让能则庶官和不和政且乱而秦穆之誓亦曰人必能容而后可以保民古之君子其道相为徒而其徒相为用故能有济也有虞之时众贤和于其朝而无乖争之患垂让于殳斯伯夷让于夔龙皋陶之不知者以问诸禹禹所不知者以质诸益贤于己而不妬不贤于己而不侮师于人而不耻告于人而不吝志同气合不知物我之为二盖其量识宏而其德诚厚此其能共成一代之极治者欤予尝悲夫昔人之难见而病后世士风之薄也忌嫉之心胜而推让之道绝自待者重待人者轻相夸以其所长而相鄙以其所短颯然惟恐人之愈乎我也凡得一职必先审问其同僚者何如人闻其不能而不已若也则幸而喜如其能焉往往不乐曰是何以彰我故其至也莫不角其智力而争其权至于不相容以败事处公家之事而败之以其私罪孰大焉君子始践仕途而得李君者为长官彼其才干有余而能声既着盖吾子之幸也而吾子性明志强临事有决亦自为过人者诚能相与戮力而无求胜之心一司之治何忧其不举哉子行矣幸不至如吾之所病且并谢李君其亦以是而待子焉可也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溇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五

遗老王若虚 从之

祖唐臣愚庵序

复之纯交说（并序）

移刺仲泽虚舟堂铭

四醉图赞

林下四友赞

士衡真赞

跋宝墨堂记

跋王进之墨本孝经

上周监察夫人生朝

贫士叹

白发叹

题渊明归去来图

赵内翰求城南访道图诗辞不获已乃作绝句以戏复为解之云

荅郑州辨禅师见戏代高防御

再致故园述怀五绝

山谷于诗每与东坡相抗门人亲党遂谓过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为然予尝戏作四绝云

王子端云近来徒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其小乐天甚矣予亦尝和为四绝

宫女围碁图

○祖唐臣愚庵序

鹤台祖君唐臣命其居室曰愚庵因以自号既经丧乱流寓河朔非复庵中主人矣犹为题榜以求诗文于士大夫呜呼凡物有其实而后得其名实无有焉名乌从生实固不可诬而名固欲其正也今先生才敏而识明行高而业精盖世所谓贤且智者而顾加此称是视熏以莠指渭为泾也无乃乖戾而不合乎人情邪且先生安静寡欲不求闻达与物无竞而物亦莫之撓不必嫉邪愤世如柳宗元远害全身如宁武子果何取乎此也意者直出于至谦故欤古之君子其德甚盛则其心愈谦其责已也重其取名也廉虽有轶羣绝俗之资而自视欲然常若不足此其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善而无伐所以为颜氏圣而不居所以为孔子其与浮躁衒露急于人知虚而为盈处之不疑者岂可同日而语哉先生于是乎过人远矣丙申春二月滹南遗老王某序

○复之纯交说 【并序】

之纯尝为交说以见讥今赘谈中以若虚名篇者是也其初本自为一首盖辞气意旨出于庄列可谓奇作使其处身果能如此虽古之达者无以过也而何其取怒之多欤予读而悲之乃复以是说云

狂生既以交说规慵夫也寻以忤物获罪杜门索居将无意于世慵夫因人而寄声曰子之病果革矣已实行行谓人之亢悯我将颠而子则先是何其言之近似而践迹之乖欤子之病果革矣怨之不可媒也祸之不可贾也虽微子言吾宁不知逐逐而羣疇非

吾邻形交迹接何者可绝炼修调适之善而吾病始兆悟而药之治养以方宽中温外茹柔吐刚驻其明而内视凝其聪而反听行之期月乃复其常心平气和百邪不攻乃愈而康子独日臻以达膏肓医望而走无施其良嗟夫殆哉无以招之彼孰汝尤无以结之彼孰汝仇待物大狭谋身未周睢盱彷徨蔑睨九州岛羣讷以咻凶乘祸鸠势穷力竭而投诸因以伏于幽閻氏之与居槁伯之为游悒悒兮而私自怜子子乎其遗世而无求也吾绝物邪抑子绝也山渊之峻子将趋而过今胡其摧汝车而沈汝舟豺虎之毒子将不之撻今胡其齧汝趾而啮汝喉出于外者亦既然矣伏于中者竟如何哉顾尝忧我今为子忧盖将持吾之所以自治者而复以治子岂能从我而冀其少瘳乎狂生闻之不觉汗下

○移刺仲泽虚舟堂铭

泛而游载沈载浮随其流听其所止而休此非所谓虚舟者欤万物相刃乎无穷要不可容吾意智者困勇者残而至人免于无所累先生既以是而身托矣虽放心委形以行于斯世可也

○四醉图赞

泰和辛酉冬予赴调京师清河垣之振之刘君景元俱以待举客太学一日同饮市中既暮皆醉三子者就宿予邸枕籍而卧初不记也未旦而觉呼童张灯则余樽在焉即命重酌复成小醉拥衾散发相对怡然乐之顾以为他日或不能复得矣振之将图其形而名以四醉因命序而赞之以记一时之美事云

漠乎其如忘其声茫乎其如忘其形神融气泰无欲而无营渺乎其如物莫之撻也不为刘伶唯以酒为名不为屈平众皆醉而独醒盖不放不拘不晦不明不浊不清随其所适而寓其情者也

○林下四友赞

东垣彭子升悦王士衡权周晦之嗣明皆予心契也晦之于予为亲故其相知最早后游京师始识士衡于稠人间言论慷慨遂如平生当是时泛见子升而未熟也已而复定交于觞次予年为长子升次之士衡又次之而晦之最少吾四人者臭味相似而气义相投也故不结而合既合而欢至于益深而莫之间其好恶取舍互有短长而要归其中辨争讥刺间若不能兼容而终于无憾方其俱在里中行必偕宴必共诗虽不多而嘲戏赠荅时出数语以相娱酒虽不广而花时月夕一杯一杓亦自不废也尝约他年为林下之游且各为别号以自寄焉盖予以慵夫而子升以澹子士衡为狂生而晦之则放翁也曰澹曰慵曰狂曰放世以为恠而自谓其真施于仕途固非所宜在隐居则无害也是故安之而不疑为是约己遂想象而赞之云

盘礴兮岩阿容与兮烟萝藉丰草兮偃卧憩长风兮浩歌尘海邈其如隔渺高轩兮不我过险而风波密而网罗突而干戈如四人者何

○士衡真赞

身虽寒而道则富貌若鄙而心甚妍庸夫孺子皆得易而侮王公大人莫不知其贤

岂俯仰从容滑稽玩世而胷中自有卓然者耶

○跋宝墨堂记

赵翰林以文章字画名天下片辞寸纸人争求之尝为故参政蒲散公作宝墨堂记仍亲缮写尤为奇特自经丧乱散落不存而近入田君信之之手方且什袭深藏以为珍玩既而闻公子佑在因复归之噫渠家获所亡不失旧物固幸甚矣而田君能捐己之爱以成此美事亦洒落可嘉也

○跋王进之墨本孝经

孝悌百行之冠冕孝经六艺之喉衿圣人大训不待赞扬而后知也学者自童稚读书必始于此而考其行身能践履者鲜矣李君追慕其亲以不得竭力为恨而沦于非道为忧故常玩意于斯文而名卿珍翰以昭于不朽观其自述亶亶不绝爱敬之诚蔼然而见非深于履践能如是乎吾友王进之得其墨本而宝蓄之仍图函丈之像以冠其首而益以翰林公志语且将并刻焉即其所好亦可以知其为人矣

○上周监察夫人生朝

门庭爽朗瑞气氤氲夫人之诞辰也煌煌绮罗洋洋丝竹家人之拜祝也渺惟愚甥实与此荣固无以荐诚惟天为高惟地为厚惟川渌不竭惟山岳不朽敢焚香酌酒拜首启手以为夫人寿

◆诗

○贫士叹

甌生尘瓶乏粟北风萧萧吹破屋入门两眼何悲凉稚子低目老妻哭世无鲁子敬蔡明远之真丈夫故应饿死填沟谷苍天生我亦何意盖世功名实不足试将短刺谒朱门甲第纷纷厌梁肉

○白发叹

清晨梳短发已见数茎白妻拏惊且吁谓我应速摘我时笑而荅区区亦何必此身终委形毁弃无足惜况尔毛发闲乃欲强修饰毕竟满头时复将安所择

○题渊明归去来图

靖节迷途尚尔賒苦将觉悟向人夸此心若识真归处岂必田园始是家孤云出岫暮鸿飞去住悠然两不疑我自欲归归便了何须更说世相遗抛却微官百自由应无一事挂心头销忧更借琴书力借问先生有底忧得时草木竞欣荣颇为行休惜此生乘此乐天知浪语看君于世未忘情名利醉心浓似酒贪夫袞袞死红尘折腰不乐翻回去此老犹为千载人

○赵内翰求城南访道图诗辞不获已乃作绝句以戏复为解之云

得道由来不必劳痴儿舍父漫逋逃闲闲老子还多事时向伽蓝打一遭竹木萧森荫绿苔幽襟自爱北轩开主人无说吾何问乘兴而来兴尽回

○荅郑州辨禅师见戏代高防御

酒肆淫房即道场一时作戏亦何妨吾师自堕泥犁狱更笑春风柳絮狂

○再致故园述怀五绝

日日天涯恨不归归来老泪更沾衣伤心何啻辽东鹤不独人非物亦非
荒陂依约认田园松菊存亡不必论我自无心更怀土不妨犹有未招魂
山杏溪桃化棘蓁舞台歌馆堕灰尘春来底事堪行处门外流莺枉唤人
回思梦里繁华事幸及当年乐此身闲立斜阳看儿戏怜渠虚作太平人
艰危尝尽鬓成丝转觉繁华不可期几度哀歌仰天问何如还我未生时

○山谷于诗每与东坡相抗门人亲党遂谓过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为然予尝戏作四绝云

骏步由来不可追污流余子费奔驰谁言直待南迁后始是江西不幸时
信手拈来世已惊三江滚滚笔头倾莫将险语夸勍敌公自无劳与若争
戏论谁知是至公螭蚌信美恐生风夺胎换骨何多样都在先生一笑中
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已觉祖师低一着纷纷法嗣复何人

○王子端云近来徒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其小乐天甚矣予亦尝和为四绝

功夫费尽漫穷年病入膏肓不可镌寄语雪溪王处士恐君犹是管窥天
东涂西抹鬪新妍时世梳妆亦可怜人物世衰如鼠尾后生未可议前贤
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痒岂胜便世闲笔墨成何事此老胷中具一天
百斛明珠一一圆丝毫无恨彻中边从渠屡受羣儿谤不害三光万古悬

○宫女围碁图

尽日羊车不见过春来雨露向谁多争机决胜元无事永日消磨不柰何
溇南遗老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五终

此卷数诗与中州集本微有字句不同处觉中州集之为善想元遗山入选时摘其
微瑕不嫌改削耳然此故原作也此本校中州集多二首宫女围棋和王子端系四首又
此本内白发叹六韵即后续集中感秋之后半首想亦遗山因此诗而增改之耳续集系
据中州集编入未尝考此篇为重出也 绣谷

●续编溇南王先生诗

攄愤

赠王士衡

感秋

生日自祝

失子

忆之纯

复寄

病中

感怀

自笑

别家

慵夫自号

西城赏莲呈晦之

○摅愤

非存骄蹇心非徼正直誉浩然方寸闲自有太高处平生少偕合举足逢怨怒礼义初不愆谤讪亦奚顾孔子自知命桓魋非所惧孟轲本不逢岂为臧氏沮天命有穷达人情私好恶以此常泰然不作身外虑

○赠王士衡

王生非狂者乃以善哭称每至欲悲时不闲醉与醒音词初恻怆涕泗随纵横问之无所言坐客笑且惊王生不暇恤若出诸其诚嗟我与生友此意犹未明丝染动墨悲麟亡伤孔情韩哀峻岭陟阮感穷途行涕流贾太傅音抗唐衢生古来哭者多其哭非吾名生其偶然欤何苦摧神形如其果有为为尔同发声

○感秋

西风撼庭柯疏叶鸣策策天地一萧条羈怀亦岑寂青春恍如昨转盼年半百自从长大来转觉日月迫功名非所慕老大不足恤怛然感时心自亦不能释清晨梳短发已见数茎白刀镊虽可施殆似儿子刷此身委蛻耳毁弃无足惜况于毛发闲而乃强修饰青青如陆展星星行复出毕竟白满头复将何所摘

○生日自祝

空囊无一钱羸躯兼百疾况味何萧条生意浑欲失清晨问喧呼亲旧作生日我初未免俗随分畧修饰举觞聊自祝醉语尽情实神仙恐无从富贵安可必修短卒同归何足喜与戚一祈粗康强二愿早闲适衣食无大望但要了晨夕万事不我撻一心常自得优游终吾身志愿从此毕

○失子

妍妍掌中儿舍我一何遽其来谁使之而复奄然去平生三举子随灭如朝露顾我能无悲其如天有数自从学道来众苦颇易度有后固所期诚无亦何惧人生得清安政以累轻故婚娶眼前劳记遗身后虑百年曾几何为此维稚误顾语长号妻此理亦应谕

○忆之纯 【三首】

幼岁无真契中年得伟人倾怀当一面投分许终身灯火谈玄夜莺花逐胜春何时重一笑胷次欲生尘

面目三年隔音书万里遥宦途俱蹭蹬日事各萧条志大谋常拙身孤道易消本无当世用隐处会相招

儁气轻天下高情到古人衔杯曼卿放下笔老坡神时论谁优劣人材自屈伸穷愁

须理遣不必泪沾巾

○复寄 【二首】

志大言高与世违拂衣真作竹林归黄尘道口风波恶未必先生自处非
自笑趋尘自强颜食谋未免敢言闲紫芝果可充饥腹从子玉屏岩石间

○病中 【二首】

学道今何得谋生久不成蓝衫几弃物绛帐亦虚名事拙应天意交疏即世情烦忧
时自解感触又还生

郁郁穷愁意营营久病身诗情浑欲减药物但相亲未得驱穷鬼终须问大钧三时
劳慰抚甚愧故人真

○感怀

枉却全家仰此身书生那是治生人百忧耿耿填胷臆强作欢颜慰老亲

○自笑

酒得数杯还已足诗过两韵不能神何须豪逸攀时杰我自世间随分人

○别家

到了身安是本图何须身外觅浮虚谁能置我无饥地却把微官乞与渠

○慵夫自号

身世飘然一瞬间更将辛苦送朱颜时人莫笑慵夫拙差比时人得少闲

○西城赏莲呈晦之 【晦之自号放翁】

旧赏回头已来年高花又见出新妍偶成浊酒狂歌会恰又斜风细雨天乐事适来
偏有兴闲身当得分无缘作诗莫恠多夸语差比放翁先着鞭

续编溇南王先生诗

●跋

王若虚字从之慵夫其号橐城人承安二年经义进士历管城门山二县令用荐入
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为著作佐郎迁平凉府判官召为左司谏转延州刺
史入为直学士入元遂隐居不出后东游泰山至黄岬峯憩萃美亭谈笑终焉所著文章
号慵夫集又溇南遗老集传于世事见金史案中州集称若虚负重名精经学史学文章
礼乐一代伟人北渡后隐居乡里据此则溇南老人终于元未尝仕于元且其人已入金
史文艺传焦氏经籍志编入元人误也此本山阴祁氏藏书康熙乙未春王归绣谷亭收
藏因考史传而附记于后是月二十一日灯下书 绣谷吴焯

右溇南王先生集四十五卷经史辨及杂辨凡三十三卷文辨四卷诗话三卷诗文
五卷末附续编诗二十首亦为一卷王先生事金而不事元金之遗老元之逸民也其著
述则成于元而行于元焉元世祖用许衡言遣使取杭州在官书籍板及江西诸郡书板
立兴文署以掌之诸路儒生著述辄由本路官呈进下翰林看详可传者命各行省檄所
在儒学及书院以系官钱刊行此书初刻在元初东明王鹗序作于元定宗后乌拉海额

称制之二年即宋淳佑九年次刻正在至元闲末附之诗乃大德三年江左双桂书院王复翁所续而他本所无者后之著录家唯明焦氏国史经籍志列于元 四库全书提要及钱氏绛云楼书目叶氏蓁竹堂书目卢氏补辽金元艺文志金氏补三史艺文志钱氏补元史艺文志皆列于金各家著录又有尚书义粹慵夫集二书尚书义粹或作三卷或作二卷慵夫集又无卷数疑二书久佚著录者但据撰述录其都目不必亲见其书也今金源儒者著述落落若晨星而遗老发明经史为金元称首其于君臣大义尤三致意焉学者仰慕而不得读其书也久矣余得之于吾邑叶氏乃山阴祁氏淡生堂钞本 【祁氏藏书宏富着淡生堂藏书约训一卷】 当是据至元刻本影写曾经吴尺鳧校正而形声相近之误难以数计吴校亦不无遗憾且四卷之下五卷之上首尾复有脱简今在陈校刊苦无他本据以补正但注阙文以俟异日刻既成因录金史本传并吴跋及祁氏印记以谗读者光绪十有二年冬十月海丰吴重熹识